續唐書

七十卷

光緒二十一秊

廣雅書局刊

1896

DS
749.5
.C9
v.1

續唐書敘

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後唐廢而南唐興又
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絕也後唐系出朱邪
然本於懿宗賜姓爲李莊宗既奉天祐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
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唐亡而實存焉
歐陽氏正統論序論云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譔梁
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
世名號爲一篇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此僞則史不宜爲
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前後
則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謹案昉等黜梁實屬大公至正與前
人黜莽黜操正同乃云於理不安何歟序論又云今司天所用

崇天厤承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大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葢後唐務惡梁而欲黜之厤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謹案崇天厤承後唐書天祐十九年葢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援之於古亦不獨張軌爲然昔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繫於厲王下不繫於宣王當時固未常云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則崇天厤所書不可謂徒然矣乃云不識古義抑又何歟今有人焉爲盜所殺欲全據其基業有僕挺身出而禦之艱難辛苦攘除奸凶而不改故主之名俾仍奉故主之宗廟則將與盜乎與僕乎夫人而知與僕不與盜也朱全忠大逆無道甚於莽操人人得而誅之何可不黜

後唐既係賜姓收之屬籍又有大勳勞於唐室則繫於唐可耳至石敬瑭叛主附敵父人之父聲實俱醜將十六州内地割獻殊方肆然僭帝斯固魯仲連所欲蹈海而死者南唐爲憲宗五代孫建王之元孫祀唐配天不失舊物尤宜大書年號以臨諸國卽如當日契丹兒晉而兄唐高麗遣使江南入貢僃臣彼尙懷唐之威靈故尊其後裔不敢與它國齒今奈何以晉漢周爲正而反以南唐爲偏據乎劉旻本知遠母弟北漢四主遠兼郭柴宋太平興國四年受降又後於南唐七年宋統繼唐勝於繼漢繼周矣辥氏修五代史歐陽氏新修五代史記並僃五代所見俱不及此馬陸二家南唐書雖欲推尊然未將南唐上接後唐國光年世總釋始發其凡終未有專成一書盇非缺事又案

僻史裁制宂長今亦殘闕歐史紛立名目徒亂章程且八書十志馬班相仍各有撰述乃誤信史通欲廢志之言僅作司天職方二考以致唐季典章法度無可稽求馬陸二書互有得失胡恢書久已無傳然于烈祖已下謂之載記早爲

續唐書目錄

卷一
莊宗紀
卷二
明宗紀
卷三
閔帝紀
卷四
末帝紀
卷五
烈祖紀

卷六
元宗紀
卷七
後主紀
卷八
紀元表
卷九
宗室表
卷十
諸國表
卷十一

大臣表
卷十二
禮儀志
卷十三
音樂志
卷十四
天文志
卷十五
五行志
卷十六
地理志

卷十七
選舉志
卷十八
職官志
卷十九
經籍志
卷二十
食貨志
卷二十一
刑法志
卷二十二

岐世家
卷二十三
吳世家
卷二十四
梁世家
卷二十五
蜀世家
卷二十六
後蜀世家
卷二十七
南漢世家

廣雅書局栞

卷二十八
楚世家
卷二十九
吴越世家
卷三十
閩世家
卷三十一
南平世家
卷三十二
晉世家
卷三十三

漢世家
卷三十四
周世家
卷三十五
后妃傳
貞簡曹太后　神閔劉皇后
昭懿夏皇后　和武曹皇后
宣獻魏太后　孔皇后
劉皇后
卷三十六
后妃傳

元敬宋皇后　光穆鍾皇后
昭惠周后　繼室周后

卷三十七

宗室傳
克讓　克修 子嗣肱
克恭　克寧
邕王存美　永王存霸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乂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魏王繼岌 繼潼 繼蟾 繼嵩 繼嶢
從璟　秦王從榮

從璨　許王從益
從哲　從吉
雍王從美

卷三十八

宗室傳

楚王景遷　晉王景傳
齊王景達　江王景逿
燕王宏冀　慶王宏茂
南楚國公從善　江南國王從鎰
鄂國公從謙　昭平郡公從慶
文陽郡公從信　清源郡公從寓

岐王從宣

卷三十九

諸臣傳

李嗣昭 子繼韜　李嗣本

李嗣恩 裴約　李存信

李存孝　李存進

李存璋　李存賢

卷四十

諸臣傳

李建及 賜姓名　符存審 賜姓名李存審

李紹文 賜姓名　元行欽 賜姓名李紹榮

夏魯奇賜姓名李紹奇　康延孝賜姓名李紹琛
霍彥威賜姓名李紹眞　王晏球賜姓名李紹虔
朱友謙賜姓名李紹麟　袁象先賜姓名李紹安
段凝賜姓名李紹欽　溫韜賜姓名李紹冲
卷四十一
諸臣傳
周德威　史建瑭
郭崇韜　李襲吉
卷四十二
諸臣傳
安重誨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符習　烏震
卷四十三
諸臣傳
李琪　鄭珏
李愚　司空頲
朱漢賓　劉玘
周知裕　劉岳
馬縞
卷四十四
諸臣傳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張全義
卷四十五
諸臣傳
王思同　姚洪
張敬達　康思立
康義誠　朱洪昭
藥彥稠　宋令詢

李仁矩 毛璋

卷四十六

諸臣傳

孔謙 張延朗

劉延朗 張承業

張居翰

卷四十七

諸臣傳

徐知證 徐知諤子遊

李德誠子建勳 周琮

馬仁裕妻朱氏 周玠

卷四十八
諸臣傳
宋齊邱　刁彥能 子衎
游簡言　王會
張居詠　張延翰
卷四十九
諸臣傳
王崇文　王彥儔
王建封　柴克宏
何敬洙　劉崇俊
劉彥貞　邊鎬

朱匡業

卷五十

諸臣傳

常夢錫　嚴續　劉負

張易　張義方

蕭儼

卷五十一

諸臣傳

江文蔚　李貽業

歐陽廣　喬匡舜

張泌

卷五十二
諸臣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皇甫暉子建勳　孟堅孫謙
陳誨子德誠
卷五十三
諸臣傳
陳喬　潘佑
廖居素　孫晟
劉仁贍妻薛氏
卷五十四

諸臣傳
張彥卿 鄭昭業　張雄
胡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周宏祚　李延鄒
鍾蒨　咼彥
朱令贇　李元清
趙仁澤　段處常

卷五十五

諸臣傳
韓熙載　徐鍇
高越　高遠

蒯鼇　郭昭慶
伍喬　魯崇範
廖凝　朱弼
卷五十六
諸臣傳
姚璟　陳起
汪煥　胡元龜
周彬　陳保極弟元亮
康仁傑　鍾離瑾
張維彬　許規
卷五十七

諸臣傳
史虛白　劉洞　夏寶松
毛炳　高元寂　顏詡
陳陶　陳况
陳曙　陳袞
卷五十八
諸臣傳
查文徽　馮延巳
馮延魯　陳覺
魏岑
卷五十九

諸臣傳

鍾謨　李平

盧絳　龔愼儀

劉承勳

卷六十

諸國臣傳

李彥琦　李繼徽

胡敬璋已上岐臣　袁襲

高勖　李神福

張訓　陶雅

周本　嚴可求

廣雅書局栞

賂知祥　汪台符
江夢孫已上吳臣

卷六十一

諸國臣傳

葛從周　霍存
敬翔　劉捍
符道昭　王彥章
寇彥卿　劉鄩
牛存節已上梁臣

卷六十二

諸國臣傳

馮涓　韋昭
周翔　周德權
張道古　陳翔
鄧元明已上前蜀臣　趙季良
趙廷隱　趙崇溥
高彥儔　毋昭裔已上後蜀臣

卷六十三

諸國臣傳

趙光裔　楊洞潛
陳用拙　王定保妻吳氏
周傑　黃損

簡文會　鍾允章已上南漢臣
姚彥章　徐仲雅
廖匡圖弟匡齊　彭師昌子偃　石文德
劉昭禹　朱遵度已上楚臣

卷六十四

諸國臣傳

羅隱　顧全武
杜稜子建徽　成及
鮑君福子修讓　曹圭子仲達
高彥子渭　屠瓌智子龍瓌　晟
吳公約子重裕　許俊

皮光業 子璨 已上吳越臣

卷六十五

諸國臣傳

韓偓　陳嶠

黃滔　徐寅

翁承贊　鄭良士

章仔鈞 妻練嶲 子仁坦 仁燧　畱從効 已上閩臣

梁震　孫光憲

李景威 已上南平臣

卷六十六

諸國臣傳

桑維翰　景延廣
劉昫　崔梲
沈斌　王清
吳巒　尹玉羽
鄭遨　趙瑩已上晉臣

卷六十七

諸國臣傳

王周　劉審交
蘇逢吉　史宏肇
楊邠　王章
李瓖　趙暉

李光美已上漢臣
卷六十八
諸國臣傳
鄭仁誨　王朴
扈載　高行周
史彥超　韓通
和凝　王仁裕
賈緯　楊凝式
馮道已上周臣
卷六十九
外國傳

契丹

卷七十

外國傳

奚　吐渾

達靼　党項

突厥　吐蕃

回鶻　高麗

新羅　黑水

南詔　牂牁

昆明

續唐書目錄終

海昌陳鱣撰

莊宗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名存勖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貞元中有盡忠者居北庭之金滿州遇吐蕃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後吐蕃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吐蕃追至盡忠戰歿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號沙陀軍執宜歿其子曰赤心咸通中討龐勛有功入爲金吾上將軍賜姓李名國昌乃係鄭王房出爲鎮武節度使尋爲吐渾所襲退保

於神武川及武皇鎮太原表爲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十月
薨莊宗即位追謚盡忠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追謚
爲文皇廟號獻祖武皇名克用即獻祖之第三子善騎射能仰
中雙鳧爲雲中守捉使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
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幷兵討之簡方
行至嵐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僖宗即位以爲
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爲靈
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輯之以武皇爲大同
軍防禦使居久之獻祖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舉族
爲其所虜武皇迎獻祖歸雲州雲州人拒關不納武皇掠蔚朔
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天子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

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羅軍又破岢
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
於太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
擊沙陀大敗之武皇乃率其屬奔於達靼武皇少驍勇軍中號
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
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己因時時從其羣豪
射獵或挂鍼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
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
者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
思念沙陀非武皇不可將乃以詔書召於達靼承制以爲代州
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

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武皇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復以步騎萬七千至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阬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乘勝追之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七月天子授武皇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十月顯祖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慈三州自別爲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中和四年春武皇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於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度而武皇追及

之賊衆驚潰比至封邱又敗之巢脫身走武皇追之至於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武皇於上原驛夜酒罷武皇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武皇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訟其事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和解之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武皇以兵護處存重榮使人紿曰天子使重榮俟其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武皇信之入上表請誅全忠僖宗不許武皇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武皇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於興元武皇

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熅迫之稱帝屯於鳳翔僖宗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武皇使進兵討玫等武皇陽諾而不行問道奉表於行在始朝廷意玫結武皇用迫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玫武皇以千騎經畧京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卽位進武皇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元年遣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洺磁三州降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伐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武皇官爵以濬爲招討使韓建爲副使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於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朝廷以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武皇遣存孝執

揆於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武皇戰於陰地濬軍三戰三敗由含山路遁去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優詔荅之復拜為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鐸走吐渾八月大蒐於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鎔於鎮州十月李存孝董前軍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武皇退軍邢州景福元年正月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於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於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武皇潛軍入於雲州詰旦出騎軍以擊之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景福二年春大舉以伐王鎔以其通好於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長鎮七月討李存孝於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鎮州王鎔懼

以帛五十萬犒軍請修舊好乃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乾寧二年六月武皇自晉陽趨三輔討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之亂先是三帥稱兵同弱王室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卽武皇之子壻也與兄珙爭立武皇請立珂三帥請立珙昭宗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旣而許立珂三帥怒遂以兵犯京師聞武皇亦起兵乃皆罷去是月攻絳州斬刺史王瑤瑤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至於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武皇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武皇且告急八

月武皇進軍渭橋以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武皇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武皇還軍雲陽請擊茂貞天子慰勞使解仇紓難賜武皇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武皇上表言統領大軍不敢徑赴朝覲遂班師乾寧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諸邑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於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乾寧四年劉仁恭叛晉武皇擊之戰於安塞武皇大敗光化元年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九月武皇遣周德威出青山口十月遇從周於張公橋德威大敗冬十二月潞州將

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於朱全忠光化二年春正月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於榆次周德威敗之於洞渦驛秋八月李嗣昭復取澤潞光化三年秋七月嗣昭敗汴軍於沙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伏兵敗冬十月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絕晉附全忠天復元年春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為書幣聘梁求和梁以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以城降都人大恐會霖雨積旬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瑭六月周德威李嗣

昭取慈隰天復二年二月進攻晉絳大敗於蒲縣梁軍乘勝取
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武皇懼謀出奔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德
威復取三州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天復四年梁遷
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武皇以爲刼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
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天復八月朱全忠弑昭宗於洛陽宮輝
王即位告哀使至晉陽武皇南向慟哭三軍縞素天復五年春
會契丹於雲中約爲兄弟天復六年九月梁攻燕滄州武皇爲
燕出兵破潞州梁圍解去天復七年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
僞國號梁僞年號開平廢昭宣帝爲濟陰王武皇復稱天祐四
年淮南蜀移檄興復唐室天祐五年正月辛卯武皇薨於晉陽
年五十三莊宗即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雁門

莊宗武皇之長子也母貞簡皇后曹氏以光啟元年乙巳冬十二月癸亥生於晉陽及爲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羣武皇鍾愛之年十一從討王行瑜令獻捷京師昭宗駭異之賜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氣後當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意尤喜歌舞天祐五年正月卽位於晉陽時年二十有四叔父克寧殺都虞侯李存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壬戌執而戕之是月朱全忠弒昭宣帝於曹州帝聞之舉哀號慟四月召德威軍自亂柳還晉陽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帝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五月辛未朔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

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還告廟九月蜀
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帝亦遣周德威攻其
晉陽州敗梁軍於神山天祐六年秋七月梁之叛將劉知俊來
乞師帝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於蒙阬天祐
七年冬十月梁攻上黨十一月趙王王鎔來乞師乃救趙天祐
八年春正月梁改號乾化帝敗梁軍於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將
校二百八十五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
別遣周德威狥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廟城遂擊黎陽臨
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之乃大治兵聲言助晉帝
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於承天軍劉守光稱帝於燕天
祐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

趙屠棗彊李存審擊走之六月朱全忠爲其子友珪所弑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於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梁而亦陰附於晉天祐十年春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更名鍠十月劉守光請降帝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天祐十一年春正月壬子誅劉守光於太原刺其父仁恭心血祭雁門陵然後斬之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帝爲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於張公橋帝軍不利而退天祐十二年春正月朱友貞改號貞明三月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梁來附帝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入衛號帳前銀鎗軍六月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於洹水帝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

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帝與鄩對壘於莘縣
西歸鄩疑已去卽引兵擊魏攻城東帝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
之追至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
昭克慈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
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
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
本天祐十四年二月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
十二月梁人據楊劉帝率騎破之天祐十五年春正月梁軍相
拒於楊劉決河水以限帝軍六月渡水擊破之秋八月辛丑朔
大閱於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軍於麻家
渡王彥章軍於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軍敗周德威

死之梁軍據土山復進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爲夾寨天祐十六年三月帝兼領幽州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敗梁軍於河南天祐十七年夏五月朱友貞改號龍德秋七月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之李存審敗梁於同州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僧傳眞獲傳國寶獻於行臺二月趙將張文禮弑其君鎔來請命乃以文禮爲鎭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鎭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各勸進請紹唐帝位帝三辭又三請帝撝抑久之八月庚申遣兵馬留後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

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文禮卒其子處瑾閉門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於戚城王處直叛附於契丹其子都幽於別室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天祐十九年春正月敗契丹於新城望都追奔至於幽州三月閻寶敗於鎮州以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衞州九月存進敗鎮人於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鎮人請帝兼領本鎮從之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於梁夏四月己巳即皇帝位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國號唐大赦天下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以魏州爲東

京太原爲西京鎭州爲北都閏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謚曰武廟號太祖立廟於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於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於遞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朱鍠自使其將皇甫麟進刃而殺獲其首來獻梁敬翔自殺丙戌貶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頃登州司戶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詔除毀梁宗廟廢朱全忠朱鍠爲庶人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鎭州太

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允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入貢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辛巳李繼韜伏誅弟繼逵殺其兄繼儔於潞州壬辰田於伊闕

同光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鎭進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乙卯渤海國遣使朝貢庚申幸河陽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於太廟朝獻於太微宮戊辰享於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爲皇后三月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

仗軍士等功臣庚申以李塗爲檢視諸陵使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内園栽接使儲德原爲憲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遣使來貢丙寅李嗣源克潞州六月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幸雷山賽神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於城門以禳熒惑甲寅幸郭崇韜第丙寅黑水國遣使朝貢冬十月癸未左熊威將軍趙暉妻一産三男子十一月癸卯田於伊闕丙午至自伊闕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爲鞠場二月蹴鞠於新場乙亥幸王莽河射燕辛巳突厥渤海皆遣使入貢三月乙未寒食望祭於西郊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

京爲東都夏四月乙亥帝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旱庚寅
趙光允薨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三日己酉黑水女眞遣使
入貢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辛卯詔
括天下私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爲四
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於是月丁
巳幸尖山射燕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遣使入貢戊子葬貞
簡太后於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入貢己酉蜀王衍降十
二月己卯狩於白沙癸未還宮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爲邕王存
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同光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
其三子於蜀戊寅契丹遣使貢馬庚辰異母弟存乂伏誅殺節

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丙戌回鶻遣使入貢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等七人滅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茂爲樞密使癸巳鄴都將軍趙在禮反於貝州甲午田於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將軍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眞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壬申次滎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於李嗣源入於汴甲戌至自萬勝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丑朔帝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於雍陵

述曰莊宗承武皇之雄圖力戰而平汴洛世讎旣復國祚中興其大端在於存唐天祐之紀年奉東西京之廟社使天下猶知有唐當日諸藩用天祐年號者劍南不久卽止淮南已先稱制鳳翔雖始終不改然預有誤國之罪使莊宗得前此數年滅梁輔臣多若張承業之徒言聽計從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共和是以宋庠作紀年通譜以天祐四年引而下接同光例符於司天所用崇天厤其識誠高出於修五代史者遠矣惟自同光以後近聲色以亂朝綱黷貨財以結衆怨蓋得之甚難失之甚遠由於縱欲而不近理居安而不思危有國家者可無戒哉

續唐書卷一終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

海昌陳鱣撰

明宗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名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名代北人也皇考電追尊孝成皇帝皇妣劉氏追謚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咸通八年丁亥九月九日生於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爲部將武皇之鎮雁門也孝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旣壯雄武謙和執事恭敬武皇養爲子賜名嗣源乾寧三年梁攻兗鄆朱宣來乞師武皇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屯於莘縣不進存信遣帝別以兵三千擊梁梁兵解去存信旋爲羅宏信所敗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之卽以所將五百騎號曰橫衝

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靑山遇葛從周兵大敗梁兵追之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測因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帝身中四矢武皇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天祐五年五月晉梁相拒於柏鄉梁龍驤將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酒以飮帝曰望梁家赤白馬懼否帝曰有其表耳翼日歸吾廏也莊宗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因引鍾飮爵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將校而回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帝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嬀儒三州魏州既平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

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帝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年四月莊宗卽位進帝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莊宗退保楊劉梁將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以帝爲前鋒敗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等而是時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向諸將多云乘勝以取青齊惟帝勸取汴州莊宗然之帝卽時以千騎前進十月己卯帝先至汴州攻封邱門王瓚開門出降莊宗後至見帝大悅手引其衣以首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二月莊宗以郊天賜之鐵劵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宣武兼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敗之於涿州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

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朝於洛陽時朱友謙郭崇韜皆以讒死帝以名位高亦見疑忌四年二月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帝討賊莊宗不許固請乃遣之三月壬子帝至鄴都在禮登城謝罪甲寅軍變帝入於魏與在禮合夜至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帝行過鉅鹿獲官馬三千匹以益軍壬寅入汴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帝痛哭不自勝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循為樞密使

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易斬衰以袞冕御朱遣使赴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始聽政壬子

魏王繼岌薨甲寅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爲義成節度使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已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於御史臺門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已卯貶豆盧革爲辰州刺史韋說漵州刺史甲申流革於陵州說於合州丁酉內出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已亥契丹寇邊丁未平盧節度使霍彥威殺登州刺史王公儼九月已未幸至德宮及袁建豐第冬十月雲南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等來朝貢辛丑契丹遣使告哀

輟朝旱辛亥雨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亶癸亥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
崔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
朝貢壬辰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諫李嚴丙申赦京
師因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旣而殺之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
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荊南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羣臣買宴
盧革軍亂殺其將烏震新羅國遣使來貢四月盧臺軍將龍晊
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圜罷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秋七月
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韋說八月
乙酉昆明大鬼主九部落及牂牁遣使朝貢九月庚午党項遣
使朝貢壬申契丹遣使朝貢冬十月乙酉駕發西京宣武軍節

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
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辛丑詔釋輕繫囚是月傳箭於霍
彥威十一月乙亥契丹遣使通和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
遣使朝貢丙午追尊四廟立廟於應州

天成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乙未孔循罷三月丁
未朔以久雨詔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
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南
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尋罷夏四月乙酉達靼遣使朝貢義武
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
丹入於定州秋七月壬戌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
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慶州防禦使竇廷琬反冬十月靜難

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克慶州竇廷琬伏誅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入朝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甲子車駕發汴州三月丙戌殺姪從璨夏四月壬子契丹寇雲州甲寅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羣臣賀朔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八月黑水遣使來朝丁未吐渾首領入貢乙卯党項首領入貢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

長興元年春正月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大內留守二月己亥黑水遣使入貢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癸丑朝

獻於太微宮甲寅享於太廟乙卯有事於南郊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爲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温逐其節度使從珂辛亥西京留守索自通執彥温殺之戊午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燼所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三司使壬寅殺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奔吳來降丙辰封子從厚爲宋王九月癸未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己亥頒冰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

朔秦王從榮受冊於文明殿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酅國公楊仁矩卒輟朝丁巳回鶻遣使來朝安重誨討董璋沙州遣使來朝

長興二年春正月丁丑契丹東丹王進本國三印三月丁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死之閏五月丁酉安重誨妻子並賜死冬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稅農具錢

長興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遣使朝貢己酉渤海回鶻吐蕃遣使朝貢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於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夏四月甲寅新羅遣使入貢五月己丑二王後

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鄴國公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秋七月辛巳朔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薨輟朝三日八月己卯吐蕃遣使朝貢冬十月庚申幸至德宮因幸石敬瑭第

長興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滉來朝三月甲辰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爲皇后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爲潞王從益許王姪從溫兗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遣使朝貢秋七月乙未回鶻獻白鶻命放之八月庚申大赦天下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宏昭爲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乙未都指揮使

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崩於雍和殿年六十七應順元年
四月上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號明宗是月二十七日葬
於徽陵
述曰舊史稱明宗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是矣其
能得大體者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又令國子監校定
九經雕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誰謂季世無善政哉攷五
代史闕文云明宗出自邊地老於戰陳卽位之歲年已六旬純
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
亂爲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爲主案此事
新修史記亦載於論託爲長老之言後人罕知其出於闕文也
又五代史補云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

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散給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也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加耗自此始也案此事可疑夫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縱有鼠雀耗亦何至每石加二斗之多果如百姓養一家之說則胥徒得祿以爲姦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今之倉糧亦有所謂耗米然定例每石止加二升因胥吏藉端苛索甚至每石加四五斗百姓深受其累得非明宗爲之作俑乎載攷舊史食貨志天成元年敕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只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夫應納之每斗

一升且斂不量今以前所不納而每石加二斗之耗何其歧異或所聞異詞歟若夫明宗時屢以非罪誅戮臣下所謂上下相狥毀譽亂眞是取禍之道也

太倉錢清諮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終

續唐書卷三

海昌陳鱣撰

閔帝紀

閔帝名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於晉陽舊第髫齔好讀春秋略通大義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已特愛之天成元年授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三月授宣武軍節度使四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三年加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於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羣

臣見於東階復於喪位丙午成服於西宮庚戌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賜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始聽政乙卯賜司儀康氏死連王氏也丁巳僕射平章事馮道爲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盧敏爲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丁卯帝釋衰服辛未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進酒帝命徹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廣壽殿視朝乙亥契丹遣使朝貢丁丑太常卿崔居儉爲祕書監前蔡州刺史張繼祚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爲應順元年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沙州瓜

州遣使來朝甲午兩浙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王錢元瓘進封吳越王乙未樞密使兼中書令朱宏昭馮贇獻錢助作山陵閏月癸卯御文明殿丙午正衙命使冊皇太后曹氏甲寅正衙命使冊太妃王氏集賢院請修創凌烟閣詔下翰林院置寫眞官畫功臣像幷下將作監興工次序間架修建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丙寅幸至德宮車駕至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墮殭於御前是日大風晦暝二月庚寅視作山陵是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藥彥儔爲副部署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於潞王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實癸亥河陽三城節

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於潞王思同奔歸於京師不克死之丁卯潞王至陝州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懼投於井安重進尋殺馮贇於其第是夜帝出元武門至衞州四月潞王入洛廢帝爲鄂王帝遇鴆而崩年二十一皇后孔氏與其四子並遇害石敬瑭僭位諡曰閔祔葬徽陵

述曰閔帝德望素隆冲齡踐祚以其無夾輔之良臣遂爲人所猜忌失守宗祧良足悲已帝本明宗第三子而新修史記作第五子吳縝纂誤已辨之矣其諡曰閔帝舊史及會要通鑑皆然而新修史記改爲愍帝豈因莊宗諡爲光聖神閔孝皇帝而改之乎但閔訓弔者在門愍訓爲痛義各不同何嫌致更而失其

寶耶

續唐書卷三終

太倉錢淸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四

海昌陳鱣撰

末帝紀

末帝名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宣獻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略戍平山得魏后以光啟元年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小字阿三及壯狀貌雄偉長七尺餘謹重寡言而驍勇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因擊毬與石敬瑭同入趙襄子廟見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私自負從明宗征討常立戰功莊宗喜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同光二年爲衞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於石門四年魏州軍亂帝率部下軍士由曲陽孟縣

趨常山與王建立渡河而南軍聲大振天成元年拜河中節度使二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長興元年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拳擊其腦重誨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乃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彥溫遇出郭則閉門不納會帝閱馬於黃龍莊彥溫閉城拒之帝止虞鄉以聞明宗召還京師居於淸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不聽天成二年重誨見殺乃起爲左衞大將軍西京留守三年進位太尉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閔帝卽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帝方憂不測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惟以宣授而已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三月丁巳帝以

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癸亥次靈口殺
王思同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繫獄乙丑次閿鄉王仲皋父子
迎謁命殺之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迎降丁卯
次陝州康義誠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閔帝出居於衛州夏四
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帝於蔣橋帝辭不見入哭於西
宮遂見羣臣道拜帝荅拜入居於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
子為鄂王命帝監國乙亥帝赴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丙子詔
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丁丑又詔居民預借房課
五月以賞軍己卯鄂王薨庚辰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清泰元年夏四月乙酉帝服袞冕御明堂殿百官就位宣制改
應順元年為清泰元年大赦天下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丙

申葬明宗皇帝於徽陵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丙午端明殿學士韓昭允爲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至德宮因幸房知溫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詔應曾受御署官選九月己未契丹寇邊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十二月乙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寅幸龍門旱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明堂殿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謚曰宣獻皇太后三月辛丑忠武軍節

度使趙彥壽爲樞密使夏四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
密使丙申契丹寇邊六月癸未羣臣獻添都馬秋七月丙申石
敬瑭以兵屯忻州軍呼萬歲乃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
以止之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劉延皓罷九月己酉
宣徽南院使房暠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來朝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御文明殿乙未百濟遣使入貢丁未
封皇子重美爲雍王二月庚午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
詳吳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錄三十卷上之三月丙午翰林學士
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夏四月戊戌河東節
度使石敬瑭反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
討使武義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叛降於石

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於石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侯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為右千牛衞將軍權知天雄軍事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復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於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遣使入朝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於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於晉安戊申帝發京師壬戌詔天下括馬又詔民十戶出兵一人冬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為行營都統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於契丹丁卯契丹立晉石敬瑭與之約為父子僞號天福遂與契丹南行甲戌敬瑭與契丹至於路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帝崩於元武樓年五十二敬瑭入

洛得帝燼骨於火中明年三月葬之於徽陵域中

述曰張昭等修末帝實錄以帝爲明宗之元子生於外舍詳見通鑑攷異所引而通鑑及舊新二史會要等書俱作明帝養子然昭等生唐之世宜得其眞今從實錄至帝之諡舊史本作末帝會要亦同新史記改爲廢帝蓋恐其與朱友貞相混耳後人幷改末帝實錄爲廢帝謬之甚矣又闕文云晉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淸泰帝至自懷覃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案末帝無大失德而縱虎喪身慘毒至此敬瑭

之肉其足食乎

續唐書卷四終

太倉錢溍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

海昌陳鱣撰

烈祖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晦迹號李道者屬時離亂羣盜蜂起而楊行密專據淮南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遂因海寇夏韶率衆自海入淮至濠梁閒衆至數千人與行密相攻爲其所擒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至是方六歲而孤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西至濠州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爲子其長子渥不能容乃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以乞汝遂

冒姓徐名知誥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
及長身長七尺廣顙隆準語聲如鐘精采鑠人常緩步行從者
疾行莫能及相者云此龍行虎步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
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
事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
定守令皆武夫專務軍賦帝獨好學求遺書招賢士襃賢課農
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翊
主議論曾禹張洽孫魴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
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
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
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

失衆宋齊邱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卽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内外馬步都軍副使上下悅服吳王建國以帝爲左僕射參政事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溫雖遙執國政而人情已歸屬於帝金陵行軍司馬徐玠勸溫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鎭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溫卒知詢嗣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鎭金陵如溫故事吳命帝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甲申卽皇帝位改吳天祚二年爲

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尊吳主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帝上策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溫爲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尙書爲尙書都省東都尙書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宏農郡王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立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爲邑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爲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告卽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

通爲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衞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爲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楊氏爲順妃丁丑追封次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封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淸訟院立姪景邁爲晉陵郡公景遂爲上饒郡公景邈爲桂陽郡公景逸爲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己未升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皐興化縣屬焉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卽位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王公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於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荊南高從誨使麗守規來賀即位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夏四月遷讓皇於丹陽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昪國號大唐遂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建王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配崔氏曰平眞皇后祖志爲孝安皇帝廟號惠宗配盧氏曰安莊皇后考榮爲孝德皇帝廟號慶宗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夏六月甲申升池州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

壬申以左丞相宋齊邱為平章事八月戊寅升洪州蕭灘鎮爲
清江縣不隷州丁亥契丹遣使來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
定禮樂癸未新羅遣使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百萬講
武銅駝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帝不視朝率百官素服舉哀是
歲徙吳王璟爲齊王
昪元三年春正月壬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薅而
不蓺桑隕而不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而納者有司計
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
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二月乙未契丹遣使來以兄禮事
帝蜀使來賀即位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
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

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勿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進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讜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於元武湖西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未頒中正

厤厤官陳承勛所撰也丙戌漢入閩入來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秋八月立齊王璟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九月戊辰契丹遣使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內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宮故第也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翱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嚴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

帝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殺泰州刺史褚仁規夏五月戊辰契丹使來
秋七月右僕射李建勳罷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遣使賑貸黃州
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賑之
昇元六年閏正月庚寅漢使匡延保來聘癸巳閩使尚食使林
宏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夏五月左丞相
太保宋齊邱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
漢蕭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遣使來聘獻馬五駟大蝗
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辛巳禁節度刺史給
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月庚寅
頒昇元刪定律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

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宏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衞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遣使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於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

帝臨崩謂齊王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

帝生長兵閒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履用鐵盆盎暑月施青葛帷宮婢纔數人宮室樸陋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述曰烈祖系出唐宗託身徐氏終能化家爲國奄有江南建號

昇元適承清泰在當日雖未言及此自後論之豈非天命有所歸乎攷通鑑云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分遣使者案行民田以肥瘠定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稅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不及也由斯以觀烈祖爲政幾幾乎有貞觀開元之風夫乃歎唐之遺澤長矣

續唐書卷五終

太倉錢洔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

海昌陳鱣撰

元宗紀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身枝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尙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衞大將軍烈祖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尙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

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祕之人皆莫知庚午疾大漸太醫吳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閤是夕烈祖崩祕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崩已旬日帝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袞冕衣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卽皇帝位不待踰年遽改元韓熙載上疏以爲不可而制書已行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母宋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鎭南軍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閩使來弔祭升豪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

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逷爲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於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鎭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爲鎭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旨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請見曰臣侍先帝三十

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疏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弑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因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文徽因請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其攻延政敗績於蓋竹

保大三年春正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崩以延平津爲劒州割建

州之劒蒲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邱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葬元恭皇后於永陵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爲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宏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蠶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爲南州十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於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其師降於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刼屠害甚衆晉主奉表納璽於契丹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

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
保大五年春正月契丹滅晉遣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
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爲中原主帝命近
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
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
曰闘役僃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爲皇太弟燕王景
達爲元帥徙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爲副元帥二月辛未劉知遠
即位國號曰漢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三月已亥吳越
救福州兵自海道至乃整師與戰敗績諸營皆潰夏四月壬申
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
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秋八月太傅宋齊邱

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卒倧襲位冬十二月吳越胡進思廢其君倧囚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楚國王馬希範卒希廣即位

保大六年春正月吳越國立俶遷倧於東府丁丑漢主殂承祐立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漢伐河中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退保海州冬十一月荆南主高從誨卒保融嗣位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武都虞侯皇甫暉禆將張巒肅處恭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賊帥延師朗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大兵渡淮攻正陽敗績

保大八年春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畱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李宏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金陵秋七月送先進還吳越查文徽亦歸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漢主承祐殂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弑其君希廣自稱楚王其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作亂

保大九年春正月丁卯郭威篡漢即位改元廣順國號周劉崇自立於太原初契丹犯河南晉主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

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抑且有害
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
輔來貢方物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
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
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郴州
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淸江萬載上高屬
焉援兗州之師敗績於沭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
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潁州
郭瓊遺壽州劉彥貞書其詞曰大周潁州團練使郭瓊致書於
淮南壽州節度使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

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己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率五千人會張巒攻桂州敗績於城下訓死之巒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於饒州斬宋德權任鎬於太社斬裨將申

洪泰尹建於都門外平章馮延已孫忌皆罷爲左右僕射十二
月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已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
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雨民饑流入周境冬
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之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於西北聲如雷二月命吏部侍
郎朱鞏知禮部貢舉王辰周主殂養子柴榮卽位自前年六月
不雨至於今三月大饑疫命州縣煮粥以食之秋七月契丹使
其舅來聘夜宴淸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
也契丹自此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夏

六月周攻秦鳳蜀使間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因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來侵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使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周主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於正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襲淸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於周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

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納貢又奉牛酒犒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於周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遷讓皇之族於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棄城遁帝遣問使求援於契丹至淮北爲周人所執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侍郎王崇質使周削去帝號奉表稱爲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於周刺史張紹遁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宏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於周戊戌天成軍節度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

之郛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宏冀遣龍武都虞侯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於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宏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主北還秋七月復東都蘄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愈急冬十月行人孫晟爲周人所殺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以爲耀州司馬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師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諸寨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三月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署表

降於周仁瞻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復親征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使焚其廬舍徙其民於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陷泰州

中興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贇舉城降三月大赦改元交泰立燕王冀爲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周主次揚州丁卯遂至迎鑾鎮壬辰耀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以國爲附庸周主始采唐報可汗故事荅書稱皇帝致書江南國主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庚子周主致書許帝奉正朔罷兵

而不許傳位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置進奏邸於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於太廟是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己酉周遣使賚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士卒俘於周者皆遣還冬十一月己亥暴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尋皆賜自盡齊邱明年亦幽死

交泰二年周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周主殂梁王宗訓嗣位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文曰永通貨泉以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一當開通錢之二九月丙午太子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

交泰三年春正月甲辰周遜位於宋改元建隆元年宋廢周主

為鄭王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貢於宋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愼儀朝貢於宋自是貢獻尢數歲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乞師拒之十一月丁未宋平李重進因遣使如宋犒軍朝貢

交泰四年宋建隆二年春二月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留金陵監國遂舟行旌旄仗衞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當塗至宋家洑暴風飄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輕舟奔問三月至南都宋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臣皆思歸主上亦悔遷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承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還未及行而寢疾

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夏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者非忠臣孝子是夕有大星霣於南都庚申帝崩於長春殿年四十六在位一十九年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於宮中萬壽殿告哀於宋且請追復帝號宋許之次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宇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栖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廹於紹襲而止然自唐室苗裔誅于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蹙國降號憂悔而終悲夫

述曰史稱元宗約己愼刑勤政如一而野史又謂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平心論之自乾符以來猶不失爲令主惟是任用五鬼屛棄羣賢耗帑用於楚閩致喪師於淮甸謀之不臧後悔亦何及哉

續唐書卷六終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七

海昌陳鱣撰

後主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也母光穆皇后鍾氏初名從廣廣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忌其有奇表因避禍覃思經籍自幼聰慧善屬文工書畫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元宗十九年遂立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崩於南都秋七月喪還太子卽位於金陵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爲韓王從鎰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令諸司無職事者

四品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内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奉表陳襲位宋賜詔荅之自是始降詔秋九月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一月國后周氏殂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敎水戰

二年宋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於宋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效卒子紹鎡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於宋

三年宋乾德元年春正月遣使來賜羊馬槖駝三月宋出師平荆湖高繼冲歸於宋國除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遂以洪進爲節度使秋七月宋詔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冬十二月上表於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四年宋乾德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自命詩賦敵題以中書官涖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宋以江北置折北務禁商旅過江九月封長子仲寓爲清源公次子仲宣爲宣城公冬十月甲辰仲寓卒追封岐王十一日宋遣作坊副使魏

丕來弔祭
五年宋乾德三年春葬昭惠后於懿陵宋俘蜀孟昶於京師國
除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聖尊
后鍾氏殂冬十月宋遣染院使李光圖來祭葬光穆皇后於順
陵
六年宋乾德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
使閏後秋八月遣龔愼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宋九月愼儀
至番禺被執
七年宋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
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八年宋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左

僕射同平章事境内旱宋賜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昭惠后之母弟也

九年宋開寶二年春三月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知制誥冬較獵於靑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内帑錢三百萬充資庫用從之

十年宋開寶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内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供之

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宋俘劉鋹於京師國除國主聞宋滅南

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新造戰船國主懼不從

十二年宋開寶五年春二月宋屯師漢陽人心大恟乃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敎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殿庭始去鴟吻諸弟封王者皆爲公從善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張泌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泊言泌多遺才乃命泊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綸等五人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

示欲召國主入朝也乃遣戶部尚書馮延魯入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病不能朝而歸

十三年宋開寶六年春宋使翰林學士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死收佑佑自剄皆徙其家

十四年宋開寶七年秋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言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不荅九月丁卯宋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有死而已時宋已

遣潁州團練使曹翰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等率舟師繼
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等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
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遣江國公從鎰如宋貢帛二十萬匹白
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
禁城聚糧大爲守備閏十月宋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
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
吳越亦大舉兵犯常州乃遺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
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
於宋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
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至是水皆退小唐人異之國主以軍旅
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衎爲內殿傳詔

而邊書警奏曰夜御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開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十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出一卒號新義軍容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國主稱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來攻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吳越

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金陵益危戯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乙未城陷將軍咼彥馬承信及弟存俊率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晉王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辛卯殂是日七夕即生日也年四十二在位十五年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江南人聞之皆巷哭設齋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

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勢削弱帑庫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稍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訐者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過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工於音律然酷好釋老頗廢政事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之人惶怖失所後主猶幸靜居室聽沙門講經又延鄱陽隱士周惟簡入後苑講易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述曰自古有國家者所宜炯戒多矣而其要在乎遠聲色闢釋

老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兼而有之不亡何待耶夫唐三百五
十年之天祚至是而斬則更可慨也夫

太倉錢淸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七終

續唐書卷八

海昌陳鱣譔

紀元表

	後唐	岐	吳	梁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晉王僭天祐年號	李茂貞僭唐年號	楊渥僭唐年號	朱全忠篡唐	王建	劉隱	馬殷	錢鏐	王審知	高季昌
丁卯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開平元年	天復七年	開平元年	開平元年	天祐四年	開平元年	
戊辰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開平二年	武成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二年	天寶元年	開平二年	

廣雅書局栞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天祐六年	天祐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天祐六年	天祐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天祐六年	天祐七年隆演立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開平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友貞立	乾化三年
武成二年	武成三年	永平元年	永平二年	永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天寶二年	天寶三年	天寶四年	天寶五年	天寶六年
開平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乾化三年

甲戌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一年	乾化四年	永平四年	乾化四年	乾化四年	天寶七年	乾化四年	乾化四年
乙亥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二年	貞明元年	永平五年	貞明元年	貞明元年	天寶八年	貞明元年	貞明元年
丙子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三年	貞明二年	通正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二年	天寶九年	貞明二年	貞明二年
丁丑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四年	貞明三年	大漢元年	乾亨元年	貞明三年	天寶十年	貞明三年	貞明三年
戊寅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五年	貞明四年	光天元年	乾亨二年	貞明四年	天寶十一年	貞明四年	貞明四年

廣雅書局栞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同光元年莊宗復唐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天祐二十年
武義元年隆演改	武義二年溥立	順義元年	順義二年	順義三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龍德三年梁亡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乾德五年
乾亨三年	乾亨四年	乾亨五年	乾亨六年	乾亨七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同光元年
天寶十二年	天寶十三年	天寶十四年	天寶十五年	天寶十六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同光元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同光元年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	同光四年明宗立	天成二年	天成三年
從曮偁臣于唐				
順義四年	順義五年	順義六年	乾貞元年溥即帝位	乾貞二年
乾德六年	咸康元年蜀亡			
乾亨八年	乾亨九年白龍元年	白龍二年	白龍三年	大有元年
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天成二年	天成三年
寶大元年	寶大二年	寶正元年	寶正二年	寶正三年
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延翰立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天成二年延鈞立	天成三年
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天成二年	天成三年從誨立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天成四年	長興元年	長興二年	長興三年	長興四年 閔帝立
太和元年	太和二年	太和三年	太和四年	太和五年
				後蜀 孟知祥起
大有二年	大有三年	大有四年	大有五年	大有六年
天成四年	長興元年	長興二年	長興三年	長興四年
寶正四年	寶正五年	寶正六年	長興三年 元瓘立	長興四年
天成四年	長興元年	長興二年	長興三年	龍啟元年
太和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二年	長興三年	長興四年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應順元年末帝清泰元年	清泰二年	清泰三年石敬瑭篡	南唐烈祖昇元元年	昇元二年
太和六年	天祚元年	天祚二年	天祚三年吳亡	
		晉敬瑭天福元年	天福二年	天福三年
明德元年	明德二年昶立	明德三年	明德四年	廣政元年
大有七年	大有八年	大有九年	大有十年	大有十一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清泰二年	清泰三年天福元年	天福二年	天福三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清泰二年	清泰三年天福元年	天福二年	天福三年
龍啟二年	永和元年繼鵬立	通文元年	通文二年	通文三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清泰二年	清泰三年	天福二年	天福三年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昇元三年	昇元四年	昇元五年	昇元六年	昇元七年元宗保大元年
天福四年	天福五年	天福六年	天福七年重貴立	天福八年
廣政二年	廣政三年	廣政四年	廣政五年	廣政六年
大有十二年	大有十三年	大有十四年	大有十五年玢立光天元年	光天二年改應乾又乾和元年
天福四年	天福五年	天福六年	天福七年	天福八年
天福四年	天福五年	天福六年宏佐立	天福七年	天福八年
通文四年曦立永隆元年	永隆二年	永隆三年	永隆四年	永隆五年延政天德元年
天福四年	天福五年	天福六年	天福七年	天福八年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保大二年	保大三年	保大四年	保大五年	保大六年
開運元年	開運二年	開運三年晉亡	漢劉知遠天福十二年	乾祐元年承祐立
廣政七年	廣政八年	廣政九年	廣政十年	廣政十一年
乾和二年	乾和三年	乾和四年	乾和五年	乾和六年
開運元年	開運二年	開運三年	天福十二年希廣立	乾祐元年
開運元年	開運二年	開運三年	會同十年宏佽立	乾祐元年
永隆六年天德二年	天德三年閩亡			
開運元年	開運二年	開運三年	天福十二年	乾祐元年保融立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保大七年	保大八年	保大九年	保大十年	保大十一年
		周郭威廣順元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乾祐二年	乾祐三年郭威篡漢	乾祐四年旻立	乾祐五年	乾祐六年
廣政十二年	廣政十三年	廣政十四年	廣政十五年	廣政十六年
乾和七年	乾和八年	乾和九年	乾和十年	乾和十一年
乾祐二年	乾祐三年	保大九年馬氏降唐		
乾祐二年	乾祐三年	廣順元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乾祐二年	乾祐三年	廣順元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保大十二年	保大十三年	保大十四年	保大十五年	中興元年 交泰元年
顯德元年 柴榮立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乾祐七年 鈞立	乾祐八年	乾祐九年	天會元年	天會二年
廣政十七年	廣政十八年	廣政十九年	廣政二十年	廣政二十一年
乾和十二年	乾和十三年	乾和十四年	乾和十五年	乾和十六年 鋹立 大寶元年
顯德元年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顯德元年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交泰二年顯德六年	交泰三年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後主立	建隆三年後主二年	乾德元年後主三年
顯德六年周亡				
天會三年	天會四年	天會五年	天會六年	天會七年
廣政二十二年	廣政二十三年	廣政二十四年	廣政二十五年	廣政二十六年
大寶二年	大寶三年	大寶四年	大寶五年	大寶六年
顯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顯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南平亡

甲子	乾德二年 後主四年			天會八年	廣政二十七年	大寶七年		乾德二年		
乙丑	乾德三年 後主五年			天會九年	廣政二十八年 蜀亡	大寶八年		乾德三年		
丙寅	乾德四年 後主六年			天會十年		大寶九年		乾德四年		
丁卯	乾德五年 後主七年			天會十一年		大寶十年		乾德五年		
戊辰	開寶元年 後主八年			天會十二年 繼元立		大寶十一年		開寶元年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開寶二年後主九年	開寶三年後主十年	開寶四年後主十一年	開寶五年後主十二年	開寶六年後主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四年	天會十五年	天會十六年	天會十七年
大寶十二年	大寶十三年	大寶十四年南漢亡		
開寶二年	開寶三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甲戌	開寶七年後主十四年			廣運元年				開寶七年	
乙亥	開寶八年後主十五年			廣運二年後四年亡				開寶八年後三年亡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八

續唐書卷九

海昌陳鱣撰

宗室表

獻祖	子	孫
獻祖國昌	太祖克用	莊宗存勗
	克讓	邕王存美
	克修	永王存霸
	克恭	薛王存禮
	克寧	申王存渥
	克勤	睦王存義
	克儉	通王存確

- 克柔
  - 雅王存紀
  - 存矩
- 明宗嗣源 莊宗養子
- 克修子
  - 嗣弼
  - 嗣肱
- 莊宗
  - 魏王繼岌
  - 繼潼
  - 繼嵩
  - 繼蟾
  - 繼嶢

明宗
- 從璟（初名從審，莊宗養爲己子，賜名）
- 秦王從榮
- 閔帝從厚
  - 重哲
- 許王從益
- 末帝從珂
  - 重吉
  - 雍王重美
- 從璨
- 從璋
  - 重俊
- 從溫
- 從敏（以上明從宗子）

- 慶宗棨
  - 烈祖昪
    - 元宗璟
    - 楚定王景遷
    - 晉文成王景遂
    - 齊昭孝王景達
    - 江昭順王景逷
      - 季超
    - 晉陵公景邁
    - 上饒公景遜
    - 桂陽公景邈
    - 平陽公景逸 以上烈祖從子

元宗
- 文獻太子宏冀
- 後主煜
- 慶王宏茂
- 南楚國公從善
  - 仲翊
  - 仲猷
- 江國公從鎰
- 鄂國公從謙
  - 仲偃
- 平陽郡公從度
- 文陽郡公從信
- 良佐

後主—清源郡公仲寓—正言

岐懷宣王仲宣

仲遠

仲興

仲偉

仲康

仲宜 以上後主從子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續唐書卷九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十

海昌陳鱣撰

諸國表

岐 李氏

- 鐸
  - 端
    - 茂貞
      - 從曮
        - 永吉
      - 從昶
      - 從照
      - 繼鎔
- 茂勳 茂貞從弟

吳 楊氏

悊

行密

渥

鴻演

溥

玢

璉

璘

璆

琪

璪 二人俱溥從子

梁朱氏

誠

全昱　存　全忠

全昱：友諒　友能　友誨

存：友寍　友倫

全忠：友裕　友珪　友璋　友貞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全忠養子

蜀王氏

建

- 宗仁
- 元膺
- 宗輅
- 宗紀
- 宗智
- 宗澤
- 宗鼎
- 宗傑
- 宗平

宗鐬建從子

宗壽

宗裕二子俱建族子

- 宗特
- 衍
  - 承祧
  - 承祀

後蜀孟氏

- 道
  - 知祥
    - 仁贊
    - 仁裕
    - 昶
      - 元詰
        - 隆記
        - 隆詁
        - 隆説
        - 隆詮
      - 元珏
      - 元寶
    - 仁操

南漢劉氏

- 謙
  - 隱
  - 龑
    - 耀樞
    - 龜圖
    - 玢
    - 晟
      - 鋹
        - 守節
        - 守正
          - 克昌
          - 國昌
        - 守素
        - 守通
      - 旋興
      - 慶興
      - 保興
      - 崇興
    - 宏昌
    - 宏弼
    - 宏雅
    - 宏澤

宏操

宏杲

宏暐

宏邈

宏簡

宏建

宏濟

宏道

宏照

宏政

宏益

楚 馬氏

元豐
- 殷
  - 希振
    - 光惠
  - 希聲
  - 希範
  - 希萼
    - 光贊
  - 希廣
  - 希崇
  - 希旺
  - 希杲
  - 希瞻
- 賓
- 存

廣雅書局栞

希能
希貫
希隱
希濬
希知
希朗

吳越錢氏

- 寬
  - 鏐
    - 元璉
    - 元璣
    - 傳瑛
    - 元懿
    - 傳璲
    - 元鐐
      - 文奉
      - 文炳
    - 傳瓘
    - 傳璛
      - 仁俊
    - 傳球
  - 錡
  - 鏢
  - 鐸
  - 鏵
- 鎰
- 銶

俱鏐從弟

傳琫　元玩　元琢　元璞　傳璛　傳璟　元瑠　元珣　元瑞　元瑑

元璉

元琥

元珦

元琳

傳珍

元祐

元裕

元弼

元璝

元璠

元勗
元禧
傳㺿
元邧
元珪
二人未詳所出
元瓘
宏僎
宏儇
宏侑
宏俊
宏傳

- 宏佐
  - 昱
  - 郁
- 宏倧
  - 昆
  - 昜
    - 彥遠
- 宏億
- 俶
  - 惟濬
    - 守吉
    - 守謙
  - 惟治
    - 丕
  - 惟濯
  - 惟渲
  - 惟灝

- 惟滔
- 惟演
  - 曖
  - 晦
  - 暄
- 惟濟

- 宏億
- 宏
- 宏偓
  - 昭慶
- 宏仰
  - 昭序
- 宏信
  - 昭慈

閩王氏

- 恁
  - 潮
    - 延興
    - 延虹
    - 延豐
    - 延休
  - 審邽
    - 延彬
      - 繼崇
    - 延美
      - 繼勳
    - 延武
  - 審知
    - 延翰
    - 鏻
      - 繼鵬

廣雅書局栞

彥復 審知從弟
想

延義
延政
延喜
延武
延望
延宗

繼韜
繼鎔
繼恭
繼嚴
亞澄
繼沂
繼業

仁達
繼圖 二人鏻從子
繼柔
繼隆 二人延羲子
繼昌
繼成 二人延政從子

南平 高氏

- 季興
  - 從誨
    - 保勳
    - 保正
    - 保融
      - 繼沖
      - 繼充
    - 保紳
    - 保寅
      - 輔政
      - 輔之
      - 輔堯
      - 輔國
    - 保勗
    - 保緒
    - 保節
    - 保遜
  - 從翊
  - 從詵
  - 從讓
  - 從謙
- 從嗣
- 從義
  季興從子

保衡

保膺

晉 石氏

- 臬振雞
  - 敬儒
  - 敬瑭
    - 重貴
      - 延煦
      - 延寶
    - 重信
    - 重義
    - 重英
    - 重進
    - 重睿
    - 重杲
  - 敬德
  - 敬殷
  - 重允
- 萬友
  - 敬威
  - 敬贇
- 萬詮
  - 敬暉
    - 曦

漢 劉氏

- 琠
  - 知遠
    - 承勳
    - 承訓
    - 承詁
- 旻
  - 贇
  - 承鈞
    - 繼恩 養子
    - 繼元
      - 守節
  - 鎬
  - 錡
  - 錫
  - 鍇
- 繼文
- 繼欽 二人俱旻孫

銑

周郭氏

簡

威

榮 養子

宜哥 賜名誼

誠

誠

宗訓

熙讓

熙謹

熙誨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唐書卷十

續唐書卷十一

海昌陳鱣譔

大臣表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樞密使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 副都總管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行營都統都招討使 招討使 都部署 部署	

同光元年	二年
豆盧革行臺左丞相四月改門下侍郎命 盧程行臺右丞相四月改中書侍郎命八月罷 趙光胤十一月尚書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韋說十一月禮部侍郎命	革 光胤 說
郭崇韜四月由中門使遷兵部尚書拜樞密十一月加侍中領成德節 張居翰宦官四月命	崇韜 居翰
張憲四月命十月遷東京副留守 豆盧革十一月宰相判 孔謙副	革 王正言正月命八月解 謙八月遷正吏
李存審都總管盧龍節度使 李嗣源副總管天平節度使	存審五月卒 嗣源六月從宣武兼都總管
	李嗣源都統四月討楊立于潞州 元行欽部署副嗣源討楊立

三年	天成元年
革 光嗣四月卒 說	革七月流陵州尋賜死 說七月流合州尋賜死 鄭珏五月太子賓客改中書侍郎命 任圜五月工部尚書改中書侍郎命
崇韜九月充招討使伐蜀 居翰	崇韜正月爲魏王殺 居翰四月罷 李紹宏宦官二月命四月罷 安重誨四月命 孔循五月命
謙	謙四月伏誅 任圜五月宰相判
嗣源二月徙成德十二月還朝	嗣源二月討趙在禮于鄴三月兵南變還入洛遂即位
魏王繼岌都統九月伐蜀 郭崇韜都招討伐蜀	繼岌四月自殺于渭 崇韜正月被殺

	二年	三年
	珏 圖六月罷爲太子少保 馮道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崔協正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珏三月罷爲左僕射 道 協 王建立成德節三月改右僕射命十一月罷
	重誨正月加侍中 循正月加同平章事	重誨四月兼河南尹 循三月出鎮忠武 范延光二月命四月出鎮成德
	圖五月解 孟鵠五月副使權判 張延朗十月宣徽判	延朗三月解 王建立三月宰相判十一月出鎮平盧
	石敬瑭都指揮十月命六軍副使如故	敬瑭四月鎮天雄 康義誠領河陽節代敬瑭
	劉訓招討二月代高季興	王晏球招討四月討王都

四年	長興元年
道 協二月卒 趙鳳三月兵部侍郎改門下侍郎命	道 鳳
重誨 趙敬怡二月卒	重誨十二月出討董璋 范延光九月命
	張延朗八月命
義誠出鎮山南東道	
晏球二月賊平	敬瑭都招討九月討董璋 夏魯奇九月副敬瑭討璋

二年	三年
道 鳳三月出鎮安國 李愚三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事	道 愚
重誨二月罷鎮河中四月被殺 延光九月加同平章 趙延壽四月命	延光 延壽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延朗 孟鵠五月命	鵠十一月出鎮忠武 馮贇十一月宣徽判
	敬瑭蕃漢總管十一月命出鎮太原 義誠都指揮十二月命
敬瑭二月無功引還 魯奇正月戰沒	

四年	應順元年
道 愚 劉煦 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道 九月出鎮匡國 愚 十月罷守左僕射 煦 十月罷守右僕射 盧文紀 七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姚顗 八月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張延朗 十二月雄武軍改中書侍郎命
延光 九月加侍中十月出鎮成德 延壽 九月加侍中出鎮宣武 朱宏昭 九月命 馮贇 十月命	宏昭 正月加中書令三月自殺 贇 三月自殺 郝瓊 四月命未幾罷 韓昭胤 五月命 范延光 五月命 劉延朗 副五月命
贇 十月遷樞密 孫岳 十月命十一月被殺 王玫	玫 四月改宣徽 劉煦 四月宰相判十月罷 張延朗 十二月宰相判
敬瑭 義誠 朱洪實 馬 皇甫遇 步	敬瑭 義誠 三月討潞王叛降四月族誅 洪實 三月被殺 遇
	王思同 都部署二月討潞王三月敗還 藥彥稠 副思同三月敗還四月誅 康義誠 都招討三月討潞王叛降

廣雅書局栞

清泰二年	三年
文紀 顗 延朗判三司 韓昭胤四月樞密使改中書侍郎命十二月出鎮 馮道十二月拜司空	道十一月降晉 文紀十二月降晉 顗十一月降晉 馬胤孫三月翰林學士改中書侍郎命十二月降晉
昭胤四月遷平章 延光二月出鎮宣武 趙延壽三月命 劉延皓四月命七月出鎮天雄 房暠九月命 延朗	延壽九月督師潞州十一月降契丹 暠十一月降晉 延朗十一月降晉
延朗	延朗十一月降晉被殺
敬瑭	敬瑭五月移鎮天平不受命舉兵反 符彥饒都指揮
敬瑭北面總管扼契丹 張敬達副敬瑭	敬達五月改太原四面都部署討石敬瑭十一月爲楊光遠所殺 楊光遠副敬達十一月降晉

南唐	昇元元年
宰相	宋齊邱正月拜左丞相十月加大司徒 徐玠正月拜右丞相 張延翰十月右僕射同平章事 張居詠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建勳十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內樞使	周宗正月命 周廷玉正月命
諸道兵馬元帥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	吳王景通十月太尉尚書令諸道副元帥判六軍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廣雅書局栞

年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二年	吉王景遂正月 齊邱侍中判尚書都省 玠 延翰 居詠 建勳	宗 延玉	吳王璟改名		
三年	景遂 齊邱不預政 延翰 居詠 建勳	宗	吳王四月拜兵馬大元帥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揚二州判六軍		

四年	五年	六年
景遂 齊邱 延翰十二月卒 居詠 建勳	景遂 齊邱 居詠 建勳	景遂二月改領中書門下省 齊邱二月判尚書省尋罷政 居詠
宗	宗	宗
吳王	吳王	吳王

保大元年	景遂七月拜兵馬元帥 齊邱三月拜太保中書令十二月罷 居詠 周宗三月拜侍中	宗三月拜侍中 陳覺十二月左遷少府監 魏岑副使 查文徽副使	吳王二月即帝位 燕王景遂七月拜太尉中書令諸道兵馬元帥判六軍兼吏兵二部選官 鄂王景達副	馮延巳 游簡言判中書省	
二年	宗 居詠	岑 文徽十二月改江西安撫使伐閩	景遂 景達	延巳 簡言 常夢錫	
三年	宗	岑	景遂 景達		

四年	五年	六年
宗（正月出爲鎮南節度）居詠（正月出爲鎮海節度）齊邱（正月拜太傅中書令）建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延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齊邱（八月出爲鎮南節度）建勳 延巳（四月罷爲太弟少保）杜昌業（吏部尚書判省事）	建勳 昌業
岑（安撫漳泉）	岑（四月罷爲太子洗馬）	
景遂 景達	景遂（正月立爲皇太弟）景達（正月遷兵馬元帥判六軍）燕王宏冀（正月拜副元帥）	景達 宏冀

年					
七年	建勳		景達 宏冀		
八年	建勳		景達 宏冀		
九年	建勳		景達 宏冀		
十年	建勳出為鎮南節度 延巳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十月罷 徐景運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罷 孫晟三月右僕射同平章事十月罷		景達 宏冀		

十一年	延巳三月復拜		景達 宏冀		
十二年	延巳		景達 宏冀		
十三年	延巳 嚴續二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景達 宏冀		
十四年	延巳 續	殷崇義十一月命	景達 宏冀		

十五年	中興元年交泰元年
延巳 續	齊邱太傅中書令十二月勒歸自殺 延巳五月罷爲太子太傅 續五月罷爲太子少傅 太子宏冀知政事
崇義 陳覺副使 李徵古副使	崇義 覺五月罷尋賜死 徵古副三月出爲鎮南節度副使十二月賜死
景達 宏冀	景達三月罷元帥出爲撫州大都督 宏冀三月立爲皇太子
常夢錫	夢錫卒

交泰二年	三年	後主元年
宏冀九月卒 吳王從嘉九月拜尚書令知政事 鍾謨禮部侍郎判尚書省事九月貶	吳王	吳王二月立爲太子六月即帝位 續六月右僕射進司空同平章事 游簡言吏部尚書知省事
崇義 唐鎬副	崇義 鎬	崇義 鎬

二年	續 節言	崇義		
三年	續 節言	崇義		
四年	續 節言	崇義 朱鞏		
五年	續五月出爲鎮海節度 節言	崇義 陳喬副使		
六年	節言	崇義 喬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簡言	崇義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 簡言	崇義罷爲潤州節度 簡言二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卒	
崇義 喬	崇義三月拜平章 喬遷正使	喬	喬

十一年		喬			
十二年		喬二月改光政院使			
十三年	崇義司空知左右內史事	喬			
甲戌	崇義	喬			鍾禱
乙亥	崇義十一月出降	喬十一月殉難			禱十一月殉難

續唐書卷十一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十二

海昌陳鱣譔

禮儀志

自有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掌五禮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是時典章皆備可履而行周衰諸侯每去其籍至秦又與而焚之漢叔孫通定朝儀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後代相承各有著作晉宋至隋典冊遂多唐之初年卽用隋禮至太宗時命房喬魏徵等與禮官學士爲吉禮六十一篇凶禮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等增至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事旣施行議者多以爲非上元

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參攺增損之武氏中宗繼以亂敗元宗開元十四年王嵒上疏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徐堅李銳等及蕭嵩王仲丘先後譔定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始備至於末造用之雖小有損益亦不能過惜舊史散亡今略爲搜羅述之

同光二年春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尚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

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爲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夏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卻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爲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況每年常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當藏於夾室若廟宗已崇虛之以爲恆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於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禮謂非宜漢皇之戀豐枌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嵩高正位豈宜遠

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禮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三年冬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務徇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儀樂及羣祀並準舊施行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以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後桓帝以下亦皆上攷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概所存將達蘋藻之

誠宜有棻梲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又建廟都邑乞特降

制命依馬縞所議　二年中書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林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閒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謚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饗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

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
不見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
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
覩前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
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
字乃下詔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三皇不相襲五帝
不相沿隨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謚
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爲
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
便兼二號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一原猶顯冊於鴻名
豈須遵於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於

渺躬惜一字於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於中書逐班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於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卽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則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皋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於東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僚集議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三年冬十

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謚廟號景宗博士李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誄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謚冊告天於圜丘回讀於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謚冊入陵若追尊定謚命太尉讀謚冊於太廟藏冊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沉冤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祔於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於園寢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於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謚於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敕宜令北州城內選地起廟乃於曹

州立廟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爲帝饗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於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言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明皇廟諱雖尋常詔敕皆不回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烈祖之諱今改基字爲宗字從之八月戊申明宗服袞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孝皇帝禮畢冊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冊出應天門登車鹵部鼓吹前導入都亭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追尊則可立之爲宗不入太廟深爲失禮夫言宗者功業纂於祖禰德澤被於生民發號申令可也且輝王纂嗣之日國命出於賊臣君

父銜冤母后塗炭遭罹放逐則祚覆亡追諡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沖質晉之愍懷但尊稱而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赧漢獻魏陳留亦不稱宗中興之追諡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自我作古酌於人情則謂之景宣光烈深不稱也古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祖曰景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墜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尚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是既奉爲景宗陵號溫陵乃於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爲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奏去廟號　長興元年秋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於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毀未毀

之主並合食於太祖之廟逐廟功臣配饗於本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高祖太宗爲始封之祖旣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於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則禘饗不及於太祖若以祧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又違於禮意今所司修奉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敕下尚書省集百官詳議戶部尚書韓彥惲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於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

興國祚再議宗祊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羣臣同議可否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定禮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顏眞卿議請奉獻祖居東鄉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攷之於貞元則以爲誤行之於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敘列昭穆從之　二年夏五月尚書左丞崔儉奏大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亦出於理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　四年春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惟郊廟太微宮具祭

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祇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
隨事行裝狼藉鞋履便隨公卿升降於壇墠按祠部令中祠已
上應齋郎等升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
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並著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
儀太微宮使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
請依舊以卯時從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
大行山陵禮畢祔廟今太廟見饗七世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
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顯祖請下尚書省議太子少
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
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於先遠復四室於
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初非嗣立

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比祗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引事且疏於故實此時須稟於所規將來升祔先朝次合祧遷獻祖既協隨時之義又符變禮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而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邪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序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祀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理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清泰元年夏五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廟太尉合差宰

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今劉昫又奏
見判三司事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
閤宣召尚赴朝參今附饗祀大忌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
例差李愚行事從之　昇元二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
禮樂　三年春三月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
於太廟詔百官議二祧合享禮宋齊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
東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
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
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啟
此中興之業乎羣臣乃不敢言是月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
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平章事張居詠

李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配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也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大司徒齊邱請以春秋郊以四月上辛禮部員外郎常夢錫駁曰按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渺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知畏焉於嘻爾公爾矦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　保大元年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蕭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

郭[illegible]載
[illegible]

非已失之自已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與已
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　保大中
帝自以唐宗室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帝曰
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　後主七年始議立周后爲繼室
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知
制誥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
請用樂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
因謂夫婦爲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荅拜佑以爲王者婚
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荅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
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
懟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將納采後主命校

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其侈靡不經類此民庶觀者盈數萬人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十二

續唐書卷十三

海昌陳鱣譔

音樂志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以古之王者作樂所以昭德象功事天地和民人自開代以來舊章尚在唐之初興沿用隋樂至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樂至貞觀二年夏六月奏之孝孫又奏陳梁舊樂雜用吴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蓋周禮旋宮之義亡絶已久時莫能知一

朝復古豈不甚善及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更加釐改當時稱善洎乎唐季之亂雅樂淪亡舊史云莊宗起於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絕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淸廟或祈祀泰壇雖簨虡猶施而宮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漢而不歸湯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觀於史言良足致慨南唐事不師古惟耽新聲而典籍殘缺更無可徵今姑就所見者約略編之焉

同光二年春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行太常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太廟登歌樂章洎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

室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太常卿定莊宗孝皇帝廟室酌獻奏武成之舞尚書兵部侍郎崔居儉撰登歌樂章

四年春二月詔樂章有霓裳曲名與德祖孝成皇帝廟諱同改爲雲裳曲

長興三年秋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是日奏畢賜名曰長興樂

清泰元年夏五月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盧文紀言明宗皇帝祔廟共一室酌獻舞曲歌辭臣請名雍熙之舞從之文紀撰登歌樂章

昭德舞辭

懿彼明德赫赫煌煌名高闔域功著旂常道符休泰運叶禎祥
慶傳萬祀以播耿光

文明舞辭

帝業光揚皇圖翕赫聖德孔彰神功不測信及豚魚恩霑動植
懿萬鴻名傳之萬億

應天舞辭

唐國肇興雄圖再固黼黻帝道金玉王度皇帝無親惟德是輔
載誕英明永光聖祚

永平舞辭

慶傳寶祚位正璿圖功宣四海化被八區靜彰帝道動合乾符
千秋萬祀永荷昭蘇

武成舞辭

艱難王業反正皇唐先天載造卻日重光漢紹世祖夏資少康

功成德茂率祀無疆

雍熙舞辭

仁君御宇寰海謐清運符武德道叶文明九功式序百度惟成

金門積慶玉葉傳榮

交泰元年周顯德五年夏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雅樂冬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原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所施爲悉命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二曰伏請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繫於歷代

樂錄之後永爲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竇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滋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議仍令於內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與編集具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明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奏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其奏疏云臣聞禮以檢形樂以治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於外聲氣和於內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理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於上萬人化之於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

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淸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鐘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興風教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承鮑鄴興之人亡而政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知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故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

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商盈孫按周官攷工記之文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慶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上黨一戰幷胡喪氣東西二征秦吳開境大功既著思復三代之風遺文絕編咸令選

訪墜典庶務無不畢修宗廟朝廷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
昭明臨視樂懸親自致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
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皆和會以臣嘗學律
曆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唐法以
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
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
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鐘之聲以
第八弦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弦三尺設柱爲太簇第十弦五
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
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
設柱爲蕤賓第八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弦五尺

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十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十二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淸聲十二聲中施用七聲迭爲均焉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平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爲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絶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調之黃鐘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内三曲即是黃鐘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葢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更爲則互又曹學獨

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禮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曲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去聖踰遠獨學難周臭副天心空呈聖鑒疏奏晉主善之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定兵部尚書張昭等獻議曰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淸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金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姦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

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褒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六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領月律五更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

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
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俱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
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更改唐太宗爰命
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
得絲管並懸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
亂離咸奏蕩覆崇牙樹羽之器埽地無餘戛擊摶拊之工窮年
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
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
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包萬
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九軫皇
情乃睠奉常痛淪樂職親閱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

臣重調鐘律樞密使王朴條奏采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審之大旨施於鐘簴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大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陵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舞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永爲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義上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

雅音全廢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聞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復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宮新詞宜依張昭等議狀施行仍令有司依調制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朴裁酌施行先是雅樂廢墜久矣累朝以來能攷正是歲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於殿庭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施而不擊者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參詳其失又命朴攷正其聲朴因獻是議及以所作律準上進因命百官議而行之

後主昭惠后周氏善歌舞尤工琵琶常爲壽元宗前元宗以燒槽琵琶賜之燒槽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

藝而存之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醉邀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淫煩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曰此聲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寖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嘽緩噍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

後主七年議立昭惠后未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

[illegible]

[illegible]

后主's wife
周后 plays
琵琶 & dances

后主 composes
& could
dance.

基础这一重要事实，仅注了数量而忽略了本质。

那么，就以仲吕、黄钟、蕤宾三笛而言，按照荀勖规定的长度，运用荀勖的所谓“管口校正”孔位公式，是否能制出符合三分损益律的笛呢？我的回答是完全能够，其方法有三：第一种方法是，欲制某笛时选取按其规定的管长（例如黄钟笛就是65.67公分长），

贯。

雅那且克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歌剧方面。不完全统计，他的歌剧有十一部，其中以《颜奴发》（又称《养女》）和《狡猾的狐狸》为最突出。此外，还有交响乐两部、组曲一部、交响诗、狂想曲各一部、小交响曲一部、大合唱（包括宗教合唱）五部、钢琴曲一集，独唱等数十首，等等。捷克斯洛伐克音乐之所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雅那且克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四）

陳致雍

反主命陳致雍

preparing written
issues for him

↓ investigate
past & present
issues.

徐鍇曰：「俗乱古不用乐」
潘依此乃今古不相沿袭，因论周乐。
錢，徐鉉据古房乐无钟鼓，
潘依曲引诗序定燕飨中钟鼓乐之制
房乐一里有钟鼓

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十三

海昌陳鱣譔

天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太史所宜記載也書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周禮以土圭測日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順逆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依古法而又作儀以候天地列史所載詳且備矣唐太史李湻風於天文之學尤推精詳故唐時所修諸史天文一門極其詳密至於唐季干戈擾攘無暇講求自天祐以後所用歲厤猶用唐之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

之惜乎舊史缺而不全難以推測歐陽氏新修史記特撰司天考所云王處訥私撰明元厤止藏其家又有萬分厤止行於民間蜀有永昌厤正象厤南唐有齊政厤皆止用於其國亦亡不復見故司天考全用周王朴所上顯德欽天厤以著於上篇而止於三辰五星順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著之下篇竊謂天之度數有常而災異不測今不書其常而惟書其變庶幾合乎易之觀天文以察時變焉

天祐五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七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座九年春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夏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甲戌彗出靈臺

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三年三
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子太白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申歲犯右執法己
巳太白晝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
於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墜有聲如雷有野雉皆
雊丙申歲太白歲相犯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
棓夏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秋七月己未
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
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
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
熒惑犯左執法冬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於庚子日月

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春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於西北己巳熒惑犯上相乙巳月入羽林夏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冬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三年春正月壬申太白熒惑合於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於

六月宗人宗正搖不止秋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左執法九月庚辰鎮歲合於箕辛巳太白熒惑合於軫冬十月庚午彗出西南長丈餘東南指在牛五度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於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春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於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旣秋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旣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其日陰晦如夜至夕大雨乙卯太白犯天罇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

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春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星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夏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方有小星入北斗魁滅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遠流如奎滅尾跡凝天屈曲如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遠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星百餘流注交橫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夏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冬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交流秋七月乙亥朔衆星交

流八月己未五鼓二籌熒惑近天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大星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應順元年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丁酉衆星流於西北夏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乙未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跡長數丈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蹙縮如二鏵相鬬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跡凝成白氣食頃方散壬寅雨雹於京師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埽天壘及哭星三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九月乙丑彗出虛危長尺餘形細微經天壘哭星昇元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先日司天奏正月一日太陽虧日食宜避正殿開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

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內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食三分漸生至卯時復滿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丙午有星孛於北方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夏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三年二月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夏四月辛巳有事於南郊是時上旬月當三更沒升壇之際乃皎如日禮畢而歿太史奏月延三刻丁未熒惑犯月秋七月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於閏七月四年秋八月丁卯月掩歲星冬十月癸巳朔熒惑鎮歲聚於南斗五年秋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長數丈廣數尺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鎮星退行在畢六月庚辰熒惑犯房次將保大元年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二年秋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年秋七月星見西屆南八月明于翼日有食之五年閏七月丁丑夜彗星出東方近濁其尾跡近側埽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乃沒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七年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八年冬十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九年夏五月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十年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於西北聲如雷十三年冬十二月天裂東北其長十二丈十四年春二月壬戌有星孛於參北東南指後主九年宋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十四年乙亥歲開寶八年春三月丁巳彗星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誠再覆校

周書卷二十四

海昌陳鱣譔

五行志

在昔殷箕子爲周武王述夏禹洪範之書條其事九類謂之九疇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因此五物者象於天爲五星協於時爲五德位於地爲五方稟於人爲五常播於律爲五聲發於文爲五色辨於口爲五味徵於身爲五藏舉凡氣類相感皆分屬於五行自後世術數之學興而言災異者務神其說至舉飛潛動植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曲爲附會而於變怪非常之事皆推測其孰吉孰凶以爲響應漢之董仲舒劉向及其子歆以春秋洪範爲學所言災異莫不指事以爲應驗至遇漠

不相合則泛引旁搜而遷就其說焉豈不惑哉夫孔子作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左氏傳每取時事實之故後儒議其浮夸至於洪範九疇本不相附屬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更將何說以處此蓋天道遠人道邇君子遇有反常為變之事惟恐懼修省而已倘推測其應驗則有合有不合惟不至怠忽以為偶然而不懼耳故攷舊史所載水旱螟蝗山崩川竭之類著以示戒而罕言應驗云

天祐四年夏六月許蔡陳汝潁五州蝝生有野禽羣飛蔽空食之皆盡五年長柳巷田家有僵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駭異倉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小木起生枝葉蟲蝕成文而宣帝興今木埋成

文倂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七年冬十月梁宋輝亳水災
十八年春二月張文禮叛於鎮州時野水變如血游魚多死浮
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爲
德政碑建樓於衙城內言有龍見或覩之其狀乃黃么蜥蜴也
處直以爲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
地爲巢處直以爲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
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之患則羽蟲失
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於位之兆也果爲其子都所廢同
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淸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枯檜
年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二年秋七月汴州雍丘縣大雨風拔
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大雨河水溢漫流入鄆州界

冬十一月鎮州地震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艤舟爲渡覆沒者日有之鄴都奏御河漲於石灰窰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鞏縣河堤破壞厫倉八月敕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茲傾覆兼踏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每日中書視事秋九月鎮州奏飛蝗傷稼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四年春正月敕自京以來幅圓千里水潦爲沴流亡漸多宜自今三月後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荅天譴應去經水災處鄉邨有不給及逃移人戶夏秋兩稅及諸折料委逐長吏切加點檢並且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雜差遣應

在京諸縣有停貯斛㪷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
具奏聞天成三年秋七月鄭地震四年冬十一月汝州火焚羽
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熒惑入羽林飭京師爲火備至
是果應長興元年夏鄜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二年夏四
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歘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魏州奏歷
陽火先是下詔於諸道合爲火備至是驗之又隸州上言水壞
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黃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夏五月
丁亥申州奏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襄州上言漢水溢入
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郛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
以進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
子鄆州上言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三年夏六月太原地震

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祥上
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爲務王者
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荅天譴臣聞
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
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
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
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
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
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
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於帝鄉里合省思天
誡况聖明御宇於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竊天意恐陛

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秋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甚人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於本州倉出斛㪷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窰谷內居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八月秦州地大震冬十一月雄武軍士言洛陽地震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內三處火光白起人至卽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閔帝幸至德宮初出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落

死於御前是日大風晦冥淸泰元年秋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祈禱禜都城門三日不止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禜諸城門太常卿李懌等告宗廟社稷冬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於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二年鄴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鬬於橋下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三年春三月戊午有蛇鼠鬬於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自車駕行近郊從官射之而斃是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刹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昇元六年春正月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夏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庚午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

已命州縣捕蝗瘞之是歲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面如
僧右袒而左跪衣被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帝迎至宮中奉事
甚謹占者云木入生桑有大喪保大四年秋九月淮南蝗食稼
除民田租稅十一年春三月金陵大火焚廬舍官署殆盡夏六
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者相繼十五
年冬十一月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十五

海昌陳鱣譔

地理志

自班固作漢書地理志而後之修史者莫不詳志地理夫攷地理之學非深奧難窮然歷代更張古今沿革糾紛殽雜忽合忽離幾若紛絲亂麻不可分劈嘗謂天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易而實難葢天文固一定而不改地理則變動而不常漢晉以來歷史所載詳矣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景雲二年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分置十五採訪使及至乾符而後日益割裂而朱全忠篡取得其七十八州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三十五州後取梁魏博等十六州合五十一州

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七州同光破蜀惟得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一州合一百二十三州而自江以下三十五州爲南唐其餘外屬兼幷不常蜀有四十六州南漢有四十七州楚有十州吳越有十三州閩有六州南平有三州至於晉漢周之地域割裂紛更時多建置大抵非盡屬唐季之舊又或陷於外國五代史記職方考已約載之今續唐書但舉後唐南唐列於斯志焉

長興三年夏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本朝都長安遂以關內道爲上今宗廟宮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二河東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劍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隴右道第九嶺

南道第十從之

河南道

東都河南府本洛州顯慶二年升爲東都開元元年爲河南府梁曰西京後唐同光元年復爲東都領縣二十

河南舊縣 洛陽舊縣 偃師舊縣 鞏舊縣 緱氏舊縣 陽城舊陽城縣更名告城天祐二年改曰陽邑同光元年復名陽城 登封舊縣 陸渾舊縣 伊闕舊縣 新安舊縣 澠池舊縣 福慶舊福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福慶 長水舊縣 永寧舊縣 壽安舊縣 密舊縣 河清舊縣 潁陽舊縣 伊陽舊縣 王屋舊縣

汴州本汴州梁爲東京置開封府同光元年復爲汴州以宣武軍爲額領縣六

浚儀舊縣 開封舊縣 尉氏舊縣 封邱舊縣 雍邱舊縣 陳留舊縣

汝州領縣四

梁舊縣 郟城舊縣 葉舊屬汝州天祐中割隸許州同光二年復舊 襄城舊屬汝州天祐二年改曰苞孚

割隸許州同光二年復舊

陝州本陝州天祐元年升爲興唐府尋復舊置保義軍節度梁改爲鎮國軍同光二年復舊領縣六

陝縣舊 峽石縣舊 靈寶縣舊 夏縣舊 芮城縣舊 平陸縣舊

虢州領縣六

宏農縣舊 閿鄉縣舊 湖城縣舊 朱陽縣舊 玉城縣舊 盧氏縣舊

滑州本義成軍節度梁改爲宣義軍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七

白馬縣舊 衛南縣舊 匡城舊匡城縣屬滑州梁改曰長垣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仍改匡城復隸滑州 韋城縣舊 胙城縣舊 酸棗舊屬滑州梁改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 靈河舊靈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靈河

鄭州領縣六

管城舊 滎陽舊 滎澤舊 原武舊屬鄭州梁割隸開 新鄭縣舊 中

牟舊屬鄭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

潁州領縣四

汝陰舊縣　潁上舊縣　下蔡舊縣　沈邱舊縣

許州本忠武軍節度梁改為匡國軍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九

長社舊縣　長葛舊縣　陽翟舊縣　許田舊許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許田　鄢陵舊屬許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　扶溝舊屬許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　臨潁舊縣　舞陽舊縣　郾城舊縣

陳州領縣六

宛邱舊縣　太康舊屬陳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　項城舊縣　溵水舊縣　南頓舊縣　西華舊縣

蔡州領縣十

汝陽縣舊　朗山縣舊　遂平縣舊　上蔡縣舊　新蔡縣舊　包孚舊褒信縣天祐中改曰包孚

新息縣舊　眞陽縣舊　平輿縣舊　西平縣舊

宋州本宋州梁升爲宣武軍同光元年改爲歸德軍領縣八

宋城縣舊　襄邑舊屬宋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復舊　寧陵縣舊　下邑縣舊　穀熟縣舊　楚邱縣舊　虞城舊屬宋州光化二年割隸輝州同光二年復舊

單州本宋州之單父縣光化二年朱全忠表置輝州三年置崇德軍同光二年改曰單州領縣四

單父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　碭山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　成父本屬曹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　魚臺本屬兗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

亳州本亳州梁升爲防禦州同光元年改爲團練州領縣七

譙縣舊　酇縣舊　城父舊城父縣天祐二年梁改曰焦夷同光元年復舊　鹿邑縣舊　眞源縣舊　永城縣舊　蒙城舊

徐州舊置武寧軍領縣七

彭城縣舊 蕭縣舊 豐縣舊 沛縣舊 滕縣舊 宿遷縣舊 下邳縣舊

宿州領縣四

符離縣舊 虹縣舊 蘄縣舊 臨渙縣舊

鄆州舊置天平軍領縣九

須城舊須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須城 壽張縣舊 鄆城舊鄆城縣天祐二年改曰萬安同光元年復舊

鉅野縣舊 盧縣舊 平陰縣舊 東阿縣舊 陽穀縣舊 中都縣舊

齊州領縣五

歷城縣舊 章邱縣舊 臨濟縣舊 長清縣舊 禹城縣舊

曹州領縣五

濟陰縣舊 考城舊考城縣屬曹州梁改曰戴邑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仍改考城復隸曹州 冤句縣舊

乘氏舊縣南華舊縣

濮州領縣五

鄄城舊縣濮陽舊縣范舊縣雷城舊縣臨濮舊縣

青州舊置平盧軍領縣六

益都舊縣臨淄舊縣千乘舊縣博興舊博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博興壽光舊縣臨朐舊縣

淄州領縣四

淄川舊縣長山舊縣高苑舊縣鄒平舊縣

登州領縣四

蓬萊舊縣牟平舊縣文登舊縣黃舊縣

萊州領縣

掖縣舊 萊陽舊昌陽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萊陽 膠水縣舊 即墨縣舊

棣州五 領縣

厭次縣舊 滴河縣舊 陽信舊屬棣州武德六年以縣屬滄州同光三年復屬棣州 蒲臺縣舊 渤海縣舊

兗州舊置泰寧軍領縣七

瑕邱縣舊 曲阜縣舊 乾封縣舊 泗水縣舊 鄒縣舊 龔邱縣舊 萊蕪縣舊

沂州五 領縣

臨沂縣舊 費縣舊 承縣舊 沂水縣舊 新泰縣舊

密州四 領縣

諸城縣舊 輔唐舊輔唐縣梁改曰安邱同光元年復舊 高密縣舊 莒縣舊

關內道

西京京兆府本雍州開元元年改爲京兆府天寶元年以京師爲西京梁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旋改爲永平軍同光元年復爲西京京兆府領縣十四

萬年舊縣梁日大年同光元年復舊 長安舊縣梁日大安同光元年復舊 咸陽舊縣 興平舊縣 涇陽舊縣 渭南舊縣 昭應舊縣 高陵舊縣 藍田舊縣 鄠舊縣 好畤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乾州天成三年復屬京兆府 武功舊屬京兆府同光三年割隸鳳翔府長興元年復屬京兆府 醴泉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乾州同光元年復舊 奉先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同州同光元年復屬京兆府

華州本鎮國軍梁改爲感化軍同光元年改領縣四

鄭縣舊 華陰縣舊 下邽縣舊 櫟陽舊屬雍州天祐三年改屬華州

同州本匡國軍梁改爲忠武軍同光元年復領縣七

馮翊縣舊 朝邑縣舊 韓城舊屬同州梁改曰韓原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舊 郃陽舊屬同州梁割隸河中府天成夏陽舊 白水舊 澄城舊屬同州梁割隸河中

商州六領縣

上洛縣舊 豐陽縣舊 洛南縣舊 商洛縣舊 上津縣舊 乾元縣舊

鳳翔府九領縣

天興縣舊 岐山縣舊 扶風縣舊 麟遊縣舊 普潤縣舊 寶雞縣舊 虢縣舊 郿縣舊 盩厔舊屬京兆府乾寧四年割隸乾州同光元年改屬鳳翔府

耀州本雍州天祐三年李茂貞據鳳翔墨制置耀州為義勝軍節度又割同州美原為鼎州以為屬郡梁改耀州為崇州義勝軍為靜勝軍改鼎州為裕州同光元年改為耀州順義軍三年改為團練使領縣六

華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 富平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 同官舊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同光三年改屬耀州 三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 雲陽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 美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鼎州同光三年改屬耀州

乾州本京兆府奉天縣乾寧二年李茂貞以縣置乾州及覃王出鎮建為威勝軍割奉天好畤武功盩厔醴泉五縣隸焉

廣雅書局栞

同光元年改爲刺史屬鳳翔府其武功醴泉二縣還京兆
府盩厔入鳳翔府天成三年又以好畤還京兆領縣一

奉天舊屬京兆府乾寧二年割隸乾州

邠州舊邠州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四

新平舊縣三水舊縣永壽舊縣宜祿舊縣

岐州本隋廢州乾寧二年李茂貞置岐州爲鳳坊軍節度

隴州舊秦義軍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汧原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汧陽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吳山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

涇州舊涇州李茂貞置彰義軍節度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三

保定舊縣靈臺舊縣良原舊縣

原州舊原州爲李茂貞所有

臨涇舊屬涇州自吐蕃陷原州權於臨涇鎮置清泰三年原州刺史翟建奏乞割臨涇屬原州從之

渭州舊渭州爲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一

平涼舊屬原州後置行渭州自吐蕃陷渭州權於平涼縣爲渭州治清泰三年涇州奏置平涼縣管安國耀武兩鎮

武州舊武州爲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一

蕭關舊縣

寧州舊寧州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定安舊縣 眞寧舊縣 襄樂舊縣

慶州舊慶州爲岐所有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三

順化舊縣 樂蟠舊縣 華池舊縣

衍州舊衍州爲李茂貞所有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一

定平舊屬寧州唐末定平縣置衍州

鄜州本鄜州李茂貞置保大軍節度爲梁所有同光元年復之領縣六

洛交縣舊 洛川縣舊 三川縣舊 直羅縣舊 甘泉縣舊 鄜城舊屬坊州天祐中李茂貞建爲翟州梁改爲禧州又改縣爲昭化同光元年仍爲鄜城縣改隸鄜州

坊州舊坊州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中部縣舊 宜君縣舊 昇平縣舊

丹州舊丹州爲岐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四

義川縣舊 雲巖縣舊 份川縣舊 咸寧縣舊

延州舊置保大軍李茂貞置忠義軍節度同光元年改彰武軍領縣九

膚施縣舊 延長縣舊 臨眞縣舊 豐林縣舊 延川縣舊 敷政縣舊 延水縣舊 門山縣舊 甘泉舊屬鄜州唐末割隸延州

靈州舊置朔方軍爲梁所據

迴樂縣舊靈武縣舊懷遠縣舊保靜縣舊
夏州舊置定難軍爲梁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朔方縣舊德靜縣舊寧朔縣舊
綏州領縣五自唐末蕃寇侵擾所管五縣並廢或陷在蕃界無鄉里
龍泉縣舊城平縣舊綏德縣舊延福縣舊大斌縣舊
銀州領縣四
儒林縣舊眞鄉縣舊開光縣舊撫寧縣舊
宥州領縣二唐末衰亂廢延恩縣止領縣一
長澤縣舊
鹽州領縣二
五原縣舊白池縣舊

河東道

河中府本蒲州開元八年升爲府後復爲州置護國軍節度領縣十

河東舊縣　河西舊縣　臨晉舊縣　解舊縣　猗氏舊縣　虞鄉舊縣　永樂舊縣　寶鼎舊縣　萬泉舊縣　龍門舊縣

晉州本護國軍節度梁爲定昌軍又改曰建寧同光元年改爲建雄軍領縣八

臨汾舊縣　洪洞舊縣　神山舊縣　岳陽舊縣　霍邑舊縣　趙城舊縣　汾西舊縣　冀氏舊縣

絳州領縣八

正平舊縣　太平舊縣　曲沃舊縣　翼城舊縣天祐二年梁改曰澮川同光元年復舊長興移治王逢寨　絳舊縣　聞喜舊縣　垣舊縣　稷山舊縣光化元年改隸河中府同光二年復屬絳州

慈州領縣

吉鄉舊吉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吉鄉 文城舊縣天祐二年改屈邑同光元年復舊 鄉寧舊昌寧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鄉寧 呂鄉舊縣 仵城舊縣

隰州領縣六

隰川舊縣 蒲舊縣 永和舊縣 大寧舊縣 石樓舊縣 溫泉舊縣

北京太原府本并州開元十一年建北都置河東軍節度改并州爲太原府同光元年改爲西京三年改爲北京仍曰河東軍

領縣十二

太原舊縣 晉陽舊縣 太谷舊縣 祁舊縣 文水舊縣 榆次舊縣 盂舊縣 壽陽舊縣 樂平舊縣 廣陽舊縣 清源舊縣 交城舊縣 陽曲舊縣

汾州領縣五

西河舊縣 孝義舊縣 介休舊縣 平遙舊縣 靈石舊縣

沁州領縣三

沁源縣舊　和川縣舊　綿上縣舊

遼州本遼州先天元年避諱改曰儀州中和元年以兗州管內有沂州復曰遼州領縣四

遼山縣舊　榆社縣舊　平城縣舊　和順縣舊

嵐州領縣四

宜芳縣舊　靜樂縣舊　合河縣舊　嵐谷縣舊

憲州本樓煩監收嵐州刺史領之龍紀元年晉王奏置憲州於樓煩監領縣三

樓煩縣舊　系池縣舊　天池縣舊

石州領縣四

離石縣舊　平夷縣舊　定胡縣舊　方山縣舊

忻州領縣二

秀容舊　定襄舊

代州舊置鴈門軍節度後唐因之領縣五

鴈門舊縣五臺舊縣繁時舊縣崞舊縣廣武本漢廣武縣證聖元年置武延縣神龍元年改曰唐林梁改爲白鹿同光元年復爲廣武

雲州本雲州天寶元年改爲雲中郡升大同軍節度乾元元年復爲雲州同光元年復爲大同軍節度領縣一

雲中舊縣

朔州舊置振武軍後唐復舊領縣二

鄯陽舊縣馬邑舊縣

蔚州領縣三

雲邱舊縣飛狐舊縣興唐舊興唐縣梁改爲隆化同光元年復舊

應州天祐元年置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領縣二

金城　渾源

寰州天成元年置領縣一

寰清

儒州唐末置領縣一

縉州

毅州本武州唐末置長興元年改曰毅州領縣一

文德縣舊

新州唐末置同光元年升威塞軍節度領縣四

永興縣舊礬山縣舊龍門縣舊懷安縣舊

潞州本昭義軍節度梁改曰匡義軍同光元年改為安義軍長興元年復舊名昭義軍領縣十

上黨縣舊壺關縣舊長子縣舊屯留縣舊潞城舊潞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潞子同光元年復舊

襄垣舊黎城舊黎城縣天祐二年改涉舊銅鞮舊武鄉縣舊

澤州領縣五

晉城本丹川縣武德三年析丹川置晉城天祐二年改曰高都同光元年復爲晉城 陵川舊縣 陽城本濩澤縣天寶元年更名陽城天祐二年仍曰濩澤梁又曰陽邑同光元年復爲陽城 沁水舊縣 高平舊縣

河北道

孟州領縣五

河陽舊縣 武德舊縣 獲嘉舊縣 武涉舊縣 修武舊縣

東京興唐府本魏州置天雄軍節度同光元年升爲東京興唐府三年改爲鄴都領縣十七

貴鄉舊縣 興唐舊元城縣同光元年改曰興唐 魏舊縣 館陶舊縣 冠氏舊縣 莘舊縣 朝城舊武陽縣開元七年改爲朝城天祐三年又改武陽同光元年復爲朝城 南樂舊昌樂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南樂

臨河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洹水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成安舊隸相州天祐三年改曰斥邱三年割屬魏州同光元年復爲成安 內黃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宗城舊隸貝州天祐三年改曰

廣宗割屬魏州同光元年復爲宗城永濟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夏津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經城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清平舊隸博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博州四領縣

聊城舊縣天祐二年改曰聊邑同光元年復舊武水舊縣堂邑舊縣高唐舊高唐縣梁改曰重邱同光元年復舊

相州本屬天雄軍梁置昭德軍同光元年復屬天雄軍領縣六

安陽舊縣鄴舊縣湯陰舊縣臨慮舊縣堯城舊堯城縣天祐三年改曰永定梁又改曰長平同光元年復爲堯城臨漳舊縣

衛州領縣五

汲舊縣衛舊縣共城舊縣新鄉舊縣黎陽舊縣

貝州領縣

清河縣舊清陽縣舊武城縣舊漳南縣舊歷亭縣舊

澶州領縣三

頓丘縣舊清豐縣舊觀城縣舊

邢州本邢州天寶元年改為鉅鹿郡乾元元年復為邢州梁升為寶義軍節度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領縣八

龍岡縣舊沙河縣舊南河縣舊鉅鹿縣舊平鄉縣舊任縣舊堯山縣舊內邱縣舊

洺州領縣六

永年縣舊平恩縣舊臨洺縣舊雞澤縣舊肥鄉縣舊曲周縣舊

磁州本磁州天祐三年以其西慈州聲同改曰惠州天祐十三年復為磁州領縣四

滏陽縣舊邯鄲縣舊武安縣舊昭義縣舊

鎮州本恆州元和十五年避諱改為鎮州置成德軍節度梁改武順同光元年改為北都其年復為成德軍領縣十二

真定縣舊藁城舊藁城縣天祐二年改曰藁平同光元年復舊石邑縣舊九門縣舊行唐舊行

唐縣梁改曰章武同光元年復舊　井陘縣舊　平山縣舊　獲鹿縣舊　靈壽縣舊　鼓城縣舊　欒城舊欒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欒氏同光二年復舊　元氏舊屬趙州同光元年改屬鎮州

冀州領縣九

信都舊信都縣天祐二年改曰堯都同光二年復舊　南宮縣舊　堂陽縣舊　棗彊縣舊　武邑縣舊　衡水縣舊　阜城舊阜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漢阜同光元年復舊　蓨縣舊　武彊舊隸深州天祐元年改屬冀州

深州領縣七

陸澤縣舊　饒陽縣舊　束鹿縣舊　安平縣舊　博野縣舊　樂壽縣舊　下博縣舊

趙州領縣七

平棘縣舊　寧晉縣舊　昭慶縣舊　柏鄉縣舊　高邑縣舊　臨城舊臨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房子同光元　贊皇舊

滄州本滄州橫海軍節度天祐中改爲義昌節[illegible]改曰順化軍同光元年復爲橫海軍領縣六

清池舊縣 鹽山舊縣 長蘆舊縣 饒安舊縣 無棣舊縣 乾符舊縣

景州領縣四

弓高舊縣 東光舊縣 臨津舊縣 南皮舊縣

德州領縣六

安德舊縣 長河舊縣 平原舊縣 德平舊平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德平 將陵舊縣 安陵舊縣

定州舊置義成軍爲梁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八

安喜舊縣 義豐舊縣 燕平舊北平縣長興三年改燕平 望都舊縣 曲陽舊縣 陘舊縣 唐舊縣 新樂舊縣

祁州本定州無極縣地景福二年定州節度使王處存請置祁州領縣二

無極舊隸定州景福二年割屬祁州深澤舊隸定州景福二年割屬祁州

易州領縣六

易舊縣容城舊縣遂城舊縣淶水舊縣滿城舊縣五回舊縣

幽州舊置盧龍軍後唐復舊領縣八

薊舊縣幽都舊縣潞舊縣武清舊縣永清舊縣安次舊縣良鄉舊縣昌平舊縣

涿州領縣四

范陽舊縣歸義舊縣固安舊縣新城舊縣後分設新昌天成四年省入新城

瀛州領縣五

河間舊縣高陽舊縣平舒舊縣束城舊縣景城舊縣

莫州領縣六

莫舊清苑舊文安舊任丘舊長豐舊唐興舊

平州三領縣
盧龍縣舊 石城縣舊 馬城縣舊
嬀州一領縣
懷戎縣舊
檀州二領縣
密雲縣舊 燕樂縣舊
薊州三領縣
漁陽縣舊 三河縣舊 玉田縣舊
營州一領縣
柳城縣舊
順州一領縣

賓義舊縣

劍南道

彭州

唐昌舊唐昌縣梁改曰歸化同光元年復爲唐昌

蜀州

唐興舊唐興縣梁改曰陶胡同光元年復爲唐興

閬州本屬山南西道天成四年置保寧軍節度長興元年入蜀

岐坪舊屬閬州寶曆中省天復中王建復奏置

利州本利州益昌郡屬山南西道後屬蜀同光三年更爲益昌郡

益光舊益昌縣同光三年避諱改爲益光

[illegible]南道

安州本安陸郡乾元元年改曰安州梁置宣威軍同光元年仍改安州領縣六

安陸縣舊 雲夢縣舊 孝感縣舊孝昌縣同光三年避諱改曰孝感 應城縣舊縣梁改曰應陽同光元年復舊 吉陽縣舊 應山縣舊

申州領縣三

義陽縣舊 鍾山縣舊 羅山縣舊

山南道

襄州本屬山南東道天祐開改置忠義軍後復歸山南道領縣七

襄陽縣舊 鄧城縣舊 穀城縣舊 義清縣舊 南漳縣舊 樂鄉縣舊 宜城縣舊

隨州領縣四

隨縣舊 光化縣舊 棗陽縣舊 唐城縣舊唐城縣梁改曰漢東同光元年復舊

鄧州本屬山南東道梁分鄧州置宣化軍節度後唐改曰威武領縣六

穰縣舊 南陽縣舊 向城縣舊 臨湍縣舊 内鄉縣舊 菊潭縣舊

均州三 領縣

武當縣舊 鄉郧縣舊 豐縣舊

房州四 領縣

房陵縣舊 永清縣舊 竹山縣舊 上庸縣舊

復州二 領縣

沔陽縣舊 竟陵縣舊

郢州三 領縣

長壽縣舊 京山縣舊 富水縣舊

金州本屬山南東道天祐開置武雄軍後入於蜀同光中復入於唐領縣五

西城舊 洵陽舊 石泉舊 漢陰舊 平利舊

隴右道

秦州本秦州岐置雄武軍蜀攻岐得之改天雄軍同光中破蜀復入於唐領縣五

成紀舊縣 隴城舊縣 長道舊縣 清水舊隸鳳翔府長興元年移置於上邽鎮 天水舊縣廢長興三年以南治鎮置縣

階州本岐地蜀攻岐得之同光中破蜀遂入於唐長興三年移就故武州爲治領縣二

將利舊縣 福津舊縣長興三年移州於此

鳳州本屬山南道後爲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武興軍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降爲防禦州領縣三

梁泉舊縣 兩當舊縣 河池舊縣

成州本屬山南道後爲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梁改曰汶州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復爲成州領縣二

同谷舊縣 栗亭天成中置

嶺南道

潘州

茂名舊茂名縣梁改曰越裳同光元年復舊

桂州

慕化舊慕化縣梁改曰歸化同光元年復舊

南唐

東都江都府本揚州吳建都改爲江都府置淮南軍節度南唐因之昇元元年建東都領縣五

江都舊縣　廣陵舊江陽縣昇元元年改爲廣陵　永貞舊揚子縣南唐改爲永貞　高郵舊縣　六合舊縣南唐割置雄州俄罷仍屬江都府

西都江寧府本昇州吳改爲金陵府昇元元年改爲江寧府建西都領縣九

上元舊江寧縣屬潤州上元二年改口上元光啟元年改屬昇州昇元元年又改屬江寧府　江寧唐既改江寧爲上元南唐復析上……　句容……改屬昇州昇元元……　溧水舊屬昇……

元年改屬江寧府　廣德舊屬宣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　蕪湖南唐析宣州當塗縣置　銅陵南唐置初隸池州改屬江寧府
繁昌南唐析宣州當塗縣置　青陽舊屬池州南唐改屬江寧府

南都南昌府本洪州唐置鎮南軍後屬吳南唐因之交泰二年改為南昌府建南都領縣七

南昌舊縣　豐城舊豐城縣梁改曰吳皐南唐復舊　建昌舊縣　奉新舊新吳縣南唐諱楊吳所稱改為奉新　分寧舊縣　武寧舊縣　靖安本建昌縣地唐置靖安鎮吳改為場南唐割建昌奉新武寧三縣地升為縣

清江昇元二年升洪州蕭灘鎮為縣不隸州

雄州南唐割揚州之六合天長二縣置雄州尋罷為天長縣

天長舊縣

楚州領縣四

山陰舊縣　淮陰舊縣　寶應舊縣　盱眙舊屬泗州南唐改屬楚州

泗州領縣六

臨淮縣舊　漣水縣舊　徐城縣舊　宿遷縣舊　下邳縣舊　虹縣舊

滁州領縣三

清流縣舊　全椒縣舊　來安舊永陽縣南唐改曰來安

和州領縣三

歷陽縣舊　烏江縣舊　含山縣舊

光州領縣

定城縣舊　光山縣舊　仙居縣舊　殷城縣舊　固始縣舊

黃州領縣三

黃岡縣舊　黃陂縣舊　麻城縣舊

舒州領縣

懷寧縣舊 宿松縣舊 望江縣舊 太湖縣舊 桐城縣舊

蘄州領縣四

蘄春縣舊 黃梅縣舊 廣濟縣舊 蘄水縣舊

廬州吳置昭順軍節度南唐改曰保信軍領縣五

合肥縣舊 慎縣舊 巢縣舊 廬江縣舊 舒城縣舊

壽州舊置中正軍吳升爲中正軍節度南唐改曰清淮軍領縣五

壽春縣舊 安豐縣舊 盛唐舊盛唐縣梁改曰潛山同光元年復爲盛唐 霍邱縣舊 霍山縣舊

海州南唐置靜海制置院領縣四

朐山縣舊 東海縣舊 沭陽縣舊 懷仁縣舊

泰州本揚州吳置海陵制置院昇元元年升爲泰州領縣五

海陵舊屬揚州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屬泰州 興化吳置屬揚州南唐屬泰州 鹽城舊縣吳屬楚州南唐

州屬泰

泰興南唐析置屬泰州　如皐舊析江陵縣置如皐鎮南唐升爲縣

濠州吳置定遠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三

鍾離舊縣　招義舊縣　定遠舊縣

潤州吳置鎮海軍南唐因之領縣四

丹徒舊縣　丹陽舊縣　金壇舊縣　延陵舊縣

常州領縣五

晉陵舊縣　武進舊縣　義興舊縣　無錫舊縣　江陰舊縣吳以其地置江陰軍

宣州吳置寧國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七

宣城舊縣　涇舊縣　南陵舊縣　太平舊縣　寧國舊縣　旌德舊縣　綏安

歙州領縣六

歙舊　休寧舊　黟舊　績溪舊　婺源舊　祁門舊

池州南唐升池州爲康化軍節度領縣三

貴池舊秋浦縣吳改曰貴池 建德舊至德縣吳改曰建德 石埭舊縣

鄂州舊置武昌軍後唐遙改爲武清軍南唐亦稱武清軍領縣十一

江夏舊縣 永興舊縣 武昌舊縣 蒲圻舊縣 唐年舊唐年縣吳改曰崇陽梁改曰臨夏南唐復爲唐年 漢陽舊縣 汊川舊縣 嘉魚吳改鮎漬鎮爲場昇元元年升爲鮎漬縣保大元年復爲嘉魚 通山舊永興縣之新豐鄉南唐置通山縣 大冶唐置永興地爲大冶青山場南唐升爲大冶縣 永安舊江夏縣之永安鎮吳改爲永安場保大十三年割江夏南境地升爲縣

饒州吳置永平軍南唐因之領縣五

鄱陽舊縣 餘干舊縣 樂平舊縣 浮梁舊縣 德興舊樂平縣德興場昇元四年升爲縣

信州領縣五

上饒舊縣 弋陽舊縣 貴溪舊縣 玉山舊縣 鉛山舊撫建二州地昇元四年置爲縣

江州吳升江州爲奉化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六

德化舊潯陽縣南唐改曰德化彭澤舊縣德安舊蒲唐場吳升爲德安縣瑞昌舊瑞昌鎮昇元三年升爲縣湖口舊湖口鎮保大中升爲縣東流舊彭澤縣東流場保大十一年升爲縣

撫州吳置昭武軍南唐因之領縣四

臨川舊縣南城舊縣南唐置建武軍崇仁舊縣南豐舊縣

袁州領縣三

宜春舊縣萍鄉舊縣新喻舊縣

吉州領縣七

廬陵舊縣太和舊縣安福舊縣新淦舊縣永新舊縣龍泉舊遂興縣地吳置龍泉場南唐升爲縣吉水舊廬陵縣地保大八年割置縣

虔州南唐置百勝軍後改

贛縣舊虔化縣舊南康縣舊雩都縣舊信豐縣舊大庾縣舊安遠縣舊瑞金舊雩都縣地天祐元年置瑞金監保大十一年升爲縣龍南舊信豐縣地吳置龍南場保大十一年升爲縣石城舊虔化之石城場保大十一年升爲縣上猶舊南康縣地天祐中吳置上猶場保大十一年升爲縣

筠州本靖州武德七年改爲米州又改筠州八年州廢入洪州保大十一年復置筠州於高安縣領縣四

高安舊屬洪州保大十一年改屬筠州上高舊高安縣地置上高鎮保大十一年升爲縣萬載舊屬靖州後省入高安保大十一年復置屬筠州清江舊高安縣蕭灘鎮昇元二年升爲清江縣不隸州保大十一年改屬筠州

建州本建州後爲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升爲永安軍後改爲忠義軍領縣七

建安縣舊邵武縣舊浦城縣舊建陽縣舊松源本吳越處州西鄉爲閩所有置松源鎮南唐升爲縣歸化閩爲歸化鎮保大三年廢鎮爲場中興元年升爲縣建寧舊黃連鎮乾寧中邑人表爲義寧軍保大元年罷爲永安鎮又改永安場後析置建寧縣

泉州本泉州後爲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升爲清源軍領縣九

晉江舊縣　南安舊縣　莆田舊縣　仙遊舊縣　同安舊爲大同場閩升爲縣　清溪本小溪場保大十三年置清溪縣　永春舊桃林場閩置桃源縣後改永春縣　歸德舊歸德場長興三年閩立歸德縣保大七年屬清源軍制九溪之常平進城二縣益之　長泰舊武安場保大三年升爲長泰縣

汀州本汀州後爲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領縣二

長汀舊縣南境有上杭場保大十三年徙上杭場於執梓堡　寧化舊縣

南州本漳州爲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四年以董思安知州事因其父名章命改南州領縣三

漳浦舊縣　龍溪舊縣　龍巖舊縣

鐔州舊爲將樂縣屬建州閩升爲鐔州保大三年取之尋爲縣

劒州舊劒州閩置鐔州保大三年拔劒州爲制置鎮明年仍改劒州析建州之延平富沙二縣爲屬六年復以福州之尤溪汀州之沙縣來屬升永

延平閩屬建州保大十四年割屬劍浦閩爲龍津縣保大四年改富沙閩屬道州保大四年割屬尤溪舊縣屬福州保大三年得尤溪以爲制置鎮尋割屬劍州沙舊縣屬汀州保大四年割屬順昌舊永昌場保大六年置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十六

海昌陳鱣譔

選舉志

舊史引唐典凡選授之制天官卿掌之所以正權衡而進賢能也凡舉貢之政春官卿掌之所以覈文行而第儁秀也按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試判登科謂之八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滿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至於貢舉取士之科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目有秀

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其天子自詔者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俊偉之人時出其閒不爲無得也及其季世大抵奉而行之卽有改革亦不出其範圍惟典籍散亡不能詳備姑就所知者采擇之以見論官取士之故實耳

同光二年冬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選一年赦舉選二門國朝之重事但要精確難議權停宜準常例處分

同光四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愼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剝生靈漸不存濟比者郡

崇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閒人獻疑點檢選敕由生異議或告赤欠少一事闕違保內一人不來五保即須並廢文書一紙有誤數任皆不勘詳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皆以渝濫爲名盡被焚毀棄逐或躓斃於旅店或號哭於道路以至二年以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年闕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伏請特降敕文宣布遐邇明往年制置不自於宸衷此日焦勞特須茲睿澤望以中書條件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點檢務在酌中以爲定制時議者以銓注之弊非止一朝縉紳之家自無甄別或有伯叔告赤鬻於同姓之家隨賂更改以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姪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釐革豆盧革韋

說勉俛贊成或有親舊訊其事端者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
及崇韜誅韋說教其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敕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取解
仍命隨處量事津送赴闕
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詔曰本朝一統之時除嶺南黔中去京
地遠三年一 降選補使號為南選外其餘諸道及京百司諸色
選人每年動及數千分為三選尚為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
數百何必以一司公事作三處官方況有格條各依資敘兼又
明行敕命務絕阿私宜新公共之規俾協官常之要其諸道選
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子細磨勘無違礙後卽據格同商
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輒前於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易可

整齊公事亦無遲滯

天成五年春二月九日敕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疏於帖經登第後恥於赴選宜絕躁求之路別開奬勸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省陳狀於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文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準添選

長興元年春三月敕凡是選人皆有資攷每至赴調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墜將明本末須示規程其判成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赤連粘宜令南曹逐縫使印都於後面粘紙其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仍具年月判成授某官蓋懼其或分假於人故也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內銓諸色選

入先條流試判兩節並委本官優劣第等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其次者宜依資更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拔毫之作亦不掩歷任之勞其或於理道全疏者以入戶少處州縣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敕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諸色選人或有不通家狀不實鄉里名號將來赴選者並令改正本貫屬鄉縣兼無出身一奏一除官等並不加選限從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二月敕長定格應經學出身入一任三考許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亦入中下州錄事參軍兩任四考許入中下縣令中州錄事參軍兩任六考許入上縣令及緊州錄事參軍凡爲進取皆有因依

或少年便受好官或暮齒不離卑任況孤貧進士或年四十加
得經學及第八年合選方受一官在任多不成三考第二選漸
向蹉跎有一生終不至令錄者若無改革何以發揚自此經學
出身請一任兩考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者詔曰參選
之徒艱辛不一發身遲滯到老卑低宜優未達之人顯示維新
之澤其經學出身一任兩考元敕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起
今後更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一任三考者於入戶多
處州縣注擬如於近敕條內資敘無相當者即準格循資考入
官其兩任四考者準二任五考例入官餘準格條例處分
昇元六年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
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振民受其弊蓋有年矣或

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
民之故者巇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附偃爲嫌
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
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
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
中興與漢頗同而以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
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自今宜舉用儒
者以補不逮後主三年春三月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
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
五人雅等不就後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涖其事五人皆
晃黜

後主十一年春二月內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
等三人淸耀殿學士張泊言佖多遺才後主命泊攷覆遺不中
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其後又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
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

太倉錢清諂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續唐書卷十七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十八

海昌陳鱣撰

職官志

古者建官之法取象於天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其來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少昊配九扈之名命重黎而天地以通詔融冥而水火既濟則又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仲虺為左伊尹為右凡茲原委具見典墳及周之肇興設官分職元公制禮具有成書自秦變周官漢承嬴舊沿及魏晉六朝或隨時適用或因事改更固時勢使然也惟唐朝之分職沿隋制者居多具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

寺曰監曰衛曰府其位號之殊有品有爵有勳有階迨乎六典之
既作遂爲一代成書職有常守位有常員所以任羣材理百事
攷覈固信而有徵門類亦精而且密故舊新兩書備志百官釐
然各當後唐承統大率相因舊史作志僅載釐革升降之制不
列等級品秩之名若夫南唐亦仍舊典今取故籍所可攷見者
輒采錄之而略敘官名於後以備省覽其所失紀姑爲闕疑而
文武階勳加開府特進之類舊志俱可例觀不復贅述焉

天成四年秋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恩命準往例諸道節度
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列銜于敕牒後側書使字今兩
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
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於相位今守太師

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署敕尾今後每署將相敕牒宜落
下錢繆馬殷官位仍永爲常式
長興元年秋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竝設左右貂素來相類
左右揆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
品與左丞竝爲正四品
右都省
長興四年秋九月敕馮贇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於公台但緣
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
下二品避其父諱也
右兩省
清泰二年冬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馮道爲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恆置於宰臣爲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拜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敘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劉昫又以罷相爲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

右三公

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理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illegible]

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爲舊例若以別官隨授合
云傳語勞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議拒命則恐
有奏聞遵稟則全隳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
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所
整齊藩侯尚展於公參邸吏豈宜於抗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
但以喪亂孔多紀綱隳紊霜威埽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維新
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竝須舉
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於御史府諸
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
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
本朝微弱諸藩强據人主大臣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

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爲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再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於閤門求見騰口諠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祗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

右御史臺

同光元年夏四月置護鑾書制學士以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之時莊宗初建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也　其年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論思匡佐功臣亦非常例也

昔唐朝擇中官一人爲樞密使以出納帝命樞密使與兩軍中

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又置崇政院直學士
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爲之其後又改爲直崇政院同光元年
冬十月崇政院依舊爲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爲兼樞密使亦
置直院一人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
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繁費議者非之
又內句之名人以爲不祥之言二年正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
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也天成元年四月
詔廢租庸院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至
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
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唐朝以來戶部度支

掌泉貨鹽鐵特置使名戶部度支則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
其事天寶中楊愼矜王鉷楊國忠相繼以聚貨之術媚上受寵
然皆守戶部度支本官別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晏第五
琦亦如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
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兵罷則停梁時乃置租庸使專
天下泉貨莊宗中興秉政者不嫺典故踵梁時故事復置租庸
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斂怨於下斵喪王室者實租庸之
弊故也洎明宗嗣位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削除使名但命
重臣一人判其事曰判三司至是延朗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
於樞密使請置三司名宣下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

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竟以三司使爲名焉

右三司使

天成元年夏五月敕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時明宗登位每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始立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道等爲之

天成二年春正月敕端明殿學士宜命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仍只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遣入諷任圜移職在官上至今爲例

天成三年秋八月敕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

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恆論職次則後先未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爲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敕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崇府累陟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協長興三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皆宣賜麻制批荅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試詩賦祇試麻制荅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

天成三年夏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
王爵之極上柱國勳之極近代以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
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
非無次第階勳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階勳
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有
是命竟不革前例

右勳格

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
遜所上封事內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鎮節度使刺史應係公事
官逐年書攷較其優劣遂檢尋唐書六典會要攷課令書攷第
從之時議者曰考績之法肇自唐堯三代舊制西漢以刺史六

條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庶績法九精察吏有檢繩漢末亂離舊章弛廢魏武於軍中權制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頓爽前規隋唐以來始著於令漢代郡守入爲三公魏晉之後政在中書左右僕射知政事午前視禁中午後視省中三臺百職無不統攝以是論之宰輔憑何較攷自天寶末權置使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憑何督責程遂所上亦未詳本原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內外諸官亦無攷較之事

右較攷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並請權停惟太常寺事關

及東宮屬官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急司並請未議除授
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署一員左右散騎常侍諫
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置一半三院侍御
史中丞調理申奏即日停罷朝官仍各錄名氏具罷任月日留
在中書省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並據資品銜與除官從之

右增減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詔曰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內宜兼押蕃落
使

天成二年秋七月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鎮其在鎮者遂云副
大使知節度事但年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惟
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爲左右院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右改制

同光二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糾轄之任時爲外臺宰字之官古稱列爵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多是各列官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以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以下者許奏管內官二人仍須有課績尤異方得上聞若止於檢慎無瑕科徵及限是守常道只得書攷旌嘉不得特有薦奏其防禦使每年只許奏一人若無尤異不得奏薦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其年八月中書奏僞庭之時諸藩參佐有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

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冀招延之禮皆合於前規簡辟之間無閡於濫舉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一月詔曰闕員有限入數常多須以高低定其等級今後兩使判官罷任後宜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二年外推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或職資其有殊常勤績者別議優升若有文學智術超邁羣倫或爲衆所稱或良知迴舉察驗的實者不拘年月之限

清泰二年秋八月中書門下上言前大御監五品升朝官西班將軍皆在任許滿二十五月如衙替已經二十月卽別任用少

卿監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五品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
今後並祇三任逐任須月限滿無殿責者便入此官西班將軍
罷任一年許求官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將軍今祇無殿責或
曾任金吾衛使藩鎮刺史特敕並不拘此例諸道除兩使判官
外書記已下任自辟請應朝官除外任罷任後一年方許陳乞
諸道賓席未曾升朝嘗若官兼三院御史即除中下縣令兼大
夫中丞祕書少監郎中員外郎與清資初任升朝官檢校官至
尚書常侍祕書監庶子升朝便與少卿監諸州防禦團練判推
官並請本州奏辟中書不更除授應出選門官帶三院御史供
奉裏行及省銜罷任後周年許陳乞諸州別駕不除令錄仍守

迭名從之
清泰三年夏五月乙未詔曰近以內外臣寮出入迭處稍均勞逸免滯轉遷應兩司判官畿赤令取郎中員外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宮寮選擇擢任一則俾藩方侯伯別擢賓嘉階次則致朝列入臣備諳時政今後或有滿闕便宜依此施行

右釐革

長興二年春正月詔曰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則萬目畢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程式者心逸曰休率胸臆者心勞曰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羣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致隳紊

宜準舊制令百司各於其閒錄出本局公事巨細一一鈔寫不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仍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廨署者文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事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闕每在執行使庶寮則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彝倫攸敘至道不繁何必期年然後報政宜令御史臺徧加告諭催促限兩月內鈔錄俟粉壁書寫須畢其閒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參酌奏覆施行其年八月敕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吏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言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

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右雜錄

太師太傅太保舊制謂之三師

太尉司徒司空舊制謂之三公自唐季三師三公多以畀藩鎮及贈官

大司徒

左丞相同光初謂之行臺左丞相右丞相

平章事　同平章事長興四年赦馮贇緣平章事字犯其家諱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

樞密院使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同光初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相等南唐則制改樞密院爲光政院

副使

宣徽院使後唐時謂之宣徽南院使副使

尚書省南唐則制改司會府尚書令參判尚書都省　知尚書省事　判尚書二省　判三司

左僕射　右僕射

左丞　右丞（梁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避諱也同光元年復舊）左司郎中　員外郎

右司郎中　員外郎

吏部尚書（判吏部銓）侍郎（兩省侍郎）郎中（吏部司勳）（司封考功）員外郎（同上）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戶部金部）（度支倉部）員外郎（同上）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禮部膳部）（祠部主客）員外郎（同上）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兵部駕部）（職方庫部）員外郎（同上）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刑部比部）（都官司門）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工部虞部）（屯田水部）員外郎（同上）

門下省（南唐貶制改左內史府）侍中　侍郎　散騎常侍　左諫議大夫

也同光元年復舊

翰林院學士後改文館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校書郎　博士

待詔　內供奉　司執　畫苑學士南唐置文理院待詔　宏

文館校書郎

護鑾書制學士梁改思政殿爲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爲之同光元年又置護鑾書制學士一員以趙鳳爲之

集賢殿學士　直學士　侍讀學士　侍講　校書正字　史

館修譔　校理

端明殿學士天成元年孔循獻議始置命馮道趙鳳俱以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

勤政殿學士

光政殿學士承旨

清輝殿學士　直學士

澄心堂承旨　殿前承旨

閤門承旨　中門使　武功殿使

中書省（南唐販制改內右史府）　中書令（判中書省）　侍郎（後改內史侍郎）　知制誥

右散騎常侍　右諫議大夫　右補闕　右拾遺

中書舍人（後改內史舍人）　起居舍人　通事舍人

秘書省　監　少監　丞　秘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局郎　著作佐郎

司天臺　監　少監

殿中省　監　少監

□侍省　監

御史臺改司憲府御史大夫　中丞　侍御史事　殿中侍御

史　監察御史

太常寺卿　少卿　丞　博士　奉禮郎

光祿寺卿　少卿

衛殿寺卿　少卿　丞

宗正寺卿　宗正郎　園陵使同光三年六月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　陵

臺令　丞應順元年三月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太僕寺卿　少卿　左飛龍院使　右飛龍院使梁改小馬坊使爲天驥使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爲左右院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大理寺南唐貶制改詳刑院卿　少卿　司直　評事

客省使南唐貶制改延賓院引進使

司農寺卿判司農事　少卿

國子監　司業　助教　博士

太府卿

少府監　少監

太醫令

園苑使　瓊林使　光慶使　昭慶宮使　德昌宮使　莊宅使

左右衛使

丹楊宮使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太弟太保少保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左右諭德
太子左右庶子
司議郎
太子洗馬　東宮使
崇文館直學士
太子中允
天下兵馬大元帥　副元帥　元帥府左右司馬
諸道兵馬元帥　諸道副元帥
左右衛上將軍　大將軍　將軍
左右監門衛上將軍　大將軍　將軍
左右千牛衛上將軍　大將軍　將軍　千牛身

左右金吾衛大將軍

左右神武衛大將軍　統軍

左右羽林軍大將軍

左右神衛使

左右衛聖統軍

侍衛都軍使　侍衛諸軍都虞侯　侍衛軍虞侯

龍武軍都虞侯

天威軍統軍　天威軍都虞侯

神衛軍都虞侯

諸衛巡官

冠軍大將軍

大都督

諸軍都監

行營都部署

行營招討使

營屯都虞候

諸軍虞候

行營糧料使　行營應接使

監軍使

先鋒橋道使

戰棹指揮使　戰棹都虞候

突陣指揮使
屯營使
巡檢使
統軍使
沿淮都巡檢
沿江都部署
凌波都虞侯
都押牙軍使
都城烽火使
節度使　副大使　知節度使　留後　押蕃落使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使使官銜

行軍司馬　副使　判官　支使　掌書記　推官　軍事推

官　巡檢　衙推　館驛巡官

制置使

觀察使　副使　判官

團練使　副使

安撫使

巡撫使

諸路屯田使　糧料判官　營田判官

租庸使（南唐不置）

鹽鐵院使　判官　鹽鐵轉運使（南唐曰回運務使）　鑄錢使

防禦使

指揮使

留守院留守 副留守

京尹 少尹

尹 少尹

刺史 司馬 別駕通守 錄事 參軍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司田 司兵 司法 司士

掾文學 從事

令 丞 主簿 尉

右街僧錄

太倉錢濤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十九

海昌陳鱣譔

經籍志

自班書志藝文而後各史皆不志藝文唐于志寗等同修五代史志於是有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攷晉祕書監荀勖中經薄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家術數家三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其例較劉歆之七略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爲近理然以諸子家爲先史記而詩賦等下列汲冢書次序未爲盡善故經籍志依用之而復變通之五代史志三十卷本屬別行故經籍志中云梁有若干卷後又編第八隋書而世人

但稱爲隋志百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仍其例惟是舊新二志皆兼列唐以前之書其篇目雖覺美富可觀而實按之則係一代收藏之書而非一代著作之書殊乖斷代爲史之義至於舊五代史不志經籍一門新修五代史記幷不作志雖爾時歷年甚少又當兵戈擾攘之際作者寥寥然如明宗之好文及南唐主之風雅其臣下亦有工於著述斐然可觀者倘竟使文獻無徵寧非缺典因網羅散失補志經籍

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九經雕印賣之

長興三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敕
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依所業本經句度鈔
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賃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敕本
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
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
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
五百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俱與改轉官資又敕近以
編注石經雕刻印版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
勘讀幷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
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
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事極多尚恐

偶有差誤馬鎬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經研
兼宜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
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
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爲印版流布
天下後進賴之
保大二年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
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蜀帥尚書右丞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
周易十卷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字
其六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
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孫逢吉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
亥五月二十日書尚書十二卷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

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幷序共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冊官陳德超鐫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判唐時所刊也毛詩二十卷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經文淵民察三字缺畫察爲孟知祥祖諱周禮十二卷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共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一十三萬六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一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萬

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敕注曲禮爲第二蓋唐明皇刪定之本也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一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一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名穀梁傳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共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不題所書人姓名論語十卷

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孝經一卷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共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廣政七年書爾雅三卷不題經注字數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武令昇鐫廣政七年書以上諸經皆蜀相毋昭裔捐俸依太和舊本琢石於學宮葢論語孝經爾雅先成故題廣政七年而周易等在後故題廣政十四年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固已可嘉又能按雍都舊本命能書者寫之而刻諸石尤偉

續也惟公羊穀梁二傳乃後代補完耳

保大六年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版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版今欲集賢官校勘四經文字鏤版從之是時禮部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夏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紕繆漸失根原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明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於無窮謹具陳進

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時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類甚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敎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廚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時樊倫爲國子司業田敏判國子監獻印版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論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保大十八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是時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為多而江左頗為精真亦多修述

後主二年宋乾德元年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後二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又明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

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名以聞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

甲部經錄

石經周易王弼注十卷　周易略例邢璹注一卷蜀守國子助教楊鈞守國子毛詩孫逢吉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河南史徵譔

周易甘棠正義三十卷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譔

易軌一卷蜀蒲乾貫譔

易題口卷蜀右拾遺蒲臺張道古譔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吳僧陸希覺譔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周河中許堅譔

易龍圖一卷周處士眞原陳摶譔

易論三十二卷周處士河中許堅譔

右易類

石經尚書孔傳十三卷蜀祕書郎周德貞書

尚書廣疏十八卷蜀馮繼元譔

右書類

石經毛詩傳鄭箋二十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

毛詩疑義一卷無名氏譔

右詩類

石經周禮鄭注十二卷蜀秘書省校書郎孫逢吉書

石經儀禮鄭注十七卷蜀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

石經禮記鄭注二十卷蜀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

三禮圖二十卷周國子司業聶崇義纂集

禮經釋無卷數南唐教授黃載譔

右禮類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杜預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石經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江西從事陳岳譔

石經春秋穀梁傳范甯注十二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指掌十五卷試左武衛兵曹李瑾譔

春秋指掌圖二卷 口融譔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蜀馮繼元譔

春秋傳帖經新義十卷 蜀進士蹇遵品譔

春秋纂例無卷數南唐姜虔嗣譔

春秋音義賦十卷 春秋字原賦二卷 晉少府監長安尹玉羽譔

右春秋類

石經論語何晏集解十卷 蜀簡州平泉令兼殿中侍御史張德釗書

論語井田義圖 無卷數無名氏譔

右論語類

石經孝經唐元宗注一卷 蜀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

石刻三經書孝經一卷 蜀校書郎華[illegible]

別序孝經一卷　越王孝經新義八卷　皇靈孝經一卷　孝

經雌圖三卷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進

右孝經類

石經爾雅郭璞注三卷蜀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

爾雅音略三卷蜀太子太師龍門毋昭裔撰

蜀爾雅三卷蜀無名氏撰

右爾雅類

詳定經典釋文三十卷周國子祭酒尹拙等校勘

右羣經類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周翰林學士竇儼撰

樂苑五卷無名氏撰

補新徵音譜無卷數 大唐正聲琴籍十卷南漢吏部郎中連州陳用拙譔

琴譜二卷梁王邈譔

琴調一卷 阮咸譜一卷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南唐蔡翼譔

周優人曲辭二卷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等纂錄

右樂類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秘書省校書郎徐鍇傳釋校書郎朱翱反切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南唐秘書省校書郎徐鍇譔

英公字原一卷南唐僧夢英譔

林氏小說二十卷蜀太尉林罕譔

汗簡三卷目錄敘略一卷 佩觿三卷周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譔

斥顏師古正俗七篇吳越僧贊寧譔

右小學類

乙部史錄

漢書校記無卷數南唐中書舍人常州張佖譔

後漢書辨駁無卷數楚水部員外郎連州石文德譔

唐書二百卷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等譔

右正史類

歷代年譜二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譔

續通厤十卷荊南節度副使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富春孫光憲譔

續帝王鏡略一卷蜀馮鑑譔

兩漢至唐年紀一卷宗正少卿李匡文譔

唐統紀一百卷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濬譔

唐年通錄六十五卷晉史館修撰鉅鹿賈緯撰

右編年類

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實錄無卷數長興三年準史館奏修

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錄史官張昭遠等修

莊宗實錄三十卷監修趙鳳史官張昭遠等譔

明宗實錄三十卷監修姚顗史官張昭遠等譔

末帝實錄十七卷史官張昭遠等譔

烈祖實錄二十卷　元宗實錄二十卷南唐校書郎兼太常修撰幽州高遠譔

右實錄類

梁太祖實錄三十卷梁吏部侍郎李琪等譔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敬翔譔

蜀高祖實錄三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蜀後主實錄八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王氏開國記十卷蜀史官修撰辛寅遜撰

前蜀書四十卷蜀監修國史李昊等撰

前蜀記事二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後蜀記事十卷蜀直史館太常博士董湻撰

廣政雜錄無卷數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撰

成都理亂記八卷前應靈令句延慶撰

閩中實錄十卷周揚州永貞令蔣文懌撰

閩王列傳一卷閩秘書監晉江陳致雍撰

閩王事跡一卷閩無名氏撰

三楚新錄三卷桂州修仁令周羽沖撰

湖南故事十卷無名氏撰

五國故事二卷吳越無名氏撰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　出帝實錄二十卷晉監修賈正固等撰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漢監修蘇逢吉等撰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漢史官張昭等撰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周史官張昭等撰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周監修官王溥等撰

右僞史類

唐功臣列傳三十卷平章事兼修國史李愚等修

金鑾密記五卷翰林學士韓偓撰

唐春秋三十卷 南唐著作郎郭昭慶撰

大唐補記三卷 南唐程匡柔撰

大唐新纂十三卷 楚水部員外郎石文德撰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僖昭莊三朝聞見錄八卷 無名氏撰

莊宗台禍記一卷 中書舍人黃彬撰

中朝故事二卷 南唐給事中尉遲偓撰

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 南唐滁州刺史王鉉撰

南唐近事三卷 江表志三卷 南唐校書郎鄭文寶撰

江南錄十卷 南唐翰林學士徐鉉等撰

江南餘載二卷 南唐無名氏撰

釣磯立談一卷 南唐校書郎史虛白撰

吳錄二十卷 南唐史館修撰高遠等撰

吳錄二十卷 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濬撰

淝上英雄小錄二卷 吳信都口鎬撰

江淮異人錄二卷 南唐內史吳淑撰

金華子雜編三卷 南唐大理司直劉崇遠撰

廣陵妖亂志三卷　乾寧會稽錄一卷 晉陽鄭廷誨撰

汴水滔天錄一卷 左拾遺王振撰

耳目記二卷 劉氏撰

燉煌新錄一卷 沙州傳舍無名氏撰

渚宮故事十卷 周太子校書郎余知古撰

蜀桂堂編事二十卷 要錄十卷蜀楊九齡撰

經緯略一百卷蜀監修國史李昊撰

前蜀十在一卷蜀員外郎林罕著

北史治亂記蜀內侍監嚴遵美撰

吳越備史九卷吳越掌書記范坰巡官林禹撰

忠懿王勳業志　錢氏戊申英政錄無卷數吳越安撫使錢儼撰

晉太康平吳記一卷周吏部尚書張昭撰

晉朝陷蕃記四卷晉翰林范質撰

賈氏談錄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泊述

賈氏備史六卷漢諫議大夫賈譚撰

右雜史類

制敕新編三十卷 御史中丞盧損等編

國典 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雜說一百篇 南唐後主撰

咸通後麻制一卷 蜀翰林學士毛文晏撰

書儀二卷 太常卿劉岳等刪定

長興制集四卷 無名氏撰

顯德制詔一卷 無名氏撰

中華古今注三卷 太常卿馬縞撰

典儀三卷 梁中書侍郎張策撰

梁宣底八卷 無名氏撰

書目一卷 蜀主王衍撰

坤儀令一卷蜀主王衍撰

青宮載筆二十卷　金行啟運錄二十卷蜀翰林學士庾傳昌撰

史館故事錄三卷周史官撰

玉堂閒話無卷數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江南登科記一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五禮儀鑑無卷數　曲臺奏議二十卷周祕書監陳致雍撰

均田圖一卷晉崔頌撰

右政事類

大中統類十二卷後唐以前行用無名氏撰

唐朝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定州王都進

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刑部尚書盧億纂集

刪定格令五十卷吳王楊行密詔修刪定

昇元條三十卷南唐烈祖詔法官及尚書刪定

梁新定格式律令一百三卷梁太常卿李燕重刊定

刑律總要十二卷梁大理卿李保殷撰

疑獄三卷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凝撰

重定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周侍御史盧億等同議定

大周刑統二十一卷周御史知雜事張湜等編集

大周續編二卷周侍御史盧億等撰

右法令類

秦中歲時記一卷　輦下歲時記一卷膳部郎中李綽撰

歲華紀麗四卷韓諤撰

歲時廣記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右時令類

地里指掌圖一卷蜀祝安禮撰

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嶺表錄異三卷廣州司馬劉恂撰

蜀程記一卷　峽程記一記蜀平章事韋莊撰

洞天福地記一卷　青城山記一卷　武夷山記一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南行記三卷周王仁裕撰

浙海潮論兼明錄二篇吳越僧贊甯撰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南唐如京使章僚撰

右地里類

丙部子錄

法語二十卷南唐進士劉謗撰

質論十餘篇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格言五卷　後述三卷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撰

孝悌錄二十卷　唐孝悌錄十五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右儒家類

道德經疏節解四卷蜀諫議大夫知制誥喬諷撰

陰符經注一卷　廣成義八十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三卷　明鏡圖訣一卷後蜀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彭曉撰

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

三要三篇 南漢尚書左僕射黃損撰

右道家類

致禮書十卷 唐宰相朱朴撰

雜說二卷 南唐後主撰

治書五十篇 南唐著作郎郭昭慶撰

長短經十卷 蜀梓州趙蕤撰

兼明書五卷 太學博士邱光廷撰

東壁出言三卷 蜀翰林學士毛文晏撰

讀古闕文一卷 南唐宰相孫晟撰

癖書十卷 南唐處士陳陶撰

兩同書二卷　靈壁子十卷　淮海寓言七卷　讒書五卷 吳越

掌書記羅隱撰

章子三卷 吳越蘇州刺史章魯封撰

駮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篇 難王充論衡三篇 證蔡邕獨斷四篇 吳越僧贊寧撰

質疑論 無卷數 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漆經口卷 楚幕府朱遵度撰

百悔經 無卷數 閩鳳閣散人劉乙撰

自然經五卷 晉少府監尹玉羽撰

右雜家類

三水小牘三卷 魯山令皇甫枚撰

雲仙散錄一卷 金城馮贄撰

耳目記一卷劉氏撰

秘閣閒談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稽神錄六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開顏集三卷校書郎周文規撰

唐摭言十五卷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撰

廣摭言十五卷南唐鄉貢進士何晦撰

紀聞談三卷蜀潘遠撰

野人閒話口卷後蜀景煥撰

續野人閒話口卷無名氏撰

鑑戒錄十卷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撰

錄異記八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虬鬚客傳一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譔

金坡遺事　逄辰錄　奉藩書均無卷數吳越世子錢惟演譔

青雲總錄　青雲新錄　南部新書　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吳越錢易譔

皮氏見聞錄五卷　妖怪錄五卷吳越丞相皮光業譔

葆光錄三卷吳越陳纂譔

資談六十卷吳越蘇州推官范質譔

金谿閒談十二卷閩殿中侍御史劉山甫譔

北夢瑣言二十卷荆南黃州刺史孫光憲譔

晉陽見聞錄無卷數北漢中書舍人王保衡譔

王氏見聞錄口卷　入洛記一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譔

右小說家類

花經一卷吳張翊撰

茶譜一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竹譜三卷吳越世子錢昱撰

筍譜十卷吳越僧贊寧撰

水族加恩簿一卷吳越功德判官毛勝撰

蠶書無卷數荊南黃州刺史孫光憲撰

右農家類

青羅立成厤四卷唐司天監朱奉奏上

齊政厤無卷數南唐厤官撰

中正厤無卷數南唐厤官陳承勳撰

武成永昌麻二卷

正象麻經一卷蜀司天監胡秀林撰

極衍一卷後蜀司天監周傑撰

調元麻二十一卷晉司天監趙仁錡等撰

顯德欽天麻十五卷晉端明殿學士王朴撰

右陰陽家類

筆訣三卷後蜀綿竹隱士姜道撰

古君臣象三卷後蜀翰林祗候張玫撰

會禽圖一卷後蜀黃居實撰

射書十五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鍇撰

射法一卷南漢尚書左僕射黃損撰

金谷園九局譜一卷南漢翰林學士徐[illegible]撰

右藝術類

事類賦三十卷南唐內史吳淑撰

古今韻會五百卷後蜀起居舍人陳諤撰

四庫韻對四十卷後蜀起居舍人陳諤撰

備忘小鈔十卷後蜀文谷撰

續事始五卷蜀馮鑑撰

鴻漸學記一千卷　羣書麗藻一千卷楚幕府朱遵度譔

尚食掌食典一百卷後蜀無名氏撰

諸史提要十五卷吳越錢端禮撰

蒙求二卷晉翰林學士李瀚撰

淸異錄四卷晉翰林承旨陶穀撰

右類書類

食性本草三卷 南唐陳士良撰

蜀本草圖經二十卷 後蜀翰林學士韓保昇撰

本草括要詩三卷 後蜀張文懿撰

寶藏暢微論三卷 南漢軒轅述撰

右醫家類

六壬翠羽歌一卷 長興中僧令岑撰

六壬軍鑒式三卷　太乙時紀陰陽二遁立成厤二卷 南漢胡萬頃撰

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 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希夷先生龜鑑一卷 周處士陳摶撰

右術數類

胎息祕訣一卷唐僧遵化撰

論氣正訣一卷南唐國子祭酒何溥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墉城集仙錄十卷　崇道記一卷　混元圖十卷　傳受年載記一卷　元門樞要十卷　道門樞要一卷　秉明書十二卷　仙傳拾遺四十卷　規書一卷　道敎靈驗記二十卷　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　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　東瀛子一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還丹歌一卷蜀朱通儼撰

太平經十三篇吳道士閭邱方遠詮

宗鏡錄一百卷　抱一子一卷　心賦一卷　感通賦一卷吳越僧延壽撰

三教事跡無卷數吳越僧贊寧與道士韓德純仝撰

高僧傳三十卷　鷲嶺聖賢錄一百卷　僧史略三卷吳越僧贊寧撰

舍利塔記一卷南唐戶部侍郎高越撰

佛國記無卷數周禮部尚書馬裔孫纂

右仙釋類

丁部集錄

李後主集十卷南唐後主撰

樂府集千餘首無卷數秦王從榮撰

詩集四卷唐宰相朱朴撰

文集三卷太學博士邱光廷撰

金門集十卷太子少傅李琪撰

白沙集十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愚撰
鼎國詩三卷後唐李雄撰
政餘集五卷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撰
盧士衡集一卷同光中進士盧士衡撰
閣中集十卷南唐梁王徐知諤撰
鍾山集二十卷南唐司徒李建勳撰
祀元集三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文集六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擬議集十五卷　定居集二卷南唐中書舍人韓熙載撰
文集五卷南唐右僕射孫晟撰
滎陽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潘佑撰

衡山集七卷南唐連州刺史廖凝撰

文集十五卷　詩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洎撰

徐常侍集十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內二十卷仕江南時作

徐舍人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鍇撰

梅嶺集五卷南唐進士成彥雄撰

四六集一卷南唐田霖撰

虛白文集無卷數南唐處士史虛白撰

陽春集一卷南唐平章事馮延巳撰

金鼇集二卷南唐水部員外郎前楚零陵從事孟賓于撰

覽古詩一卷南唐先存撰

伍喬詩一卷南唐考功員外郎伍喬撰

碧雲集二卷 南唐涪陽令李中撰

陳嵩伯詩十卷 南唐處士陳陶撰

處士集 無卷數南唐梁藻撰

孟一之詩一卷 南唐孟貫撰

鍾山集一卷 南唐王偃撰

詩集一卷 南唐江為撰

唐風集三卷 吳翰林學士杜荀鶴撰

小東里集三卷　廣東里集四十卷 吳知制誥游恭撰

登龍集十卷　從軍稿二十卷　筆耕二十卷　冥搜集二十卷 吳翰林學士殷文圭撰

孫伯魚集三卷 吳宗正郎孫魴撰

沈子文詩一卷吳祕書郎沈彬撰

啟霸集三十卷吳朱濤撰

百一集二十卷吳周延禧撰

聱書十卷　解聱書五卷　陵陽集五卷　大紀賦一卷吳翰林學士沈顏撰

詞制歌詩二十卷　牋表三十卷梁中書侍郎張策撰

表奏十卷梁宰相敬翔撰

歌詩三卷　集三十卷蜀給事中牛嶠撰

西園集十卷　昌城後寓集十五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撰

玉堂集二十卷蜀翰林學士庾傳昌撰

玉堂集無卷數蜀學士劉贊撰

瓊瑤集無卷數蜀李珣撰

浣花集五卷 集二十卷 箋表一卷蜀平章事韋莊撰

羅子善詩十卷蜀給事中羅延讓撰

龍吟集三卷 懷秦賦一卷 南冠集 長樂集十卷蜀司徒同平章事馮涓撰

張濱詩一卷蜀司徒同平章事張濱撰

樞機應用集二十卷後蜀宏文館大學士李昊撰

擬白居易諷諫詩一卷後蜀門下侍郎歐陽迥撰

唐隱居詩一卷蜀處士唐求撰

桂香集一卷南漢尚書僕射黃損撰

詩集八卷南漢吏部郎中陳用拙撰

廖贊禹集一卷 楚天策府學士廖匡圖撰

表狀一卷 楚天策府學士李宏臯撰

徐東野集一百卷 楚天策府學士徐仲雅撰

劉休明集一卷 楚天策府學士劉昭禹撰

錦樓集一卷 三百篇吳越國王錢元瓘撰

政本集十卷 吳越國王錢俶撰

前集五十卷　後集五十卷　貫谿叟自序述傳一卷　貳卿

文稿二十卷 吳越彰武軍節度使錢儼撰

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 吳越知制誥錢易撰

典懿集三十卷 吳越世子錢惟演撰

吳江應用集二十卷 吳越丞相林鼎撰

吳越掌記集三卷　江南甲乙集十卷　江東後集三卷　湘南應用集三卷吳越掌書記羅隱撰

鹿門家鈔詩咏無卷數吳越丞相府判官皮璨撰

內庭集一卷　香奩集一卷閩寓公前翰林學士韓偓撰

中壘集　白巖集十卷閩散騎常侍鄭良士撰

泉山秀句集三十卷閩節度推官黃滔撰

表記奏牘三百篇閩殿中侍御史陳嶠撰

探龍集一卷　釣磯集八卷　賦五卷閩掌書記徐寅撰

荆臺隱士文集一卷荆南前進士梁震撰

荆臺集　橘齋集　玩筆傭集　鞏湖編均無卷數荆南節度使孫光憲撰

武庫集五十卷晉少府監尹玉羽撰

丁年集無卷數晉翰林學士李瀚撰

屠龍集五卷　南金集五卷晉右諫議熊皎撰

賦、、一卷晉宰相桑維翰撰

鄭雲叟詩三卷晉處士鄭遨撰

法喜集無卷數周禮部尚書馬裔孫撰

游藝集五十卷　演論集五十卷　和成績集一百卷周侍中和凝撰

扈仲熙集十卷周翰林學士扈載撰

椉輅集五卷　西江集一百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文集十卷周翰林承旨陶穀撰

艸堂集三十卷周修撰賈緯撰

馮道集十卷周宰相馮道撰

宮詞一卷 蜀花蕊夫人撰

廣成集一百卷 壺中集一百卷 蜀道士杜光庭撰

禪月集二十五卷 巨岳集一千首 蜀僧貫休撰

處默詩一卷 蜀僧處默撰

玉壘集十卷 楚僧可朋撰

碧雲集一卷 楚僧虛中撰

內典集一百五十卷 外學集四十九卷 吳越僧贊寧撰

白蓮集十卷 荊南僧齊己撰

右別集類

諫書八十卷 大唐直臣編

諫奏集七卷 南唐勤政殿學士張易纂

玉堂遺範三十卷太子少傅李琪編
東漢文類三十卷竇儼編
唐諫諍集十卷蜀職方員外郎趙元恭纂
蜀國文英八卷蜀學士劉贊編
賦苑二百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鍇編
續本事詩三卷吳處常子纂
國風總類五十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編
煙花集五卷蜀主王衍集
又元集三卷蜀平章事韋莊編
廖氏家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廖光圖編
才調集十卷蜀監察御史韋縠編

十僧詩選無卷數唐無名氏編

花閒集十卷後蜀衛尉少卿趙崇絢編

右總集類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續唐書卷十九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

海昌陳鱣譔

食貨志

自太史公爲平準書而班史述食貨志於是後之作史者若續漢若晉若隋唐皆志食貨焉食貨之名葢本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置廬井以安之通貨財以富之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書言奏庶鮮食懋遷有無皆因其所利而導之順其所欲而化之不違農時不竭民力此五帝三皇刱垂之教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誠以國家經用自有權衡卽取之於民而上下相安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耳由漢至隋詳於各史唐都長安而關中素稱沃野然土

地甚狹所入賦稅不足以給國用自天寶以來大盜橫行方鎮屢叛兵革不息用度日煩兼以驕君暗主壞亂經常由是聚斂之臣進而財利之說興爲兼幷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弊端百出以至於亡及莊宗平梁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厚斂剝民奉公民産旣竭軍食遂虧加以荒歉頻仍兵戈迭起不數年閒遂致顚覆南唐地小年促又不足言矣舊史殘闕今姑錄其一二焉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小菉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内店肆園囿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二

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敕曰本朝征科惟配有兩稅至於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請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使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更改若合有改移即須具事由聞奏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天成四年夏五月戶部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限期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

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

長興二年夏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逃處不在此限

長興三年冬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荒而不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南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種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

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其年夏四月癸未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又是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

昇元五年冬十一月定民田稅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爲平允自時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

後主元年夏六月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八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爲廪祿諸朱膠牙稅視是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是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擾

同光二年春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鹽醝居先矧彼兩池實有豐

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隳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宜一一條貫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欒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諸州府百姓令散蠶鹽今後每年衹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

長興四年夏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概定奪謹具如後　應食顆鹽州府省司各置榷糶

折博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興販所有折博並每年人戶蠶鹽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糶課利如違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以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驢畜等並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田莊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腳戶經過店主並腳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捕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以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

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　應食末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權糶場院久來內外禁法郎末一概條流應刮鹻煎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極法乖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處死如是收到鹻土鹽水郎委本處煎錬鹽數準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並處極法其有權糶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客竈戶般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梢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

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並依前項刮鹻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並合支賞錢卽準京洛諸鎮條流事例施行　顆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州幷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捉獲並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青白諸色鹽侵界參雜捉獲並準京洛條流施行　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天成三年秋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

今年七月後於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麴酒供家卽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卽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榷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循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以爲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

長興元年春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

長興二年夏五月丁卯詔曰酒醴所重麴蘗是須緣賣價太高

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
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量定稅錢訪聞數年以來雖犯法者稀
而傷民益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戶多纔遇昇平便勤稼穡各
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麴藉糠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遂
成凋弊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
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
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並放其麴官中自委逐州
減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諸人不准私造外鄉村人
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赦下之日人甚悅之其年秋七月三司
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以前麴
法鄉戶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量支還麥

本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夏秋田畝上每畝輸納農器錢一錢五分
同光二年度支奏請牓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其年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鑞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

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

天成元年秋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徧行曉告如原係銅器及碎銅卽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清泰二年冬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

監並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交泰二年秋七月用鍾謨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錢貨右文曰貨左文曰泉與舊錢並行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之一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敝百姓盜鑄極爲輕小

後主三年春三月始鑄錢其錢之大小如開元通寶徐鉉篆其文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嶄弗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累十七萬緡初嗣主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生百姓盜鑄僅止一斤置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

多而輕小環外芭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
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

續唐書卷二十

太倉錢淸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誠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一

海昌陳鱣譔

刑法志

唐之律書因隋之制用齊律十二篇舊名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制刑名五一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二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殺戮而宥之於遠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舍之四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五曰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死刑爲二曰斬曰絞除其梟首轘裂之酷流徒各除其鞭刑唐皆因之及至僞梁簒位妄自更張重刊定律三十卷格十卷式二十卷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共一百三篇目爲新定格式律令皆係黷貨濫刑刪改舊制莊宗滅梁之歲卽敕臣下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俱合唐朝舊制庶刑令式有所遵循爰約述其詔敕云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御史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簒逆刪改字條或重貨財輕入人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僞廷刪改者兼僞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毀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敕庫

有本朝法書具在請敕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令式並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

同光二年春二月刑部尚書盧損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同光二年夏六月已巳赦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並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府見禁囚徒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刑勢官員私自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同光三年夏五月己未敕三京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六月甲寅敕刑以秋冬雖關惻隱罪多連

累翻慮滯淹若或十八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竝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卽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後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令嚴令或謀惡逆或蓄奸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竝不在此限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庚申敕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旁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竝仰釋放兼不許徵治

天成二年春正月戊辰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眞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

夏六月辛卯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

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奏敕宜依八月西京奏奉近敕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準條疏覆奏奉敕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祇爲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準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敕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故令曉諭冬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濫冤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長興元年春二月詔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長興二年春二月辛亥敕朕猥以眇躬薦承洪業念彼疲瘵勞於寐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有鬬爭官吏曲縱胥徒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乃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内狥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卻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剸裁如敢苟縱依違致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伸冤勘問不虚其原推官典竝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夏五月癸丑詔有司及天下州縣於律令格式六典中錄本司公事書於

廳壁令其遵行六月壬午詔天下州府斷獄先於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赦然後處分八月丁卯赦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聞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復有淹滯四月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拷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沒地埋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盆而須資異鑑書著欽哉之旨禮標侀也之文因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暍所謂置病囚院望依仍各委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竝加嚴斷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

長興三年春正月戊申大理正張居琢上言所頒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

應順元年春二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為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赦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清泰元年夏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清泰二年春正月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卽候次月輕繫者卽節前奏覆決遣從之

昇元六年秋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烈祖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卽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

太倉錢凊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一

續唐書卷二十二

海昌陳鱣譔

岐世家第一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祖鐸父端乾符中文通爲博野軍卒黃巢犯闕鄭畋以博野軍遣其擊賊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文通敗之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文通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姓李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扈蹕東歸李昌符擁兵於岐下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

元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昭宗不勝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兩樞密以謝之茂貞嚴兵不解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於是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及韋昭度李谿爲相茂貞聽邪說復沮其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旣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郎閤

珪也時武皇上表請討三鎭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
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
居於石門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
皇爲行營都御史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
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
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
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
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即討
之茂貞懼將赴鎭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
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宮室大掠
坊市自此長安大內盡爲兵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

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封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朱全忠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全忠宰相崔胤召全忠引四鎮之兵屯於岐下重溝複壘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及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相與謀殺茂貞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

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
時茂貞山南諸州盡爲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於
梁茂貞獨據孤城内外援絕正月乃請車駕還京與梁約和斬
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乃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
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茂貞懼梁復討請落
尚書令許之及全忠篡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
敢乃與王建會兵於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彊土危蹙
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置官屬目妻爲皇后鳴鞘常扇視
朝宣令一如王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
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搉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
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幷禁明月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

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其地有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凡二十州其被梁圍興元入於蜀天祐四年已後邠寧鄜坊入於梁秦鳳階成又入於蜀至天祐十九年間所有七州而已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鬪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碗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嘗食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去遠矣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賀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懼不自安乃上表稱臣尋遣其子從曮

來朝莊宗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勅不名又以其宿望耆年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曮嗣

從曮茂貞之長子也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承制拜彰義軍節度使及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曮入覲加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拜鳳翔節度使同光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從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曮至華下聞莊宗之難歸鎮明宗入立詔誅從厚從曮以軍民不擾從厚之力也上表論救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復起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赦曰李從曮等世聯

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惇敘俾煥成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於曮昶照上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曮入覲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末帝起兵於岐盡取從曮家財器仗以助軍需末帝離岐吏民扣馬乞以從曮爲帥許之清泰初即以從曮復爲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保大四年冬卒於鎮年四十有九從曮少敏悟善筆札工書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針珥於皇后時以爲佞但進退閑雅慕士大夫之所爲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以其昆仲閒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於酒者雖吐茵

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入汧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鎭行軍司馬

述曰唐綱不振藩鎭爭雄茂貞不能抵禦大敵竟敢犯亂京師遂致天子蒙塵諸王餓莩厥罪大矣惟其志在滅梁奉唐正朔始終不改及莊宗入洛奉表稱臣鎭於岐下再世相承以諸國類推何遽非荆南之匹舊史列於世襲傳首是矣新修史記十國世家進南平而舍岐豈非不平之事哉今特著爲世家書首

太倉錢清詒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二

海昌陳鱣撰

吳世家第二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父名怤世爲農家初名行愍少孤貧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三百斤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啟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乃自募百餘人皆悍勇無行者殺都州將自權州兵郡將卽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啟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

所卻乃乞師於宣州秦彥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不敢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所少長皆死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略盡十月城陷秦畢居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居民卽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

入城者皆為儒所有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為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於天長紿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十鋌瘞於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朱全忠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至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勃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全忠於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

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十一月全忠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
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
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
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孫儒復入揚州二年乃
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卧病爲部下
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於廣陵盡得孫儒之
衆乃招合離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選五
千人豢養於府第甲冑皆以黑繒飾之命曰黑雲都乾寧二年
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降制授爲淮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傅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全忠平兗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
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任以爲將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

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於全忠全忠遣朱友恭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瞿章據黃州及友恭師至卽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瞿章幷淮軍三千餘人淮人大恐八月全忠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敗之於淸江口殺師古從周收兵走追至淠河又大敗之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二年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南行營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靑州王師範叛來乞師行密遣將王茂章出救之大敗之殺朱友寧友寧全忠之子也全忠大怒自將以擊之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全忠率軍抵霍邱略地

於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杜洪斬於揚州市全忠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頵俱爲行密所并三年十一月庚辰行密以疾卒於廣陵年五十四謚曰忠武子渥立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愼無應命渥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日有威望者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

溫使者乃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羆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以兵圍之茂章奔於錢唐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全忠篡唐國號梁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旣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天祐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

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天祐五年溫顥共遣盜入寢中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渭立及僭號追尊爲烈祖景皇帝陵曰紹陵

渭字濛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隆演先是張顥徐溫之弑渥也謀分地送款於梁及渥死顥欲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戟於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可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在今日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爲便顥不能荅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

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渭以次當立諸將毋負楊氏而善事之閒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渭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渭出溫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溫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詐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渭備位而已天祐六年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可求薦周本本請兵七千戰於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於楚仔倡奔於錢唐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饟給吳軍乃釋不殺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岐王承制加渭兼中書令天祐八年

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而驟至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渭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乃隨蕘出溫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幷族其家天祐九年七月溫率將吏進渭位太師中書令吳王以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天祐十年九月吳越遣其子傳瓘攻常州屯於潘葑徐溫敗之於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於霍邱天祐十一年夏四月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楚將許貞來援渭遣柴再用等大破之復取袁州天祐十二年秋八月以溫爲兩浙都招討使封齊國公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冬濬

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物天祐十二年宿衛將李球馬謙刦淮
登樓發庫兵以誅知訓知訓將出走適朱瑾自外來反顧一麾
外兵爭進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天祐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天
祐十五年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烈祖聞
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戊戌烈祖遷淮南
節度行軍副使以徐知諫代權潤州團練事天祐十六年春二
月溫率將吏請渭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冊寶綬尊渭
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
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先代文武百官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
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烈祖守潤州嚴可求謂之曰二郎君非
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

其言及烈祖秉政其語泄烈祖出可求於楚可求懼詣金陵見
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
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
戰梁兵屢衄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
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追渭僭號二年五月己丑渭
卒渭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本意常怏怏酣飲
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
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初封丹陽郡公渭卒徐溫推溥爲主六月戊
申卽吳王位秋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溫金陵尹
明年春正月遣使勸晉王稱帝改元順義大赦境內冬十月甲

子祀天於南郊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於洛陽十二月溥遣使景章入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牋表明年八月又遣司農卿盧蘋貢方物及獻貞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爲平吳之策會崇韜旣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冬十月辛丑徐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追封溫爲齊王吳乾貞二年二月戊辰遣通事舍人劉朝忠入朝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旣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誚其使不受所供

追之六月辛巳南平王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和十二月加烈祖中書令清泰元年吳太和六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改太和七年爲天祚元年烈祖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稱帝於柳林國號晉十二月辛丑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棄鎮來奔明年烈祖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昇元二年十二月溥殂於丹陽年二十八烈祖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葬平陵昇元六年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

不通人保大十四年元宗遣園苑使尹廷範遷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廷範慮有變執其子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楊氏遂絕

述曰三十六英雄行密居最五國故事載行密豪勇而頗有度量吳越蘇州刺史成及爲部所叛執送行密行密舍之了無疑忌及常抵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其頂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史又言其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李之開國淮南稱雄四主況其初奉天祐年號者一十二年志亦可嘉故次於岐世家後焉

太倉錢清諮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三

續唐書卷二十四

海昌陳鱣撰

梁世家第三

朱全忠本名温宋州碭山人也父誠生三子曰全昱存全忠其季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存及全忠有勇力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全忠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全忠爲東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僖宗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全忠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巢不從全忠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全忠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僖宗賜温名全忠中和三年三

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於宣武是歲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於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犨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晉王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晉王追敗之於郾城巢走中牟又敗之於王滿巢走封邱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月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啟二年三月進爵王十二月改封吳

得兵萬人馬千匹以歸是時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盧瑭
張晊軍北郊盧瑭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乃親引兵攻
秦賢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
將精兵數千柵北郊全忠以輕兵出北門襲晊遂大敗之宗權
與晊夜遁復遣晊攻汴全忠引伏兵出斷晊軍而擊之晊大敗
脫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兵因各潰去十月賜全忠
紀功碑全忠帥騎巡師於濮上因破朱瑄援師於范縣遂攻陷
濮州而還十二月賜全忠鐵券及德政碑以全忠兼淮南節度
使乃表楊行密爲副使又請行營司馬李璠爲留後文德元年
全忠率師赴淮南行次宋州聞行密已拔揚州遂還二月丙戌
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三月庚子僖宗崩昭宗卽位四月

戊辰魏博樂彥貞失律其子從訓乞師於全忠乃遣朱珍攻之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軍立羅信乃命班師張全義逐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出奔乞師於太原晉王發兵圍之全義來求救乃遣丁謂牛存節赴之擊敗晉兵於沇河九月攻蔡不克移兵伐徐十月遣朱珍與時溥戰於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敗溥於呂梁淮西匄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來獻全忠遣送京師斬之三月封全忠東平王大順元年春遣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六月辛酉儒遣使修好全忠表請授儒淮南節度使辛未全忠兼宣義軍節度使二年正月全忠與魏軍戰於內黃大敗之十一月克宿州十二月會敗朱瑾於金鄉景福元年

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師古克
徐州殺時溥全忠遂攻兗鄆乾寧元年二月全忠及朱瑄戰於
魚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瑄於梁山十一月又敗之於鉅野
兗鄆求救於晉晉王發兵救之假道於魏旣而魏人襲之全忠
怒大舉攻魏三年五月戰於洹水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殺之
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於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優詔
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師古克鄆州全忠遂攻兗
州朱瑾奔於淮南九月攻淮南師古出淸口楊行密遣瑾先擊
淸口師古敗死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以全忠兼天平軍
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趙匡
凝與岐晉通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匡凝請和乃止二

年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晉王取澤潞三年八月晉取洺州全忠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鎭定皆附於晉遂攻鎭州破臨城進攻定州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於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位封全忠爲梁王三月大舉攻晉五月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李茂貞王行瑜等皆遣精兵宿衞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陰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陰令人伺察果得胤奏謀誅宦者之說全誨等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卽矯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復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兵

且至卽以邠岐宿衞兵劫天子奔於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召
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詔梁兵還鎭二年春全忠退兵於河中
遣朱友寍擊敗晉軍於蒲縣四月友寍引兵及李茂貞戰於武
功大敗之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以示梁
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馳召崔胤胤託疾
不至全忠使人給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
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爲忠已巳天子至自鳳翔殺宦
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賜全忠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爲諸道
兵馬副元帥引兵東歸天子餞於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九月
遣朱友謀殺胤於京師自天子奔華州全忠請遷都洛陽雖不
許而命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如河中遣寇彥卿

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幷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全忠朝於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衞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二百餘人全忠敎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岐楚蜀吳聞梁遷天子於洛陽皆欲舉兵討梁全忠大懼六月楊崇復附於岐全忠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等行弑昭宗崩昭宣帝嗣位十月全忠朝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六月戊子朔殺左僕射裴樞等幷聚朝士貶官者數十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佐吏李振曰此輩自爲清流宜投之黃河使

於洛陽全忠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遂攻
之全忠如襄州軍於漢北十一月丁卯全忠至自南征辛巳天
子封全忠爲魏王相國總百揆兼備九錫之命全忠怒不受十
二月天子以全忠爲天下兵馬元帥全忠益怒遂弒太后於積
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車裂以狥天子下詔以太
后故停郊天祐三年春正月幽滄稱兵將寇魏魏假兵於全忠
乃發兵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魏兵皆叛全忠盡殺之遂攻
滄州軍長蘆仁恭求救於晉晉取潞州全忠乃還天祐四年夏
四月壬戌全忠更名晃甲子篡唐位其兄全昱聞而叱之曰朱
三爾可作天子乎時羣臣奉冊奉寶進讀稱賀遂宴於元德殿
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全

忠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以博爲全忠不懌而罷丁卯使宣諭州鎮戊辰改僞號開平元年國號梁奉唐帝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改樞密院爲崇政院是月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敗績於晉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春正月己亥卜郊於西都弒昭宣帝於曹州二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嵱介國公爲二王後夏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侯康懷英及晉師戰於夾城敗績戊戌立唐三廟冬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天祐六年僞開平三年春

六月庚戌劉知俊叛附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奔於
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
房州刺史楊虔叛附於蜀冬十一月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
度使康懷英伐岐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於升平敗績天
祐七年僞開平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九月辛亥搜訪賢
良冬十一月己丑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景仁伐趙趙王王鎔
北平王王處直叛附於晉晉師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師戰於柏鄉
敗績夏五月甲申改元冬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天祐九年僞
乾化二年春三月丙戌屠衆彊夏五月甲申全忠有疾閏月壬
戌病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更昌熾如此

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
哽咽絕而復蘇全忠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特
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
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全
忠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往往亂之友文婦王
氏色美全忠尤寵之雖未立友文而意屬焉友珪心不平全忠
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側知之密
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六
月丁丑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
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勍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
控鶴士入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全忠

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全忠曰我固疑此賊恨不
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
夫馮廷諤刺全忠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
祕不發喪全忠年六十一友珪自立以友貞爲東都留守初全
忠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罪昭宗佯爲鞵脫系呼之曰全忠爲
我繫鞵全忠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
兵昭宗意謂左右擒全忠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何是全忠被
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可知昭宗有英睿之氣
而衰運不振又無忠義奮發之臣夾輔左右以致全忠得肆行
無忌耳全忠用兵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
皆斬之謂之跋隊斬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

面其暴虐多類此

友貞全忠第三子也自友珪弑父篡位矯殺友文以弑主之罪歸之天祐十年僞改元曰鳳厤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友貞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主上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友貞曰先君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全忠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友貞爲主二月

巖持傳國寶至東都是月友貞卽位乃去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三月丁未更名鍠夏五月楊師厚取滄州冬十二月晉取幽州天祐十一年僞乾化四年夏四月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天祐十二年僞貞明元年存節克徐州三月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邠州李寶衡叛岐請附夏六月庚寅朔晉王入於魏州遂取德州十一月乙丑改元耀州溫昭圖叛岐請附是歲更名瑱天祐十三年僞貞明二年春三月鎭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師戰於故元城敗績晉師取衛州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於晉秋七月晉師取襄州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晉九月晉師取滄州又克貝州守將張德原死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晉師

取楊劉天祐十五年偽貞明四年冬十二月癸亥賀瓌及晉師戰於胡柳敗績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叛附於晉天祐十六年偽貞明五年春正月晉軍於德勝冬十二月晉師取濮陽天祐十七年偽貞明六年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輝叛附於晉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誅天祐十八年偽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改元冬十月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及晉師戰於戚城敗績天祐十九年偽龍德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退保楊邨天祐二十年偽龍德三年潞州李繼韜叛晉請附夏四月已巳晉王卽唐帝位於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

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軍戰于中都敗績
死之唐軍取曹州梁人竊傳國寶奔於唐戊寅友貞使控鶴都
將皇甫麟進刃於建國樓下遂殂年三十六梁亡

述曰全忠自盜羣毒流唐室弒二君一皇后搢紳被害者不可
勝數其罪大惡極卽殺之有餘辜且也內亂黷倫行同鳥獸卒
至腹刃出背身裹敗氈語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其信然矣友
貞元凶遺孼乃底滅亡唐雖克復豈非天哉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四終

上元[illegible]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五

海昌陳鱣撰

蜀世家第四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眉廣顙多智有力先世故爲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已而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田令孜錄建等

爲假子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光啟元年河中王重榮召音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乃招集亡合及谿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其刺史王珙棄城走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卽以其家屬托彥朗選兵二千馳往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怒破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於學射山敬瑄遣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蠶此又敗[illegible]

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未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賣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建與諸將截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僖宗命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皆不從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兵攻彭州敬瑄救之乃解還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是月昭宗卽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鎭乃詔宰臣韋昭度鎭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昭宗命顧彥朗楊守亮討之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校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久不相屬近聞藩鎭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且靜中原以固根本昭度遲疑未決建

陰令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建卽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蜀帥符印相授明日敬瑄開門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西川留後大順二年冬十月癸未制授檢校司徒西川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移敬瑄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於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下獄餓死乾寧元年夏五月建久攻彭州都指揮使趙璋二年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建乾寧

二年建遣王宗滌敗彥暉於楸林執其將羅珫遂圍梓州乾寧
三年夏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
以其地降於建乾寧四年宗滌復攻東川五月昭宗詔建罷兵
建不奉詔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建以王宗滌爲東川
留後朝廷即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天復元年
朱全忠劫天子幸鳳翔以兵圍之李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
求與全忠和建遣人聘茂貞許以兵援勸其勿和遣宗滌將兵
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
李思敬遂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天復三年秋八月
詔封建蜀王天復四年春二月朱全忠劫天子遷都洛陽改元
天祐建與唐隔絶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年號天復六年又取歸

州於是并有三峽之地天復七年春三月朱全忠篡唐僞號梁改元開平遣使以聞建拒而不納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皆不應秋九月己亥建僭即皇帝位國號大蜀封其諸子爲王百官進爵有差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蜀恃險而僻建雖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設論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而於翰林學士最承恩待臣或諫其太過則曰吾爲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天子待接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吾不及當時何謂之過邪論者多之明年正月壬午大赦境內改元武成二月甲辰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建爲忠武軍卒時掠以爲子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宗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爲大司馬總六軍建以其功多優容

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襲爲樞密使猶名呼
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
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
功臣宜急與之建心益疑宗佶上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
殺之并賜鬻死甲子遣將入歸州執梁刺史張瑭夏五月遣將
會岐兵三萬攻梁雍州晉張業亦將兵應之六月丙申梁敗岐
兵於幕谷遂與晉兵皆引歸是月立遂王宗懿爲太子後更名
元坦又更名元膺武成二年冬十月甲子司天監胡秀林獻永
昌厤詔頒行之武成三年夏六月下詔勸農桑十二月辛巳大
赦改明年爲永平永平元年春三月岐兵臨東鄙建遣王宗侃
等攻之戰於青泥敗績建自將擊之岐兵解去建至興元而還

秋九月築柳隄是歲始作興宮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鑄永平元寶錢永平二年春正月封張魯爲扶義公諸葛亮爲安樂公二月丁巳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耳不可以絕兩國之懽已而朱全忠被弒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三月詔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秋九月辛巳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是時升雲安監爲安州詔行正象厤永平三年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爲金紫光祿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秋七月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襲爲建所寵元膺易之屢譏

於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出鎮已而罷歸元膺疏其過失建
益不說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
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
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罷之元膺出
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
然後舉事耳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衞元膺初不爲備聞襲
召兵以爲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令殊率天武兵自衞
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
戰於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
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
建遣宗翰招諭之未至而爲衞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

衍爲太子永平四年春正月丙子命皇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
置僚屬後更名天策府冬十二月癸未指揮使王鐸攻岐階州
及固鎮破細沙等十一寨指揮使王崇儼破岐長城等關四寨
永平五年秋九月以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招討使王
宗播攻秦州招討使王宗瑤副使王宗翰攻鳳州冬十一月辛
未宗綰等攻岐兵於金沙谷王宗鐸克階州宗綰克成州宗瑤
克鳳州於是得其四州之地十二月丁未受秦鳳階成之俘大
赦境内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
是歲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象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
像通正元年二月鑄通正元寶錢秋八月建文思殿命清貧五
品已上官購書實之九月庚寅新宮成冬十月己亥大赦天

下十二月戊申再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改明年元
曰光天光天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復國號曰蜀鑄光天元
寶錢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在位十二年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
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
建年老昏耄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衞盡謀去
建故將故將大臣問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
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困謂老將大臣多許昌人必不爲吾子用
因思擇人未得而卒子衍立
衍字化源初名宗衍襲位後去宗名衍建之幼子也母徐賢妃
以寵得立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童年
卽能屬文有才思尤好靡麗之辭常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煙

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及即位荒淫無度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等而以韓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宣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日夜酣飲其中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元年春正月大赦鑄乾德通寶錢改龍躍池爲宣華苑乾德二年秋八月衍北巡以同平章事王鍇判六軍諸衛事衍戎裝披金甲珠冠錦袖執弓挾矢旌旗戈甲百里不絕百姓望之謂之灌口神以宮人二千從至漢州駐西湖泛舟奏樂飲宴彌日秋七月駐軍安遠城還至益昌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乾德三年春三月日宮遷戎邪秋九月詔置督員兮王溥通經史明達吏理

識洞兵機沈滯邱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牒就試
部考較乾德四年春二月御文明殿試制科三月禁士民不得
戴小帽衍好私行常戴大帽宿於倡家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
人識之故有是令乾德五年春三月上巳宴怡神亭衍自執版
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遊浣花谿龍舟綵舫綿亘十
里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是時莊宗即皇帝
位國號唐改元同光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製狹
小俛首即墜在位者惡之莊宗平梁遣使告捷蜀人恟懼致禮
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
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十二月辛卯
改明年元曰咸康咸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大赦鑄咸康元寶

錢三月衍謁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蓮花冠衣道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夾面連頷渥以朱粉號醉粧夏四月宴會羣臣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顧在詢曰朝廷有十臣在亦復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十在文以進六月詔增閏十二月麻紙印造曆行初循縣無閏月及是見唐麻置閏遂續補焉秋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得賢門下有暴風摧折隕地翌日雷振應聖堂傾其兩柱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常獵於子莱山是歲又遊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爲樂冬十月遊秦州羣臣切諫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

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至綿谷而唐師入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
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
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令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
與宗勳等謀送款於唐十一月丙申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
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城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
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還於天啟宮收
其璽綬金寶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於七里
亭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王鍇草降書繼岌
受璧郭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莊宗召衍
賜詔曰固當裂土而封不必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
奉詔忻然就道曰不失為安樂公乃率其宗族及偽宰相王鍇

等幷將佐家族數千人東赴洛陽同光四年春三月行至鳳翔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殺衍及其宗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禍不旋踵矣夏六月百官至洛陽王鍇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初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三年出詣京師上明宗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於長安

述曰王建崛起草間稱雄蜀鎮當唐室陵夷尚能仗天復之號
拒無道之梁惜乎不久卽僭號改元是以梁之續耳至其斂民
傷財婦寺亂政釁起蕭牆抑鬱而死厥子衍荒淫滋甚恣意嬉
遊不以國家爲事遂爲唐所滅藝孽由自取也

續唐書卷二十五終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海昌陳鱣撰

後蜀世家第五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蠍世爲郡校伯父方立終於邢洺節度使從父遷位至澤潞節度使知祥温厚知書弱冠補太原衙指揮使晉王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爲中門使莊宗與朱全忠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爲副知祥遷馬部軍都虞侯莊宗建號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冬十二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行奏曰臣等平蜀陛下擇

帥無知知祥因以知祥爲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馳至京師有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於宮中莊宗指示知祥曰吾聞蜀王之宮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得其將李肇等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甲兵陰有王蜀之意冬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是時安重誨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欲潛圖之客省使李嚴以常使蜀知其細乃獻謀於重誨以已爲參軍庶効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天成二年正月嚴至蜀知祥

深令何得來此卽遣人執嚴斬之明宗不能治其後朝廷每除
劒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鎭東川已數年
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鎭遂州李仁矩鎭閬州皆
領兵數千赴鎭且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
通好結姻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
不可支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李
仁罕趙廷隱率兵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劒門長興
二年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九月董璋反長興三年
夏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知祥又破董璋自
領兩川節度使長興四年春二月命修蜀故主王建墓禁樵採
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政有賢臣

輔之繼岌小子豈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秋九月立三廟冬十一月戊戌明宗崩制服大臨應順元年春正月趙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効忠於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令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己巳知祥遂僭位是日大風晝暝二月癸酉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百官進秩有差三月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夏四月辛巳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遂寢疾命子昶監國甲子知祥薨年六十一僞諡明孝皇帝廟號高祖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也初名仁贊知祥爲西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知祥病昶監國已薨而祕不發喪趙季良等立昶遂於柩前卽位時年十六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秋九月加季良司徒百官進秩有差冬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析鹽縣雍江草市置招葺縣明德二年春二月丙寅大赦夏六月賜江原縣孝子張元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明德三年冬十一月石敬瑭篡位僞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己亥申嚴錢禁明德四年十二月戊申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廣政元年三月上巳節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谿縣分韻賦詩是歲鑄廣政通寶錢廣政二年夏六月地震是歲國中大水祖廟壞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觀燈露臺夏五月地震冬

十月地震廣政四年夏五月昶著官箴頒於郡縣曰朕念赤子
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
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
爲文章皆本於理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辭
朕不爲也嘗勑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廣政五年春正月地
震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冬十月地震廣政六年
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
二月丙午烈祖崩元宗皇帝即位改元保大元年蜀廣政七年
春正月戊戌元宗遣使聘蜀副以六鳴鶴命少府監

鶴於便坐之壁名曰六鶴殿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
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以貯成都學
宮廣政九年析導江縣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於梁山縣是歲
契丹滅晉廣政十年春二月劉知遠稱帝於太原國號漢中國
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昶因遣孫漢
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
據鳳翔反皆送款於蜀蜀遣諸將出應思綰宰相毋昭裔切諫
以爲不可然昶志欲圖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出兵以東已而
漢誅思綰蜀諸將皆罷歸而思謙出兵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
昶與翰林學士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
啟其封昶怒其殺思謙也藻在側因幷擒藻斬之秋八月漢州

奏孝子范文通廬父墓羣虎見之避服因賜以羊酒束帛是歲始行郊祀禮廣政十一年秋九月己未始置匭函以執政多壅蔽因立此法以通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是時民間多納麴錢廣政十二年春正月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秋八月遊浣花谿是時蜀中百姓饒富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卉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望若神仙冬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廣政十三年秋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張以帷幙望之皆如錦繡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彭山頭副將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以進凡篆文十八字昶命嚴築作瑞篆記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

謹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隊二龍之象須臾天地晦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戊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家冬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昶侍其母遊凌波殿競渡殿即前蜀宣華苑也秋九月有爰居集瑞鼎門廣政十八年春三月周師伐蜀攻自秦州蜀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使聞周師至歎曰繼勳豈足以當之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行至德陽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

泰成階鳳復入於周昶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北漢以張形勢廣政十九年大赦賜民今年夏租廣政二十年夏六月周人歸蜀秦鳳之俘昶爲書謝稱大蜀皇帝周人不荅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冬十二月旌表遂州孝子稚崇雅門廣政二十一年春三月周兵犯金陵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蜀歸周蜀以前常致書不荅乃止廣政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爰居鳴於庭射之不中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立秦王元佶爲太子是歲行用鐵錢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師已下荆潭昶益懼廣政二十六年春三月宋師平荆湖蜀[illegible]

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飛鳥六畜皆死廣政二十七年春遣使持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宋祖怒命王全斌等由鳳夔二路領兵討蜀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拒戰日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國家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於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士自比諸葛孔明人皆竊笑之冬十二月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戰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冑而逃爲戰騎所獲昶大懼成都震恐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頵謂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効命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

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舉族赴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絶者凡數百人昶亦掩面而泣及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謚恭惠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累從征伐備歷艱難而性尚慈儉才亦明辨居恆戒昶以固富壽爲務初頗遵行之廣政末典兵者多非其人母盡言告戒昶不能從入宋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以爲生因不食而死遂同昶葬洛陽

述曰知祥推據西蜀克定東川不動聲色斯李昊餘畫章固一

世之傑也而撫民以仁接士以禮馭下以威故歿之日蜀人哀
焉嘗見其所刻石經於淵民字尙爲高祖太宗避諱缺筆雖竊
帝號猶未自絕於唐耳昶能肇興文教勸農恤刑亦不失爲中
主惟其任用匪人奢侈過度以致身危國削舉族爲俘豈不惜
哉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六終

北平史悠誠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七

海昌陳鱣撰

南漢世家第六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湘湖開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乾寧元年冬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二年嶺南節度使劉崇龜死辟王知柔代爲帥乾寧三年冬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軍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天復元年冬彥若卒推隱爲留後天祐

元年拜隱淸海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加隱同平章事天祐四年
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
天祐五年僞梁開平二年冬十月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天
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改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
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下士時天下
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
遠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
定保倪曙劉濬周傑楊洞潛之徒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
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卒用此數人致治焉天祐八
年僞乾化元年春三月隱薨年八十三諡曰襄葬德陵弟龑立
龑初名巖謙庶子也母段氏生龑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妒殺段

氏養龑爲己子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善騎射隱爲行軍司馬龑亦辟辟王府諮議參軍更名曰陟隱鎭南海龑爲副使隱卒遂嗣位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夏四月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春正月加檢校太傅朱友貞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龑封南海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秋八月癸巳龑僭皇帝號國號大越改元乾亨追尊祖考及兄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殷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裔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裔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怏怏思歸龑乃習爲光裔手書遣使至洛召其二子幷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爲盡心焉天祐十五年乾亨二年冬十一月改國號漢鑄乾亨重寶錢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天祐十

七年乾亨四年春三月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同光元年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卽皇帝位改元龑懼冬十月改越常縣爲茂名縣同光二年乾亨八年龑自將兵侵閩屯汀漳境上爲閩人所擊敗歸同光三年乾亨九年春正月龑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且覘强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必亂龑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龑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土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更名曰龑以應龍見之祥後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龑也乃復改名龑義本飛龍在天而字音儼是歲長和國驃信鄭

旻遣其布爕鄭昭湻致朱鬣白馬以求婚遂以隱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郎同詔也同光四年白龍二年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侵漢圍封州龔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救封州大敗楚兵於賀江長興元年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擒靜海節度使曲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長興二年大有四年冬十二月愛州將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遯歸乃遣承旨程寶攻之寶戰死長興三年大有五年立其諸子爲王清泰三年大有九年夏四月遣將孫成侵楚蒙桂二州不克昇元元年大有十年春三

月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即位昇元二年大有十一年冬十月楊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乞師於龔乃封子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龔率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轢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龔收餘衆而還昇元四年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翙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五年大有十四年龔寢疾遣使區延保入聘金陵龔爲人辨察多權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又用刑殘酷爲刀鋸支解湯鑊之刑每視殺人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眞蛟蜃也後又猜忌士人專任宦者昇元六年大有十五年春三月丁丑龔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葬康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龑第三子也小字壽儒初封賓王改封秦王龑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而龑以不類己欲立洪昌陰與王翻謀欲出之於邕州幷出其弟洪熙於容州逾次立洪昌會蕭益力諫不果玢乃卽位改元光天元年夏四月遣使蕭規如金陵告哀又卽遣孫惠告卽位秋七月妖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僞改元永樂攻陷循州玢遣弟洪昌洪杲攻之不克被圍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之得免玢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倮男女以爲樂或以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閒盜賊競起玢莫能省洪熙日益進聲伎誘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已勅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玢酷好手搏洪熙令指揮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爲角觝以

獻保大元年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玢與諸弟宴長春宮閣角觝至夜大醉起道庠與思潮等掖玢拉殺之年二十四謚曰殤

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龑之幼子也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應乾夏五月殺其弟洪杲晟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反譖洪杲有二心遂及於禍冬十一月丁亥大赦改元乾和保大二年乾和二年春三月遣兄洪昌謁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冬十月丙午又殺其弟洪澤於邕州保大三年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殺其弟洪雅九月又殺劉思潮等五人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

猶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懵益懼晟聞之大怒以
道庠伸下獄保大四年乾和四年秋九月殺道庠於市夷其族
保大五年乾和五年劉知遠自立爲帝僞國號漢更稱天福十
二年秋九月晟殺其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建洪暐洪照恐
於其子爭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置湯鑊鐵牀刳剔等刑號曰生
地獄保大六年乾和六年秋八月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
求婚於楚楚不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曰楚
兄弟方爭亡不暇安能害我晟曰然希廣懦而且吝其士卒忘
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吳
珣等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辛將兵五千來
救未至已拔賀州珣鑿大穽於城下覆以竹箔加土於上楚兵

逼城悉陷穽中死者無算楚人皆走詢復攻桂州轉掠全州而還保大九年乾和九年春正月郭威簒位偽國號周改元廣順冬十二月遣内侍潘崇徹等攻郴州元宗使邊鎬發兵來援與崇徹等遇戰不勝崇徹等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宮遊獵益修葺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宮人以候曉名曰候窗監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劒斫之以試劒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保大十年乾和十年夏四月元宗遣統軍使侯訓全州刺史張巒攻桂州楚兵伏於山谷待之及戰伏兵四起夾擊訓敗死巒退保全州冬十月湖南王進逵率溪

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之於蠔石保大十一年乾和十一年秋
九月晟寢疾封子繼興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荊王保興禎王崇
興梅王保大十二年乾和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周主殂柴榮嗣
位改元顯德晟親耕耤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初吳權據交
州權死子昌岌立又死弟昌濬立故來稱臣時遣給事中李璵
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
璵不果行夏四月晟殺其弟洪邈於邕州保大十三年乾和十
三年夏六月戊午又殺其弟洪政於禎州於是龔之諸子盡矣
保大十五年乾和十五年晟聞中朝屢爲周人所敗憂形於色
遣使入貢又爲湖南所隔乃治戰艦修武備又常自言知星會
月食牛女閒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中興元

年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甓爲壙親臨
視之秋八月辛巳晟薨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葬
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之長子也及即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晟
性剛忌不能任臣下委政於宦者至鋹尤愚專任龔澄樞陳延
壽及才人盧瓊仙等臺省備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聞又踵祖
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又以銀爲殿衣間以
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元宗交泰二年大寶二年秋七月尚
書右丞參政事鍾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紀綱鋹不從宦
官聞而惡之冬十一月內侍監許彥眞誣允章謀反龔澄樞李
託證成之鋹殺允章并其二子交泰三年大寶三年春正月甲

辰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内常侍邵廷琄言眞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内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通好鋹㦧然莫以爲慮惡其言直深恨之三月鋹殺其弟璇興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之所以得專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鋹領之由是殺璇興上下咸怨是歲命荔枝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以爲常後主元年大寶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而仆後主二年大寶五年龔澄樞誣許彥眞謀反因族誅之後主三年大寶六年冬十一月鋹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後主四年大寶七年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克郴州戍將暨彥贇刺史陸光圖死之餘衆退保韶州後主十年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宋詔江南以書諭鋹

稱臣鋹怒囚使者龔慎儀宋令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
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未幾
美平賀州冬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曰韶桂
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後
主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正月宋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
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左僕
射蕭漼奉表請降鋹遑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弟保
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等謀曰北軍來利吾國寶貨
爾焚爲空城必不能住乃縱燔其宮殿府庫鋹以海舶十餘悉
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宋師次白田鋹
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鋹爲千牛衞大將軍封恩赦侯太

平興國五年鋹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illegible]

述曰劉氏以區區廣南之地僭號改元傲很明德荼毒生靈抑且世濟其凶視同氣如仇讎棄人命猶草芥宜其速亡乃位歷三傳年踰六十其後亡也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二十七終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海昌陳鱣撰

楚世家第七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少爲木工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於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盡有湖南之地乾寍元年僖宗授建鋒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鋒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讙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鋒私之贍怒以鐵檛擊殺建鋒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髀是時殷攻邵州未歸佶語諸將曰馬公英勇吾所不及眞乃主也諸將乃共殺贍迎殷於邵州殷至佶

肩輿入府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率將吏拜賀時乾寧三年夏五月也秋九月昭宗授殷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光化元年春三月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天復二年春三月昭宗使李儼宣諭江淮加殷同平章事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來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絕五月荊南節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勳將舟師同澧朗兵承虛襲江陵大掠而還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僞改元開平殷遣使修貢夏四月辛未全忠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殷上章請依太宗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立內爵制置靜江武平靜

等軍事皆從之旣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
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
征賦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鑄天
策錢文曰天策府寶銅質渾厚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參天祐
二十年莊宗卽皇帝位遂滅梁改元同光殷遣子希範修貢京
師上梁所授洪鄂行營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
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是歲避唐廟諱改岳州昌江縣
曰平江同光二年夏四月乙亥勅加殷兼尚書令楚王同光三
年冬十一月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璽書慰勞優詔
不許是時關市無征商旅輻輳地故產鉛鐵乃鑄鉛錢以十當
銅錢一又鑄鐵錢圍六寸文曰乾封泉寶用九文爲貫以一當

十流行境內凡天下商賈齎寶貨至者祇以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又湖南不事蠶桑殷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同光四年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殷遣使入貢稱賀勅加殷守尚書令天成二年夏六月請建行臺丙申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焉天成四年秋八月勅中書門下凡署將相勅牒宜落吳越王鏐及楚王殷官位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己巳殷薨於位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可謚曰武穆葬衡陽之上潢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長興元年冬十一月丙戌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鎭之舊十二月勅進希聲爲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希聲居喪無慼容聞朱全忠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長興二年葬殷衡陽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長興三年秋七月辛卯希聲薨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長興三年秋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勅希範爲武安軍節度使兼侍中冬七月癸酉進貢銀茶請頒戰馬明宗賜馬五十匹歸貢物應順元年春正月壬辰閔帝封希範爲楚王清泰二年末帝賜希範弓矢冠劍清泰三年冬十一

月契丹立石敬瑭僞號晉改元天福是時命修黃陵廟致祭昪元元年烈祖卽位僞天福二年晉加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改賜功臣號增食邑有差昪元三年僞天福四年夏四月晉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置官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倣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以廖光圖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充之是月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然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絶勍爲棧梯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昪元四年僞天福五年春正月劉勍進攻彭士然寨火箭焚之士然率麾下逃入溪錦深山遣其子師暠率諸蠻納溪錦奬三州印請降二月勍班師還長沙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士然爲溪州刺史勍爲錦州刺史溪州西接牂牁南通桂林象郡

希範素稱漢馬援裔效伏波將軍故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皋銘之勒誓狀於上自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蠻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先後來附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冬十月希範大興土木建天策府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昇元七年僞天福八年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自時厥後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耗國用而窮土木與將丁思覲切諫不聽思覲扼吭而死保大四年夏五月壬辰希範薨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弟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堂入謁希範呼閽者曰吾不欲見此人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

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蕚希廣不從保大四年夏六月契丹立劉知遠爲帝僞號漢仍以天福紀年遣使告諭秋七月漢以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保大五年僞天福十二年冬十月希蕚自朗州來奔喪至砆石希廣用其將劉彥瑫言遣迎希蕚命將士釋甲而後入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蕚憤然而去乃遣使詣漢求封爵請置邸稱藩劉承祐不許希蕚怒送款於唐元宗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等禦之於僕射洲敗之希蕚去誘溪洞蠻寇益陽希廣遣崔瑭洪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王潭以遏諸蠻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蕚彥瑫敗[illegible]不能出師希蕚率舟師

沿江而上自稱順天王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責其
有貳心贇曰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
兵去辛卯經湘陰至長沙屯於水西劉彦瑫許可瓊屯水東彭
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請與可瓊水陸夾擊之希廣許
諾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暠叱可瓊欲反
急白希廣請殺之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聞之皆
潰長沙遂陷希廣挈妻子匿於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而惻然
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
何如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師暠葬之瀏陽門外希萼自立
希萼殷之庶子也剛很無禮而其同母弟希崇尤狡險希廣襲
位時希崇爲天策左司馬陰遺書希萼言劉彦瑫等違先王命

廢長立少意欲以激亂也希萼果興師爭國及長沙已陷希崇復從與推戴希萼遂自稱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時保大八年冬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春正月甲辰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二月元宗以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是月光輔至金陵元宗待之甚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元宗乃以營屯都虞侯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侵邊希萼既得志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等謀作亂秋九月戊寅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囚希萼於衡山希崇既襲立亦縱酒

荆渚國人不附丙戌命暠等奉希萼爲衡山王吾昇徙衍遣判官劉虛已求救於金陵徐威等見希崇所爲必敗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遣人表請兵於金陵元宗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趣長沙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崇遣使犒軍王寅遣天策學士拓拔常奉牋詣鎬降是月邊鎬趣希崇率其族入朝遂遷馬氏之族於金陵十一月辛未遣使如衡山趣希萼入朝元宗以希萼爲江南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保大十年冬十月希萼入覲元宗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謚曰恭孝其後希崇奔周爲右羽林統軍

述曰殷之開國也自以爲伏波之後獨不忘伏波之戒子弟願

其效龍伯高之謙約節儉乃不務令德克家無入驕泰成風怙侈滅義卒也潰敗決裂卒族歸降哀哉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八終

北平史恣成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九

海昌陳鱣撰

吳越世家第八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父寬生鏐之夕方他適鄰人急奔告曰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怪之將棄於邱氏之井其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

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徧視之皆不足當一日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爾乃去起始縱其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乾符二年浙西鎭遏王郢作亂石鏡鎭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鎭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

卒蹂之斬其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耶
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
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
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退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
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
辭還駢遂表昌爲杭州刺史先是天下已亂廣明元年杭州始
有八都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鹽官徐及新登杜稜唐山饒景
富春文禹龍泉凌文舉各聚數千人以衞鄉里而臨安則爲董
昌而鏐副焉至此昌乃團練八都兵以鏐統之中和二年秋七
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宥都虞侯辛約屯兵
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

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蕭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蕭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詬曰我宰夫也舉刀以示乃免中和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與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攻施堅實等以舟師屯望海戍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啟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爲防禦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勳名日著景福二年以鎮海軍節度使乃移潤州軍額於杭州爲治所又立城務宣於越

州董昌爲節度使昌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爲妖人王百藝
所誑僭稱尊號遂僭國號大越羅平改元順天僞命鏐爲兩浙
都將鏐不受命以聞昭宗命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
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爲威勝
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
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既
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節州欲兼幷
兩浙累爲鏐所敗然亦爲行密侵盜數州而鏐所部止十三州
而已天復二年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頵謀
襲杭州田頵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
田頵遁走天祐元年夏四月封鏐吳王秋八月昭宗崩昭宣帝

即位遣使來宣告鏐素服舉哀於軍門天祐二年冬十一月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天祐三年九月昭宣帝遣使授鏐吳王竹冊是歲割睦州分水縣南新登五鄉隸杭州臨安縣天祐四年春三月勅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夏四月朱全忠篡位僞號梁改元開平五月進封鏐爲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我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鏐舉兵討梁鏐心義之而不從秋八月梁加鏐兼淮南節度使天祐五年春正月梁勅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夏六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是歲鏐以中原喪亂改元天寶私行於境中既而復通中國或諱而不稱天祐六年夏四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淮南兵圍蘇州鏐遣

其弟鋸鏢救之內外夾攻遂大敗之天祐七年吳越天寶三年秋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塘外植滉柱十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濤洶湧版築不時就鏐於疊雪樓架强弩五百以射潮潮爲頓斂冬十月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天祐八年夏四月梁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建生祠於衣錦軍天祐九年春二月梁朱友珪弒父篡位遣使宣諭授鏐尚父冊禮天祐十年梁朱友貞誅友珪自立遣使宣諭授鏐尚父冊禮天祐十三年秋七月梁加鏐諸道兵馬元帥天祐十四年冬十月梁加鏐天下兵馬

都元帥天祐十五年春三月鏐開府置官屬冬十一月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道入貢京師天祐十八年夏五月梁改元龍德賜鏐詔書不名莊宗同光元年夏四月滅梁遣宣諭使自淮甸至賜鏐名馬玉帶香匳同光二年吳越寶大元年秋九月鏐遣使錢詢入貢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冬十月勑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尙書令吳越國王授鏐子元瓘兩浙節度使同光三年秋八月鏐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同光四年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吳越改元寶正天成四年秋八月唐賜烏昭遇自盡時朝廷安重誨用事鏐致書

重誨辭甚倨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

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遂有是命重誨乃誣奏鏐大不敬九月

癸巳詔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長興元年冬十月鏐

附表引咎元瓘等復遣人以絹表自陳長興二年春三月安重

誨伏誅明宗復鏐官爵國王如故依前不名長興三年吳越寶

正七年春三月庚戌鏐薨年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卽位更今名鏐之第五子也少爲質於

田頵頵叛於吳吳會吳越兵攻之頵每敗歸卽欲殺元瓘頵母

嘗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

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

死公等自擇之諸將皆泣曰大令公從征多有功諸子莫及請

立之謬乃出管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遂襲位以遺命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三年除民田荒絶者租稅長興四年春三月明宗起復元瓘官爵冬十一月明宗崩閔帝立應順元年夏四月閔帝崩末帝立淸泰元年春正月册元瓘爲吳越王淸泰三年末帝遣使賫吳越國王金印賜元瓘歸舊物也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帝僞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晉授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烈祖昇元四年僞晉天福六年秋七月甲戌元瓘有疾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他所火輒隨發遂驚悸發狂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元祐元瓘第六子也卽位時年十四問倉庫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佐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內

稅三年保大元年僞晉天福八年冬十月晉遣使授佐吳越國
王玉冊前代玉冊冊夷王有之僞梁時欲厚於鏐首爲式例故
因而不改保大二年秋七月石重貴僞改元開運保大四年僞
開運三年晉授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冬十一月閩大亂李達
乞師於吳越乃召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
不能恤鄰將安用之諸將皆素蓄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
議者斬乃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以救
閩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溫恭禮士躬勤政務因民獻嘉禾
而賜復三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瓘保大五年春
正月契丹入東京廢石重貴爲負義侯二月辛未晉劉知遠僭
稱帝於河東仍稱天福十三年夏六月乙卯佐薨年二十謚忠

獻弟倧立

倧字隆道光瓘第七子也永帝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殊不自安乃謀於親軍去倧冬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倧闔戶拒之左右與之格鬭盡爲進思所殺遂遷倧於別館幽於衣錦軍越二十年始薨謚曰忠遜是時進思帥諸將迎倧異母弟俶立

俶字文德元瓘第九子也保大六年春正月丙寅漢劉知遠殂子承祐襲僞位改元乾佑夏四月胡進思疽發背死吳越人快之保大七年僞乾祐二年漢授俶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仍賜玉冊金印保大八年春二月甲申元宗遣劍州刺史陳誨攻福

州執吳越守將馬光進等庚寅承安軍留後查文徽至蘄州知
威武軍吳程等令閩人詐降遂生擒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
等三十餘人於城下斬馘萬計陳誨等敗走秋七月勅歸馬光
進等以易查文徽冬十月俶遣文誨歸金陵是年漢郭威弒承
祐而篡立僞號周改元廣順保大十年僞廣順二年周授俶天
下兵馬都元帥保大十二年郭威殂養子柴榮襲僞位改元顯
德保大十五年僞顯德四年秋八月周遣諫議大夫尹日就吏
部郎中崔頌等使於吳越且諭之曰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
陸來也交泰二年僞顯德六年夏六月柴榮殂子宗訓襲僞位
交泰三年春正月癸巳宋祖稱帝改元建隆元年遣使諭俶三
月丙辰俶遣使貢御服金帛賀宋即位夏四月宋授俶天下兵

馬大元帥建隆二年元宗崩後主立開寶二年俶貢祕色窯於宋開寶四年後主貶國號稱江南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冬十二月癸亥俶兵攻常州後主遺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覽書投地表其書於宋開寶九年春二月戊午俶朝於宋冬十月癸丑宋祖崩晉王光義即位改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俶遣子惟濬賁貢物詣宋稱賀太平興國三年詔俶入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咏性謙和未嘗忤物其爲政也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田丁以增賦即杖之國門國人大悅端拱元年秋八月俶薨追封秦國王謚忠懿

述曰錢氏自乾寧二年爲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納土於宋凡八十四年當時建國承家者未有若斯之久也乃自唐以來士民愛戴萬口同然非有刑驅勢迫之蓋遺澤在人故沒世不能忘耳舊史僅美其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特其一端新修史記至謂其剝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誣乎

續唐書卷二十九終

太倉錢清諿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海昌陳鱣撰

閩世家第九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佐史廣明元年黃巢犯闕羣盜蜂起壽州屠者王緒自稱將軍攻固始聞潮與弟審邽審知有材勇號三龍召至以潮爲軍政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之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至閩入臨汀陷漳浦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者多殺之潮頗懼乃與豪首數輩共殺緒羣推潮爲主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治軍有法耆老相率迎潮留爲州將潮卽引兵攻

彥若逾年克之光啓元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二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中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景福二年秋九月戊戌昭宗以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審知長七尺六寸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冬十二月丁未潮卒審知以位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於是審知自稱留後表於朝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審知充威武軍留後冬十月授本軍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元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封瑯琊王天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五月進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漂溺常十三四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即皇帝

位時審知鑄大鐵錢文曰開元通寶以五百文爲貫同光二年
春二月遣使入貢於朝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雖起隴畝至富
貴而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之徒皆依之又建學四門
以教閩士之秀者三十年間省刑薄斂一境晏然同光三年冬
十二月辛未薨年六十四謚忠懿葬福州鳳池山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爲人長大美晳如玉好讀書通經史
同光四年春三月辛酉授威武軍節度使已而莊宗崩明宗立
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
越王無諸傳示諸將吏曰閩越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
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冬十月己丑建國稱王而猶禀唐正
朔然驕淫奢侈跨城西湖築室號水晶宮每擕後庭游宴從子

城複道以出襲位逾月卽出弟延鈞爲益州刺史又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審知養子與延翰不協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以兵入執延翰殺之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天成二年夏五月癸丑明宗授鏻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瑯琊王天成三年秋七月進封閩王初延稟之弒延翰也次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於郊延稟臨訣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再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夏四月延稟率兵攻鏻擊西門率其子繼雄攻東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伏兵發斬之梟其首幷執延稟鏻誚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守元爲宮主冬十二月守元稱寶

皇之語語鏻曰避位就道當爲天子六十年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長興三年春三月甲辰復位鏻上表言楚王殷吳越王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以授臣朝廷不報遂絕朝貢長興四年春正月黃龍見眞封宅鏻卽皇帝位國號閩改元龍啟追尊父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閩地狹小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多察民閒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淸泰二年僞龍啟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大赦改元永和立淑妃陳氏爲后二月設傾筐會於甘露堂夏六月以宮人春燕賜其子繼鵬冬十月鏻得風疾后與幸臣歸守明百官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惡之莫敢言鏻次子繼韜與繼鵬久相惡欲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

之己卯鏻疾甚倣使壯士持梃殺可殷於家庚辰疾少閒后訴之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鏻聞變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爲絶之倣并殺后及繼韜歸守明鏻立十年見殺諡曰惠子昶嗣

昶原名繼鵬鏻長子也既即位更今名清泰三年自稱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入朝大赦境內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弑君罪心常自疑昶患之因享軍伏甲執倣殺之梟其首倣部曲燒啟聖門奪倣首奔於錢唐昇元元年僞通文二年冬十月庚子烈祖遣使至閩告即位昇元二年僞通文三年春二月遣內客省使如金陵賀即位冬十一月晉以左散騎常侍盧損充冊禮使封昶爲閩國王封其弟繼恭爲臨海郡王昶

遣進奏官林恩白執事以旣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昇元三年
僞通文四年春二月盧損至長樂府昶稱疾不見令弟繼恭主
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損頗誚乙昶怒損還無所荅
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入貢三月命六宮設三昧宴以道士
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夏四月巫者林興傳神言宗室將亂乃命
興率壯士殺叔父延武延望幷其五子作三清殿於內庭事無
大小皆興傳寶皇命決之術者言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爲長
夜之飲秋七月乙巳北宮火焚宮殿殆盡控鶴軍使連重遇控
宸軍使朱文進數爲昶侮慢內懷不平至是昶頗疑重遇縱火
欲誅之內學士陳郯洩其言重遇懼夜率衞士焚南宮昶挾愛
姬子弟斬關而出宿於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

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於地繼業執而殺
之及其妻子皆死謚昶曰康延羲立
曦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初名延羲既立更名昇元三年閏七月
壬午改通文爲永隆元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然在國置百官
皆如天子之制昇元四年僞永隆二年春正月曦與弟建州刺
史延政有隙二月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眞將兵擊延政焚廬
舍延政乞師於吳越吳越命將援建州三月戊辰師逵分兵出
戰延政遣將林漢徹敗之丁丑延政募敢死士入師逵壘縱火
城上殺師逵衆大潰戊寅復引兵攻行眞寨乘勝取永平順昌
二城丙戌遣使入聘金陵夏四月吳越兵至建州延政以曦兵
已解請班師不從五月延政大破吳越兵於城下是月閩主曦遣

客省使尙全恭諭曦與延政連和六月延政與曦盟於

而猜恨如故冬十月曦因商人奉表於晉以自理十一月甲申晉以曦爲威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十二月遣客省使葛裕如金陵賀仁壽節昪元四年僞永隆三年秋七月曦自稱大閩王冬十月卽皇帝位延政自稱兵馬元帥昪元五年僞永隆四年閏月遣尙食使林宏嗣入聘金陵秋八月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冬十二月以鹽鐵使李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仁遇曦甥也以姿色嬖之曦好爲牛飲荒淫無度鍛銀葉爲杯目之曰冬瓜片又名醉如泥羣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是歲遣徐績如金陵賀仁壽節昪元六年僞永隆五年春正月延政稱帝改國號殷三月己卯烈祖崩閩遣使如

金陵弔祭保大二年偽永隆六年元宗降書責曦兄弟尋戈曦引周公誅管蔡太宗誅建成元吉以復連重遇弒昶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結婚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相詆重遇等流涕自辨會李氏妒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告重遇等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三月乙酉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謚曰景葬福州

延政審知子也曦肆為酗虐延政數遺書切諫曦怒舉兵相攻遂成讎隙已而延政以建州開國稱殷改元天德自置官屬保大三年偽天德二年春正月鑄天德重寶大鐵錢一當百三月連重遇朱文進弒曦文進遂自立為閩王延政遣將討之不克冬十月泉州指揮使留從效執泉州刺史黃紹頗斬之請王繼

勳爲刺史漳州將陳誨殺刺史程贇迎王繼成爲刺史汀州刺史許文進亦降於延政遂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福州將林仁翰又殺重遇保大四年僞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延政都福州復國號閩元宗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大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乃立雲峯寺僧卓儼明爲天子已而又殺儼明而自立用保大年號送款於朝元宗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而大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爲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延政安化節度使降封鄱陽王保大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謚恭懿

述曰閩之發迹也以景福二年命王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

副使傳至延政以保大三年而降於唐計其始終實五十三年
舊史及閩王列傳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皆云六十年後入又迎
合騎馬來騎馬去之讖以爲六十一年俱屬無稽新修史記云
五十五年亦未深攷耳

續唐書卷三十一終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海昌陳鱣撰

南平世家第十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少爲汴州賈人李七老家僮朱全忠鎭宣武七郎以入貲得養爲子命友讓以子蓄之因冒姓朱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堅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全忠壯其言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全忠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全忠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

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天祐三年冬十月襄州趙匡凝破雷彥恭於荆南汴兵攻襄州彥恭復寇荆南時留後賀瓌殊怯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拜季興荆南節度使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季興擊楚兵於油口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朱全忠被弒季興見梁日衰潛有據荆南之志乃治城塹設樓櫓阻兵自固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秋八月乙亥朱友貞封

季興爲渤海王賜以衮冕劍佩天祐二十年梁亡晉王即唐帝
位改同光元年下詔慰諭季興司空勳等皆勸入朝梁震以爲
不可季興不聽以騎士三百爲衛朝於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
崇韜切諫乃止加季興守中書令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
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
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
以爲榮耀季興已行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
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出而詔書至季興歸謂梁震曰
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
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鈔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
下其自矜伐如此又荒於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二

年春三月丙午加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季興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同光三年秋九月以季興爲西川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巡屬季興未出兵魏王繼岌已破蜀季興方食聞蜀亡遽失箸曰是老夫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梁震曰不足憂也朝廷得蜀安知不爲我福同光四年春二月季興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焉詔未下而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夏六月甲寅季興表請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屬郡廷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明宗不得已與之天成二年春二月季興旣轄夔忠等州復請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明宗不許乃除別將西方鄴爲夔州刺史季興拒而不納初魏王繼岌遣押牙

韓珙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十餘人於峽口盡掠其貲重王是明宗大怒制削季興官爵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而以西方鄴副之克其夔忠萬三州天成三年夏六月辛巳季興以荆歸峽三州復稱藩於吳吳冊季興爲秦王冬十二月丙辰季興薨年七十一謚武信葬江陵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爲人明敏多權計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告歸省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既薨遂襲位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絶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聘楚馬殷爲之請命於朝而從誨亦遣押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春

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諡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春正月改封南平王清泰三年夏四月從誨遣使如吳奉牋勸烈祖即帝位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帝僞號晉昇元元年冬十月烈祖稱帝遣使告即位十一月從誨表請置邸金陵烈祖許之昇元二年春正月甲子從誨遣龐守規如金陵賀即位昇元三年春二月烈祖復姓李復國號唐從誨使王崇嗣如金陵賀南郊昇元四年僞晉天福五年晉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於望沙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乃具道其語敬瑭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夏四月晉安從進反結從誨爲外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

使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夏六月敬瑭殂子重貴立秋八月晉高行周陷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從誨求郢州爲屬郡不許保大五年僞開運四年春正月契丹滅晉劉知遠起太原僞號漢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亦遣使閒道詣太原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知遠陽諾之二月知遠僭位從誨遣使朝貢仍求郢州知遠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乃絶漢附於唐蜀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契丹契丹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余之所識不

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已即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皆稱帝惟從誨所嚮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賴子里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冬十一月寢疾命子保融判内外兵馬事癸卯從誨薨年五十八謚文獻葬龍山鄉子保融立

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賜緋累加至檢校太保十四年春正月郎威㬊立爲

國號周改元廣順周加保融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郭威殂養子柴榮嗣位周進封保融爲南平王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周師犯淮南保融遣使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於元宗勸附於周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二月周師入犯至雄州夏五月元宗歸附於周柴榮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絶及僞顯德時無歲不貢又以器械金帛皆常產不足効誠乃遣弟保紳入朝益蒙嘉獎初季興之鎭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乃命泰州給之建隆元年春正月宋受禪保融懼一歲三入貢保融迂緩無能政事悉委弟保

勗秋八月保融薨年四十一諡忠懿葬龍山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時或因事盛怒惟保勗一見自解荆人目爲萬事休保融卒拜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保勗少多病頗有才至是淫佚無度又好營造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寢疾顧其將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畀後事延嗣曰繼冲長矣保勗頷之建隆三年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繼冲立

繼冲字咸和保融長子也保勗疾革命繼冲判内外兵馬事保勗既歿宋除繼冲荆南節度使會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春正月宋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親校李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

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勢況宋受命豈易當耶亟勸繼沖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因扼吭而死延釗兵至繼沖出迓於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募井上給内人入輿多墮井死遂詣延釗納牌印盡籍其境内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將奉表於宋宋復命繼沖爲節度使夏六月有事於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秋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授武寧軍節度使開寶六年繼沖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述曰路振編九國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爲

國也後振孫綸作荊南志續之或稱十國志焉舊史入於世襲列傳新修史記列諸十世家劉恕十國紀年因之撰其始終實與岐相等而興滅年世較久故仍著為世家焉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一終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二

海昌陳鱣撰

晉世家第十一

石敬瑭太原人也父臬捩雞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武皇起雲朔之間臬捩雞以善騎射從征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雞生敬瑭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爲人寡言笑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帳下號左射軍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深入擊取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俗所重由是知名天祐十五年冬十二月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

敬瑭以左射軍復擊敗梁兵天祐十九年明宗戰胡盧套楊邨幾爲梁兵所扼敬瑭解之莊宗卽位改元同光厯數軍功明宗及敬瑭居最同光四年春二月趙在禮作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將自訴於天子敬瑭獻計不如速進夷門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爲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入立改元天成授敬瑭保義軍節度使天成二年春二月加檢校太保兼六軍諸衛副使冬十月明宗幸汴爲御營使尋爲宣武軍節度使天成三年夏四月徙鎭天雄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夏五月徙鎭河陽冬十一月丁亥加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十二月明

宗崩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卽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
泰元年夏四月岐陽兵亂閔帝出奔遇敬瑭於道敬瑭殺帝從
者百餘人幽帝於衛州而去末帝卽位疑敬瑭必反清泰三年
夏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末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
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秋九月契丹入自雁門與敬
達等戰敬達等兵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契丹約爲父子冬十
一月丁酉契丹冊敬瑭僭皇帝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
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十六州入於契丹己亥大赦改元天福
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尋遷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十一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
趙瑩爲門下侍郎辛巳末帝聚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

縱火自焚而崩十二月乙酉追降末帝爲庶人昇元元年僞天福二年春正月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酅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冬十月甲申烈祖卽皇帝位於金陵國號唐改元昇元十一月戊辰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昇元二年僞天福三年春三月丁丑禁民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八月戊寅以馮道劉昫爲契丹冊禮使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於契丹冬十月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昌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爲鄭王昇元三年僞天福四年春三月丙辰頒調元曆夏四月甲辰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九月癸未封李

從益爲邠國公以奉唐後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
明宗閔帝廟於洛陽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除
民公私債冬十一月丙子始用二舞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春
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三月除民間二
年至四年稅冬十二月丙戌朔徙封重貴爲齊王昇元六年僞
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年五十一嗣子重貴立
重貴敬瑭兄子也兄名敬儒爲莊宗騎將早卒敬瑭以其子重
貴爲子敬瑭七子六皆先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善
騎射敬瑭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
非吾家事也敬瑭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
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授爲北京留守知

河東節度累封齊王偽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重貴立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相州西山夷禮也遣李仁廓如契丹契丹亦遣使來己卯宋崇節梁言使於契丹丁酉使石德超撲馬於相州西山庚子大赦冬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寳廬夷所用也保大元年偽天福八年春二月烈祖崩元宗立改元保大夏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六月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冬十月庚午括借民粟保大二年偽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契丹入鴈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鄴都不得進而還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於澶州契丹屯於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

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戰於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於契丹二月戊申前都虞侯李守貞及契丹戰於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侯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於戚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夏六月克淄州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開運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冬十二月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閏月乙酉赦青州契丹寇恆州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

戰於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如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乙丑北征
契丹去二月已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為東北面行營
都部署以備契丹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
敗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
戰於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
丹戰於陽城敗之追奔至於衛郵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於
戚城已卯勞旋於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
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如南莊六月乙丑朔御崇元殿
百官入閤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
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丁卯射於繁臺幸杜
威第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舞辛未閱馬於茂澤陂丁丑括馬九

月己亥閱馬於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庚午遣使太子賓
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冊兩浙節度使錢佐爲守
太尉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兼東南面兵
馬都元帥丁丑獵畋于郊保大四年僞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
朔命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並以黃金爲之二月壬午
如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於契丹丙寅契丹寇邊秋
七月丙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
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八月辛酉如南莊召從臣
宴樂至暮還宮九月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
於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朔州敗之冬十一月永
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

月己未杜威軍於中渡壬戌奉國都虞侯王清及契丹戰於滹沱敗績死之壬申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於契丹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彥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宿衛登樓覘城彥澤呼而下之重貴奉表降於契丹自稱孫臣某甲戌彥澤遷重貴及諸宮屬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殺開封尹桑維翰及宣徽使孟承誨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明日百官列班遙辭重貴於寺以迎契丹重貴舉族出封邱門契丹遂入大內至昏出宮是夜宿於赤堈洛京留守景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安置黃龍府遂滅晉

述曰敬瑭雜犬遺類豺狼野心依敵亂華弑君篡國舊史謂其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沒溺飲鴆漿而止渴終取喪亡猶未盡其罪狀也逆嗣重貴奢淫驕縱閹馬調鷹任用非人天怒民怨以至族行萬里身死窮荒自古得國之醜未有若彼者而失國之醜亦未有若彼者以彼其醜欲從而帝之何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哉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二終

續唐書卷三十三

海昌陳鱣撰

漢世家第十二

劉知遠太原人也其先沙陀部人父琠事武皇爲列校知遠面紫色目多白睛與石敬瑭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於德勝敬瑭馬甲斷知遠輟騎授之取斷革者自跨殿後而還敬瑭感之明宗踐阼敬瑭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牙應順元年敬瑭鎮常山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敬瑭遇於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立敬瑭後及有變知遠擁敬瑭入室敢與左右格鬬而死知遠卒衆盡殺閔帝左右留敬瑭傳舍而去淸泰元年末帝入立敬瑭復鎮河東已而有隙敬瑭舉兵知

遠與桑維翰密贊成之敬瑭僭位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送敬瑭至上黨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剌無大故勿棄之昇元元年僞天福二年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杜重威代領忠武知遠領歸德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敬瑭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爲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徙鄴都留守尋授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自知遠從敬瑭起太原有功勳位已高及敬瑭薨重貴立與契丹絶盟用兵北方重貴疑知遠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尋加守太尉然知遠未嘗出兵契丹寇

澧州別遣偉王攻雁門知遠敗之於秀容保大五年契丹入晉
重貴北遷知遠遣与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
以木拐一木拐虜之所貴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得峻持拐
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爲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成大事乃議
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知遠
僭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帥梁暉取相州歸附都將史宏肇
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
錢使諫議大夫趙熙歸附辛巳陝州留後王守恩歸附三月丙
戌朔蠲河東雜稅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
使高彥詢以其州歸附壬寅契丹遯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
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已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

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歸附史宏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於欒城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遯歸於契丹以郇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歸附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僞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是月劉昫卒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八月壬午朔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於邢州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

次韋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
保大六年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知遠更名
暠丁丑薨年五十四葬睿陵子承祐立
承祐知遠第二子也姿貌白皙眉目疎朗知遠僭位授左衛上
將軍大內都點檢兄承訓長而賢知遠愛之方屬以爲嗣而承
訓卒知遠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
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知遠薨秘不發喪殺杜重威
偽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遂僭皇帝位壬辰右衛大
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於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
三月丁丑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
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附於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

屯於闕西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秋七月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乙亥王景崇叛附於李守貞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侯向宏遷及趙思綰戰敗績保大七年僞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赦四二月丙子蠲民紐配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於京兆甲子克河中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遣使獻俘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寇趙魏羣臣進添都馬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譔實錄二十卷上之丙戌契丹陷內邱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遯保大八年

僞乾祐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申趙暉獻馘俘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史宏肇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成義軍節度使宋廷渥叛附於威壬午威犯封邱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於七里店癸未勞軍於北郊甲申勞軍於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於威乙酉承祐策馬至元化門遂與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邨舍允明知事不濟乃剚刃於承祐承祐薨年二十逢吉允明皆自殺其後郭威謚承祐曰隱葬陽翟

旻初名崇知遠母弟也爲人美鬚髯重瞳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知遠臣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署旻爲都指揮使知遠僭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中書門下平章事承祐嗣位改河

東節度使兼中書令承祐年少政在大臣郭威爲樞密使有功素與旻有隙旻與屬吏鄭珙謀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民丁以自固保大八年僞乾祐三年郭威起兵承祐遇弒旻乃謀舉兵威反狀已白而承祐諸臣不卽推尊之故未敢卽立謬請立旻子贇爲嗣是時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害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稱之爲郭雀兒至是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益喜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勸其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俟變旻大罵驤離間父子命牽出斬之幷殺其妻以其事白於母后以明無他已而威果篡位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䛒奉書於威求贇歸太原而贇

不得歸旻始思自立保大九年僭帝位於晉陽仍稱乾祐四年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以次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䛒行使於契丹契丹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契丹遣使冊命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又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軋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使王得中聘於述律請兵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德扆因取岢嵐州保大十二年僞乾祐七年春正月郭威薨養子柴榮立旻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諸奚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

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與契丹兵南出團柏屯梁侯驛昭義軍節度使李筠遣將逆戰於太平驛元徽斬其將穆令均筠遯歸上黨遂圍潞州時柴榮新卽位以謂旻幸其有大喪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皆謂不可榮意甚銳遂行與旻遇於高平楊袞望其師謂旻曰勁敵也未可輕動旻不聽王得中叩馬諫又不聽趣元徽進兵會馬蹶爲榮兵所殺旻遂大敗日暮收餘兵阻澗而守榮將劉詞繼至復乘勝追擊旻又大敗旻間道馳去夜失道得郜兵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榮收軍潞州大宴軍士斬敗將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方四十里榮兵去城三百步圍之匝月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

克而彥卿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榮乃班師旻自敗高平已而
被圍憂憤成疾冬十一月薨年六十子鈞立
鈞旻次子也初名承鈞少好學工書旻薨鈞謂服喪以日易月
非禮也始行三年之喪奉表契丹自稱男契丹荅詔呼爲兒遣
使冊命嗣位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保大十三年僞乾祐八
年春二月庚申遣使如契丹請加上尊號不許保大十四年僞
乾祐九年冬改明年爲天會保大十五年僞天會元年春正月
乙丑朔大赦冬十一月契丹遣高勳以兵助鈞鈞遣李存瓌與
勳擊周至潞州而還保大十六年僞天會二年柴榮北伐契丹
下三關契丹使告於鈞將發兵而榮班師乃已中興三年僞天
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

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遣牙將劉繼沖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於太原乞兵爲援鈞欲謀於契丹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鈞即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於汾水僕射趙華獨言筠舉事輕易未可爲恃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而鈞與郭氏世仇聞其言亦不悅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融被執宋祖以鐵撾擊融首不死釋之鈞懼引師歸僞天會七年秋七月宋師侵邊冬十月丙申遣使告契丹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鈞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既召無爲同平章事復以五臺山僧繼顒署鴻臚卿十二月遣從子

繼文如契丹契丹拘之不遣先是旻凡舉事必稟契丹及鈞立禮文多略契丹遣使責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鈞奉之愈謹而契丹相待益薄宋祖常因畍上諜者謂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决勝負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僞天會十二年秋七月鈞以勢力窘弱憂瘁得疾戊申遂薨年四十三諡曰孝和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知遠以釗壻也除

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怏怏一日乘醉拔佩刀傷未死釗卽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及旻女皆卒旻以鈞無子乃以二子命鈞養爲子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鈞嘗語郭無爲繼恩非濟世才無爲不對鈞臥病召無爲以後事付之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衰服視事皆居勤政閣而鈞故執事百官宿衞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己酉繼恩會諸臣飲酒既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侯霸榮幷其黨繼恩立裁六十餘日幷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殺之以滅口而左右卒莫能明無爲迎立繼元

繼元鈞養子也初授檢校司徒累遷金吾衞大將軍充大內都

點檢繼恩時進太師兼太原尹僞天會十二年冬十一月旣襲
位仍稱天會不改元復修好於契丹天會十七年冬十二月將
改元遣使稟命於契丹僞廣運元年春正月改元初宋師引汾
水浸城幷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郭無爲勸
繼元出降繼元恃契丹爲援未之許也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
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百萬師乎蓋欲搖動幷人而幷人守
意益堅太平興國四年夏五月宋師北征繼元窮窘而幷人猶
欲堅守前樞密副使馬峯入見流涕以興亡諭之五月癸未夜
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宋以繼元爲右衞上將軍封
彭城公湻化中繼元薨

述曰後唐之廢也固由敬瑭之篡逆而知遠實左右之罪亦大

矣及其乘虛竊據僭號登宸撫御無方干戈不息未及二年而身亡承祐稚弱無能又未及二年而身弒國亡何其速耶旻受郭威之欺囿由長城自壞其得保一隅以圖存歷四傳而殄滅猶幸也夫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三終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四

海昌陳鱣撰

周世家第十三

郭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本常氏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父簡事石敬瑭爲順州刺史劉仁恭破順州簡見殺威形神魁梧負氣好使酒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時年十八以勇力應募莊宗滅梁繼韜伏誅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年二十一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侯尤親愛之臨鎭嘗以威從契丹滅晉知遠起兵太原僭位拜威樞密副使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春正月知遠疾革以承祐託威承祐嗣位拜威樞

密使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承祐遣將討之久皆無功乃加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督諸將出戰威大破之守貞自焚死偽乾祐二年秋八月威自河中班師承祐賜賚優厚旋議賜勳欲兼方鎮威辭之乃止九月加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冬十月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偽乾祐三年春二月師還夏四月授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承祐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宏肇又使李宏義殺王殷又使郭崇殺威及王峻於魏詔書先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宏義遣人告威而詔殺威峻使者亦止威匿詔書召院吏魏仁浦謀之仁浦勸威反教其倒用留守印更爲詔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

丁丑威遂舉兵渡河承祐遣開封尹侯益等率兵拒威又遣内
養鸗脫覘威所向鸗脫爲威所得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
中承祐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
屬於京師庚辰威至滑州宋延渥叛降壬午犯封邱甲申及慕
容彥超戰於劉子陂彥超敗績奔於兖州承祐遇弑於趙邨丙
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承祐母后請立嗣君庚寅威
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爲嗣辛卯請母后臨朝聽政十二月甲戌
朔威北伐契丹軍於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
兵七百逆贇於宋州殺之庚申母后制以威監國保大九年僞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威篡帝位大赦改元僞國號周戊寅劉
旻自立於太原二月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於契丹三月甲戌

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冬十月丙午劉旻又起兵討威攻白晉州十一月王峻及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保大十年僞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癸亥至曹州赦流罪以下四乙亥克兗州壬午赦兗州夏六月乙酉朔詣曲阜祀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契丹寇邊保大十一年僞廣順三年春三月甲申封柴榮爲晉王夏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保大十二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壬辰威薨年五十一遺令薄葬葬嵩陵養子榮立

榮威之養子也本姓柴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威榮幼從姑長威家威愛其謹厚遂以爲子榮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威爲漢

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左軍威篡位累拜節度使檢校太傅同
平章事授開封尹封晉王僞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威薨祕不
發喪丙申發喪榮卽位仍稱顯德不改元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癸巳及劉旻戰於高原
敗之追及於高平又敗之夏四月乙卯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遼
州刺史張漢超俱叛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取石沁州庚午赦
潞州流罪以下囚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皋叛附五月丙
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附契丹救漢丁酉符彥卿及契丹戰於
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二
年春二月求直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
私自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

月辛未取成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
犯金陵戊申王景克鳳州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庚
子向訓守東京壬寅出師南侵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
進犯金陵及唐兵戰於正陽敗之壬申克滁州甲戌朝廷遣使
議行成不荅壬午朝廷使鍾謨下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
三月取光舒常州夏四月常泰州復入於唐五月乙卯至自淮
南赦囚秋七月光舒滁州復入於唐八月乙丑勸民種木及韭
冬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酉殺唐臣孫晟保大十
五年僞顯德四年春正月乙丑朔赦非死罪四二月甲戌樞密
副使王朴守東京乙亥出師南侵三月丁未克壽州夏四月己
巳至自壽州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壬申出師南侵十二

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叛降
丁丑取泰州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
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二月甲寅取
揚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酉復如
揚州辛卯如迎鑾鎭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秋七月
丁亥頒均田圖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
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交泰二年僞顯德六年春三月
甲戌北征夏四月壬寅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
卯取瓦橋以爲雄州取淤口關置寨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
至自雄州六月癸未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誼燕國公癸巳榮薨
年三十九葬慶陵子宗訓立

宗訓榮第四子也榮即位時羣臣請封子爲王榮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而還始封宗訓梁王僞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榮薨甲午宗訓即位不改元秋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晉王熙謹紀王熙誨蘄王壬寅高麗遣使朝貢并進別序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於高麗十一月壬寅高麗遣使來交泰二年僞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契丹入寇河東癸卯宋祖率兵北征夜宿陳橋驛未署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宋祖即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宋祖遂下詔詣崇元殿受命封宗訓爲鄭王奉周祀開寶六年春宗訓薨於房陵年十八歲謚曰恭葬順陵

述曰知遠之臨終也本以承祐託威而威則陰據其位墳土未乾藐孤安在哉榮起自賤微頗知政事崇儒學闢異端可謂令主獨恨其專犯南朝自忘後患天降之咎不永其年暫傳幼子而國隨亡誠不足惜況當時北漢尚存與周犄角不帝漢何帝周耶

續唐書卷三十四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DS
701.5
.C4

續唐書卷三十五

海昌陳鱣撰

后妃傳第一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於武皇姿質閑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內寵乾寧初平燕薊得李匡儔妻張氏有姿色嬖幸之姬侍罕得進御惟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於譴罰無敢言者惟太后救諫卽爲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太后亦恭勤內助左右稱之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顥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

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子母子有地毋令乞養於沛幸矣承業因誅克寧存顥以靖內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謔浪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矣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稟先王之命須滅仇讎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於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於鄴城每一歲之內馳駕歸寧數四人服其仁孝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即位命宰臣盧損奉冊上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尚醫中使問訊結轍旣而謂

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慰中心吾暫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問至太后痛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於長壽宮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謚曰貞簡皇太后葬於壽安陵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后又其次也初封魏國夫人后家世寒微父劉叜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武皇攻魏州取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陽宮貞簡太后教以笙及歌舞及笄姿色絕衆聲伎擅長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

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是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
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
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已愛之由是劉氏寵
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
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
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隖時有黃鬚丈
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
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
亂兵妾時環尸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於宮門
莊宗已卽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
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

韶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乙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後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微賤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由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

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温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父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取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

頗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莊宗方與后荒於畋游十二月己卯獵畋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撤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粟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殿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給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

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

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眞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弑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於太原石敬瑭反時爲契丹所虜又有昭儀侯氏封汧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眞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眞吳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

瑤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二月敕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卽位追封爲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旣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思內助之方不見中興之義予當御極子並爲王有鵲巢之高無翬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攷本朝之文洽追封之制將慰懷於九族冀叶慶於四星宜追冊爲皇后兼定懿號旣而有司上謚曰昭懿

和武顯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天成三年正月冊爲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爲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爲皇太后至淸

泰三年閏十二月隨末帝崩於後樓
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置戍平山得后以歸明宗爲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產曹后亦疏於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居數年而宣憲后卒葬於太原生子從珂是爲潞王明宗時從珂已封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末帝淸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寐奉尊謚於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於甄館而皆追從徽號祔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又覽國史竊有見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后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閟幽宮鴻圖旣屬於明君尊號咸追於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州三后最賢周母允成

於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啟於帝基仰惟當宁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謚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附先祠則都下難崇別廟旣追尊謚合祔閟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謚後權立同廟以申告獻配祀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時方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東府東立寢宮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于安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

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稍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閔帝卽位册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

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爲秦王寶以兵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閔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末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邱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末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末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乃免明宗時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

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蔡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勃海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櫛篦傅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敕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敕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有賢行初封魯國夫人生四子及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閔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應順元年四月末帝入立后及四子俱見殺

末帝劉皇后應州渾元人也父茂威后性强戾末帝素憚之天成中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爲皇后其弟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爲鄴都留守及延皓爲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免而已寇兵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述曰自古一代之興衰固繫於乾綱亦由於坤道觀夫貞簡太后明敏慈祥謙恭巽順洵無虧於懿範也哉劉后驕佞擅權致爲厲階所謂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至於明宗夏后魏后降年不永內政無聞若曹太后及劉后俱同末帝以崩完貞全節以視王淑妃之暫以身免忝顏受封終歸見殺蓋相去遠矣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五

續唐書卷三十六

海昌陳鱣撰

后妃傳第二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韶江夏人后幼流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及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苟言笑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三年封齊王妃烈祖受禪冊立爲皇后禪贊內政多所受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

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前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已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每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崩祔葬永陵謚元敬后有姪宋謂爲參軍以國戚官不顯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記初入宮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生江王景逷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

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湯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湯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卽位始封景湯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湯宮封皇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追封許國太妃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事吳爲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三十輩斬顥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顥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吾赤族之禍閒不容髮使無

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子不敵此女元宗起家自尚書郎至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宮元宗樂推諸弟終無閒言蓋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數月後主即位冊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乾德三年十月崩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葬順陵謚光穆元宗後宮有淩氏生韓王從善隨後主北遷封吳國夫人又有平昌郡公主孟氏昭容吉氏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所御燒槽琵琶賜之燒槽者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爇而存之后於采戲奕棊靡不妙絕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卽位冊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後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

世內史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則緩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僄寍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臥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侍膳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非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是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口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西室時後主四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九明年正月

壬午遷靈柩於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貲般世逸樂尠愁殷沈烏逞兔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忘新闕景頹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搆屈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峻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孌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誡慎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鬟雲䰄鑒眼采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瓌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婉媒無勞辭簽無遠報歸妹邀終咸爻協兆俛仰同心綢繆自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

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泝危言遺情盼盼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飢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釆戲傳能奕棋逞妙媚動占相歌榮柔調茲鼓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悽雲涯發揚掩抑纖緊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霽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翦遏繁態靄成新矩霓裳舊曲韶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絃絃頑集鬱北苛風再傳曼選入雖與同式詹虛館

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
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晏是息含桃薦食
畏日流空林雕晚籜蓮舞疏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
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
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弦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
式歌且晏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
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
先懷悵怏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　疏
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㦧如寒暑斯疚吾盞御諸
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
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

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極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惝怳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瞀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昔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爲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曀空曖曖兮愁煙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氣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蓍既許簫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輴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枸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隳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

香魂茫茫天步抆血撫櫬邈然何所昔雲路之可窮竊傳歸於
方士嗚呼哀哉遂以其所製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
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初
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簒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
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
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謚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
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
后而禮官議謚及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后周氏昭惠后妹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昭惠后
感疾后常出入宮内而昭惠后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
后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

后恚怒返臥至死面不外向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位號久虛至後主八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南唐三世皆娶於藩邸故皇帝婚禮議者不一乃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致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古今不相沿襲故請用樂鉉曰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荅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荅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異同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爲是遂施用之既而游病疽茲懟其不主已議哉語人曰周孔亦

能為嶲平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獵代白雁後以文繡使衛書後
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墜瓦而斃者后
少以戚里問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成禮之翌日大讌
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以諷而後主不之譴后被寵過於昭
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
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
秋七月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殂後主保儀黃氏世為江夏
人父守忠遇亂徙湘湖事馬氏為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
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為
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
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后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

加第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墨寶而已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后故同時美女卒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禮也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跡至都保儀實掌之都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圖籍俱燬靡有遺若黃氏隨後主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問左右無知音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又有喬氏及慶奴秋水窅娘皆後主宮人

述曰元敬皇后及光穆皇后再世徽音克修內政幾與長孫

美矣昭惠后以色技邀恩有乖治化至於繼后酣舞嬪者卒成

亡國之禍可歎也已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六

[illegible]再覆校

海昌陳鱣撰

宗室傳第三

克讓武皇之仲弟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授金吾衞將軍留宿衞初李氏以部屬歸朝懿宗賜宅於親仁坊其後武皇起雲中殺段文楚天子發兵致討遣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其僕何相溫文寬石的歷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官兵乃止克讓奔於雁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還宿衞黃巢犯闕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伏於南山佛寺寺僧殺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之從父弟從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武皇

鎮雁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於邢州武皇平潞州乃表克修爲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武皇自將伐邢洺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武皇怒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年三十一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陷涿州嗣弼沒於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侯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獲其將龎讓梁兵圍蓨縣嗣肱從存審救之其兵解去以功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嬀儒三州授山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卒於官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諸弟爲决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性驕横不法未嫻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以非罪暴卒而惡克恭之縱恣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於武皇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武皇遣李元審討之戰於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於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梁武皇令康君立討梁獲霸等誅之乃以君立爲昭義軍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武皇甚謹武皇與赫連鐸戰雲蔚間後從蓮覲入破黃巢未嘗不從武皇鎮太原以爲内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

度使凡軍政皆決之武皇疾篤召莊宗侍屬克寧張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莊宗告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眾情推服敢以軍府請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亡兄之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率先拜賀莊宗嗣位政事一切委之武皇養子李存顥陰計於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富貴功名宜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代父慈子孝先王土地有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說夫人屬迫克寧克寧惑之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請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叛莊宗召承業存璋謂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

可自相魚肉吾卽避路則禍亂可紓矣承業等謀誅克寧乃伏
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與存顥既至俱伏法

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二年十二月辛亥詔封邕王莊
宗敗存美以病風得免居於晉陽其後不知所終

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三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永王歷昭
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
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
留守李紹榮欲奔河中就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率衆千人棄
鎭奔晉陽從兵逃散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削髮衣僧服謁
符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
當取奏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

存禮武皇子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薛王莊宗敗後竟不知所終

存渥武皇子莊宗第五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申王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晉陽李彥超不納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

存乂武皇子莊宗第八弟同光三年封睦王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之又煉丹汞易人形破扃鐍莊宗頗神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於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

十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遂存乂而

殺之時朱友謙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

其弟而族之并誅十郎

存確武皇子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通王莊宗敗後爲霍彥

威所殺

存紀武皇子莊宗第八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雅王莊宗

敗亦爲霍彥威所殺

莊宗又有弟存矩莊宗攻范陽盧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

宗以屬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會兵擊劉鄩後

爲亂軍所殺

繼岌莊宗長子莊宗五子惟繼岌爲劉皇后所出次繼潼繼嵩

繼蟾繼嶢皆不著其母姓名號莊宗即位以繼岌爲北都留守同光三年九月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任圜爲翰林學士李愚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八屯利州分其半逆戰於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閒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緜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階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

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心益不平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牙門闃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

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遏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便可果決後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噍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

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　撾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至興平聞明宗反兵至京師欲馳救行至渭南師徒潰散自縊死繼潼繼嵩繼蟯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皆年幼未封莊宗敗時武皇子孫存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不知所終武皇之後遂絕從璟明宗長子初名從審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陳人罕及焉從莊宗於河上累有戰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莊宗赴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不聽尋爲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

保

從榮明宗第二子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封秦王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之言豈朕之所望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誡遂止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一時有詩千餘自號曰紫府集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其府屬僚佐及

四方游士名試榜淮南書一道陳已將廣濟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卽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梲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爲庶人

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衞大將軍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從璨爲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節園酣酒之後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

警大内乃全乖委任但恣遨游於子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戮平人致彼喧譁達於閒聽方當立方固不黨親宜貶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得罪令復舊官仍贈太保

從益明宗之幼子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惟此兒生於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石敬瑭篡位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郇國公其後與母歸洛陽及契丹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劉知遠自太原起軍建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之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知遠怒命郭崇義先入京師殺王淑妃與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母子何罪吾既爲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

臣嚮吾兒每年寒食傾拜一五節鎮明宗聞者無不泣

重哲閔帝子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重吉末帝長子末帝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出末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閔帝嗣位不欲末帝子掌親兵乃出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末帝北京末帝兵起閔帝遣殿直楚光匡祚執重吉幽於宋州榜棰重吉籍其家財旣而殺之幼澄亦死

重美末帝第二子幼而明敏如成人末帝卽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其後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散山谷門者請禁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徒

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主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卒與末帝俱自焚死

述曰繼岌伐蜀成功兵不血刃尋遭內難殞命中途誠堪惋惜從璟臨陳有威名而臨難無苟免死於君側克篤忠貞從榮嗣嗣儒雅自賞風流皆禍之由失之輕躁從璨從益一害於權臣一迫於强敵取不得善終哀哉重美以童齔之年遭國家之變乃能救流亡之百姓止宮室之一燔身雖自焚史則垂名其賢明若是於唐室有光矣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七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二十八

海昌陳鱣撰

宗室傳第四

景遷烈祖第二子宋皇后所生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饒公主爲駙馬都尉服用不尚華侈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故烈祖愛之至是始悟其妄昇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追封楚王

景遂烈祖第三子宋皇后所生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進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淡有士君子風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嗟歎烈祖晏駕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燕王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織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怍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言易國士宜夙夜納誨無使[illegible]不測之淵元宗報曰易奇士海沸當見之竟盡行景遂在東

宮十三年廣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收授天策上將軍江南
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封晉王以樞密副使
李徵古爲鎮南軍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傲至鎮專恣尤甚
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
也宏冀爲太子一日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
頗忽忽多忿常以忤意殺都押牙袁從範之子宏冀刺知之乃
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
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斂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
欲稍慰之因妄言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
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事竟不之知廢朝三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宋皇后生時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

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因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越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旣迫於臣下義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常從游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投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精誠所感又性剛疾惡朝廷嚴憚之元宗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已欲以虛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小殿下

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宴輒以疾辭保大
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
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之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不能詰初
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兵歸金陵上還
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
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
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
最爲永年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瘞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
之說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其勇於從善如此
景遏字宜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遏以是
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夫人得譴宋皇后鞠養景

湯如已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獨景湯排斥佛書專尊六經名教贛令卒尉邵季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湯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湯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恤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就拜侍中在鎭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子季操官宗正卿

宏冀元宗長子母爲鍾皇后故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有一眞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公從南昌王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鎭潤州封燕王宏冀爲人沈厚寡言而

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宏冀尚少不習軍旅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眾心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宏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恐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事專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景達為元帥又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

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景遂遇酖死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宏冀使爲大國附庸周致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縟旨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匡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明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書使至亦別易宏冀宏言以爲常交泰二年七月

宏冀厲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
張泊上書言世子之德在視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
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議改謚曰文獻泊由是進用
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容貌秀徹年十四爲
侍衛諸軍都虞侯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
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游惟以賦詩爲樂初宏冀剛嚴人多
憚之故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
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宏茂幼時有異僧言人壽禍福
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手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思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器度凝遠初封紀國公
進封鄧王使周會宋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

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晏駕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游求遺詔游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徙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朝於宋宋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由是歲時游燕多罷不講常製卻登文曰玉斝澄醪金盤繡糕茱房氣烈菊蘂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月令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後主告之曰昔時之壯也豈知焉心和[illegible]

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綴錦組般
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舍
逸遨小作花枝金鞠剪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萑葦平性忘長
夜之靡靡宴安其毒果大德於滔滔今余之齒老矣心悽焉而
惻惻愴家難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涉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
兮睇予目原有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
淒心躑躅兮涙漣洏無一辭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
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
去妃發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再遷右千
牛衛上將軍又十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警敏能文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征李重

進遣從鎰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已而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近臣俱賦詩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南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閤門趣隨班入賀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愼修以為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宋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牲餼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待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致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無何病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同母弟數歲能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鄖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降鄖國

公歸宋爲右神武大將軍改名從謙又十九年以本官出爲安
遠行軍司馬不知所終
從慶元宗子長爲楚定王後主時封昭平郡公北遷授左監門
衞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後主時封文陽郡公北遷爲右監門衞大將軍
元宗十子凡八人可見其二人逸其名
仲寓字叔章後主長子有文藝初封淸源郡公北遷授左千牛
衞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珍坊一區処之自言
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國
亡後十九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後主次子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

歲誦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尤愛之後主三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大琉璃燈爲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曰懷獻時昭惠后先屬疾聞仲宣夭悲哀更劇不數日而絕

述曰景還早歲顯名而降年不永術士之言安足信哉景遂好學能文功成知退而卒被酖毒莫白奇冤可傷也已景達孝友性成疾惡從善終以隱忍自全在烈祖諸子中最純粹亦最永年景逷尊名教闢異端又能從諫可謂賢王若元宗諸子亦多有才略而後主卻登高文幾得與太宗鶺鴒頌並傳以視其所作昭惠誄豈不有媿風教也乎

續唐書卷三十八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三十九

海昌陳鱣撰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字益光本姓韓幷州太谷民家子武皇出獵過其家見林中鬱鬱有氣怪而問之適生兒因遺以金帛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爲人短小精悍初嗜酒好樂武皇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爲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帥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三將汴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以功加檢校僕射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嗣昭與汴將丁會戰於含山斬首三千級執其將遂取澤州二年李君慶攻梁潞州爲其所害嗣昭攻

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朱全忠自將攻之嗣昭聞之棄城而走前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舉兵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會大雨梁軍解去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於梁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又取隰州皆降其刺史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閒攻梁戰於平陽執其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會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梁武皇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勸奔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計擊之梁軍方解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附梁仍歲之閒孤城再圍此時力戰嗣昭功多天復六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之會以嗣昭爲

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築夾城以圍之
又遣人招降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
嗣昭完繕兵民撫養備切胡柳之戰爲梁所敗德威戰死莊宗
懼欲收兵嗣昭力諫莊宗然之時梁軍已發無石山嗣昭轉擊
山北大敗之德威既死嗣昭權知幽州後以李紹宏代之嗣昭
將去幽州人號哭遮留嗣昭夜遯方得去天祐十九年從莊宗
擊契丹於望都莊宗被圍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突入圍取莊
宗以出時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
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
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回顧箙中矢盡拔矢於腦
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節制澤潞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

令莊宗即位贈太師隴西郡公子七人繼儔長而懦次弟繼韜囚之而自立焉

繼韜小字留得少狡獪無賴因兄之事莊宗出兵河上未暇深究命繼韜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其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爲召居翰等問繼韜事必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弟繼遠入梁梁即授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於京師繼遠諫曰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繼韜不聽其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被圍夾城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爲言繼韜

初無惡緣奸人致誤楊氏亦以賂謁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而蒙恩貸莊宗乃釋繼韜數召從獵寵幸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恨之繼韜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潛使人諭繼遠起變軍城冀天子遣已安撫事泄斬於天津橋其二子常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父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卽遣使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召繼儔赴闕繼儔悉取繼韜婢妾玩好而不卽行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大兄利其所好於心何安乃服衰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儔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自剄死嗣昭七子至天成初繼能坐笞殺母婢爲其家誣告謀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繼忠一人僅免繼忠家晉陽楊氏

積貨猶巨萬嗣昭舊將裴約初事嗣昭在潞州最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戍潞州召民泣諭故使薨歿郎君郎背君親余寧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時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守之告急於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裴約能分順逆不附賊黨先兄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紹斌率騎赴之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莊宗聞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鴈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補軍校因賜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破湯會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遷雲武宣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

十三年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洺磁儒三郡十八月遷軍振武契
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李嗣恩吐谷渾部人本姓駱年
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將遷突陣指
揮使賜姓名養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充左廂馬軍都將從
李嗣昭援河中與梁人力戰矟中其口戰不已莊宗覩其傷深
慰之遷遂州刺史從莊宗入魏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攻太
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以守鄩兵遁莘之戰
以功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
十五年卒於太原追贈太尉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
通六蕃書從武皇入關破黃巢補軍職賜姓名爲養子累遷馬

步都校與李存孝交惡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以功領郴州刺史武皇將兵救朱宣存信屯於莘縣爲羅宏信所敗武皇子落落從討劉仁恭大敗於安塞武皇大怒顧存信曰昨日我醉公不能爲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泥首謝罪而免由是常稱疾天復二年卒於晉陽年四十一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武皇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爲養子常從爲騎將救陳許逐黃巢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梁將朱崇節入潞州遣李讜攻澤州李罕之告急於武皇乃遣存孝率騎五千救之梁人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張相公

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何怯不降存孝選精騎五百繞梁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待爾肉餧軍可令肥者出鬭梁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遂攻潞州時朝廷以孫揆爲潞州節度揆儒者以梁卒爲衛褒衣先驅引騎伏長子西崖谷間存孝俟揆過橫擊之擒揆以歸遂復取潞州存孝猿臂善射手舞鐵檛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其取潞州功爲多而武皇別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及走張濬還邠州刺史徙邢州留後是時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兵至存孝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乃譖其有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遂附梁通趙因與幽州不協反以兵擊存孝

存孝嬰城自守武皇自將兵傳其城掘塹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軍校袁奉韜使人說以武皇將去餘非公敵雖塹何爲存孝然之縱兵成塹深溝高壘難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受深恩若非存信構陷曷爲舍父子而附仇敵願生見王一言而死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有功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武皇叱曰爾爲書檄罪我多端亦存信教耶縶歸太原車裂於市然武皇終惜其才恨諸將之不能容爲之廢事旬日

李存進字光嗣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吏單于府武皇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

初定魏博授天雄軍都部署按治豪猾皆一切以法有犯者自梟磔於市諸軍無不惕息從戰河上遷振武軍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每以舟兵往返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爲招討使軍於東垣渡沙土散惡築壘難成存進伐木爲柵軍出芻牧文禮子處球率兵犯柵存進出戰橋上殺之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年六十六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姓孫爲洋州節度使末帝起鳳翔漢韶與張虔昭各帥會兵岐下各軍皆降惟漢韶與虔昭不降俱奔蜀歷授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於蜀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武皇入關破

黃巢累遷義兒軍使武皇病革存璋與張承業受顧命立莊宗莊宗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時軍士多犯法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内爲之一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乘虚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拒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追贈太尉

李存賢字子良許州人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武皇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典義兒軍副兵馬權知蔚州刺史遷沁州刺史先是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寓居存賢至州乃復城故所立廨舍梁兵屢攻存賢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移刺磁州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帥師赴之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告曰

將士欲拘公降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固其所也卒擊走梁兵
莊宗即位授右武衛上將軍莊宗常與王都角觝較勝頗以自
矜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賞爾一鎭存賢博勝之同光二年春幽
州李存審病篤莊宗方內宴歎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
存審耳今方病篤北方事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
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年六
十五贈太傅

述曰人臣而蒙賜姓自古有之至唐而更多及其季也且養以
爲子號曰義兒軍武皇之起幷汾所依者皆英傑之徒舊史所
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追維佐創業之功嗣昭爲烈歿於王
事不愧完人至於裴約以裨將而效命疆埸不尤可謂忠乎存

孝勇敢無敵惜其終爲叛臣餘皆參再造之功壯三軍之色不負收養之恩矣

續唐書卷三十九

太倉錢凊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illegible]再覆校

海昌陳鱣撰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罕之詣武皇於晉陽選部下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焉後以功署牙將典義兒軍賜姓名授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役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如賊過橋勢不可遏奈何建及選士二百馳擊之梁兵敗走從戰莘野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遷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從攻楊劉建及躬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前軍逗撓梁兵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以攻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

衙都將梁攻德勝南城以竹笮維戰船於河扼斷軍路建及以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燒船斧其竹笮梁軍皆遁遂解圍建及慷慨不葺常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其得士心恐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因改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小校瑄敗歸於梁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於栢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梁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内黃至魏州歸於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曰李紹文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霸軍乃令紹文曹儒分將

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國衛軍十二年授博
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代三州刺史領天雄軍馬
步副都將屯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從破王
彥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鎭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
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鎭江軍節度使天成中爲武信軍
節度使尋卒於鎭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初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
俠多智算言兵家事常犯法當死將就戮於郊外臨刑指壞垣
謂主者曰願就死於此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之爲徙垣下遷
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助歡妓曰有符存者常爲妾
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方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歌而悅

之得不死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後罕之爲部將所逼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武皇賜姓李名存審以爲義兒軍使從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攻蓨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魏博歸款莊宗遣存審率前鋒屯臨淸莊宗入魏博存審殿軍魏縣拒劉鄩於莘西敗之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鎮橫海軍加平章事契丹圍幽州存審分兵擊走之從戰胡

柳陂周德威陣亡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南北城還內外蕃漢總管梁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乃遣存審與李嗣昭等赴之屯兵朝邑按軍不動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鬬雞狀存審決戰擊鄩大敗之閻寶李嗣昭等討張文禮相次戰歿最後遣存審破之加檢校太傅無何契丹犯燕薊授存審盧龍軍節度使存審已病力辭慰諭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以身為大將不得與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於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崇韜曰吾夫與國有功而與公鄉里親舊忍令死棄北方乎崇韜益怒存審累上章輒不許乃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

廣雅書局栞

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面覲彤墀奉觴丹陛獨余進隔窮野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亟乃請許入覲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臨終戒諸子曰吾少提一劒去鄉里四十年間位將相履鋒冒刃得至此因出其平生身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五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能彥琳彥超爲汾州刺史明宗入洛陽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德之以爲北京守徙鎮昭義改金吾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移鎮安州彥超家奴王希全小名佛留盜其貲因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曹沂兗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

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為晉王所殺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事梁為宣武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於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因賜姓名者皆復其故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鬭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軍於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潰圍而出由是益奇之授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梁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同光四年遷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

事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徙鎮時河陽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乃得去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而死年三十九贈太師齊國公

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守光使募兵雲朔時明宗爲將與之接戰於山北矢及明宗中股既而勢迫乃降明宗憐其勇因養以爲子從戰數立功莊宗聞而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之營德勝也與梁軍戰於潘張師敗而潰梁軍追及攢矟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馳一騎奮劒斷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相持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冠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

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内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平章事由是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擇將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進討攻不能下退保澶州莊宗復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兵變入於魏與趙在禮合行欽退屯魏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子從璟馳召明宗計事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於路明日自魏縣引兵而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璟通問行欽即殺從璟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相顧泣下行欽曰臣本小

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解髻斷髮置地誓以死報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市人爲之流涕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目右監門衛上將軍以功遷邠寧節度使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大軍相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崇元殿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皆卿功也彥威等伏地謝罪莊

宗曰吾與話舊無異也賜姓名曰李紹眞徙鎭武寧從明宗擊
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
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
獨彥威所將兵五千人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趨常山彥
威勸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
決於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
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鎭平盧歷官至太尉兼
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卒年五十七明宗輟朝終月不舉樂贈太
師謚忠武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人杜氏養爲子
冒姓杜粱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晏球與選遂

爲廳子都指揮使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歷行營馬步軍都指揮
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入援行至封邱聞國喪即解甲來降莊
宗賜姓名曰李紹虔後上章求還本姓名鄴之亂明宗入赴內
難時晏球在瓦橋關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從至京師以功
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以兵戍滿城
王都據定州契丹遣禿餒率萬騎來援晏球引軍保曲陽都乘
勝追之晏球督軍士令短兵擊賊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
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賊軍都遂
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不敢復出
契丹又遣惕隱以五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俘

宗爲遣使督其破賊晏球曰賊壘堅峻但入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自當魚潰明宗然之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施財盡以分給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是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人上下得歡心焉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移鎮平盧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鎮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徹官懷州刺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爲盜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爲軍校珙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珂附朱全忠全忠表璠代珙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全忠又表友謙代璠友謙事全忠益謹全忠

更其名友謙錄爲子全忠篡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其後全忠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不奉命遂附莊宗友珪遣將討之莊宗親總軍赴援戰於平陽大敗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醉寢帳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此眞貴人也惜其臂短耳梁將劉鄩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存審赴援解圍而還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隆一時無比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於友謙不得皆怒之郭崇韜伐蜀友謙閲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宦及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大兵初出繼麟以爲討己頗有

郭氏報寃莊宗初疑其事羣小言之不已友謙聞之將入朝部將皆阻之友謙曰郭公功倍於我尚爲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繼麟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滑州節度使遣朱守殷以兵圍其館驅出徽安門外而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張氏率家屬二百餘口出見曰請疏骨肉名字無及他人將刑張氏取鐵券示之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變色天下寃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於梁朱友貞遣段凝軍於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友貞任用羣小知

其必亡乃率百騎來奔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滅梁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同光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緜州衍復斷緜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

今延孝功爲多在[illegible]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
見重於郭崇韜遇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
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
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解璋軍職署
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刃犯險以定兩川璋有何功
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我節度
延孝懼而退未幾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耶璋哀
求以免繼岌班師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詔以朱友
謙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及璋
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諸校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
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

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泣訴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多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集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酒飲之於車中而謂曰公自梁歸命遂擁節旄今復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居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向延嗣賫詔至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南陽王恕己之後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歷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初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並以誅友珪有功乃掌親軍判京尹拜平章事及在宋州十餘年苛斂其民積貲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貲數十萬賂權貴及劉皇后并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藉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即命歸鎮是歲卒於理所年六十一贈太師子正辭義俱官刺史

段凝開封人本名明遠爲澠池主簿後棄官事梁又以其妹納梁爲美人遂得見用爲懷州刺史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於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以凝爲副是時梁室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巖等爲姦彥章用奇計破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上其功巖等匿彥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又納賂巖等求代彥章遂以凝爲招討使時莊宗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相隔絕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國中無備乃遣使馳騎召凝未及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乞降莊宗賜以錦袍御馬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契丹寇幽州命李紹宏監諸將以禦之凝軍瓦橋關詔事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

遼州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冒姓李名彥韜爲耀州刺史後以耀州降梁已而又叛歸岐再降梁復姓溫更名昭圖爲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皆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莊宗赴援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鎭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納賂劉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當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鎭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述曰諸臣之善惡不同而溫韜則九惡之大者以其俱賜姓名故以類列之云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一

海昌陳鱣撰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楊五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狀貌雄美笑不改容初事武皇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討王行瑜有功遷內衙指揮使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有生得周楊五者賞以郡驍將陳章者號陳夜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至是自言願擒之而得郡武皇戒德威而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曰如見陳夜义當佯走以避之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章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梁取潞州遷代州

刺史藩漢都將梁軍燕舍攻潞圍以夾城嗣昭閉門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武皇疾亟深以爲憂既厭代莊宗遣告德威以喪且召其軍德威即日還軍徒步入謁伏梓宮前慟哭幾絕羣情釋然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天祐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求助德威渡河應之師還授藩漢馬步總管是年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擊趙趙王王鎔使人告急莊宗遣德威先屯趙州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會軍於河上梁率精兵人馬鎧甲皆被組繡金銀炫燿望之色阻德威諭衆曰賊兵徒飾其外一甲値數十千得足爲吾資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兵宜少持莊宗欲速戰德威固請莊宗不悅退臥帳中

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所以請待者非怯也去賊咫尺限此一
水彼得舟棧渡河吾無類矣若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
可策勝矣承業入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降
人知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橋果如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遣
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退而復戰至
於鄗南兩軍皆陣梁兵橫亘六七里莊宗欲前進德威持馬諫
曰梁軍來必不暇齎糧縱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
其將退而擊之必勝諸將皆然之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
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
矣梁陣不復整乃皆走遂大敗景仁以十餘騎僅免劉守光僭
位於燕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遂取涿州圍守光於

幽州破其外城屢收諸郡降者相繼擒守光父子幽州平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郡鄩潛出軍擊太原德威自幽州率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之俱東爭趨臨淸臨淸有積粟且轉餉要道德威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天祐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與鎭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宿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曰此去汴信宿而近賊之家屬盡在其間家國繫此一舉以吾深入之兵抗彼激憤之衆恐難力爭請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彼不得下營餉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決勝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乃亟覩宣戰則德威不

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與梁將王彥章接戰敗之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之梁軍犯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歿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存審配饗宗廟石晉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史建瑭字國寶雁門人父敬思爲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授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擊秦宗權於汴掌將騎兵爲先鋒武皇東追黃巢於冤朐還過梁舍於上源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武皇方醉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多人會天大雨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以歿武皇聞而流涕久之建瑭少事軍中爲

裨校自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梁將王景仁攻趙營於柏鄉建瑭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建瑭督部落精騎陷陣夾攻長驅追入柏鄉大敗之論功加檢討左僕射天祐九年梁攻蓨縣時王師併攻幽州獨李存審與建瑭以三百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殺之故縱數十人逸去使告曰沙陀軍至矣梁人震恐建瑭爲梁旗幟與芻牧者相雜暮叩梁營殺其守門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梁軍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遂得并力以攻燕者建瑭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攻劉鄩於故元

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天祐十八年與閻寶誅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獲其刺史王鋋進逼鎮州中流矢卒年四十六子匡翰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父宏正崇韜初事武王爲典謁晉河東敎練使臨事機警應對敏捷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等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問所以代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從張文禮於鎮州時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至新樂諸將懼欲請退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況我軍新破汴寇宜乘勢前驅不宜遽退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同光元年加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將王彥章陷德勝敵勢滋蔓

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敵兵志在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
河築壘以應鄆州爲名彼必來爭旣分其勢然後可圖但版築
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
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
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及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
於葭葦閒據胡床假寢覺衿閒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勵力如
此凡六日壘成梁軍果至時方大暑兵多熱死又攻壘不克所
失又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
之臥內因言梁方召諸鎭兵欲大舉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
盡棄鄆州以河爲界毋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出
計崇韜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雖不十五

年興兵伐義將士苦甲胄黎民困挽輸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猶欲盡河爲界將誰守之且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糧餉耗亡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賦斂僅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蹶然興曰此大丈夫事也即日下令軍中家屬還魏夜渡楊劉自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策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仍前樞密使崇韜以謀議佐命功居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顧忌而宦官伶人方用事每多不便宦者馬紹宏素忌崇韜至是尤側目焉崇韜頗懼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

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皆對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嫉怨俚語云騎虎者勢不得下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然則奈何又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朝廷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内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左右以爲疑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但僞梁時賄賂成風今方面藩侯皆梁舊臣乃吾君射鉤斬袪人也若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所藏以佐賞給莊宗旣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堅辭樞密之位并辭鎮陽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宜用我三

討破梁陛下撫臣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後賢並進臣德矣願乞身如約莊宗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踰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北患非總管不可禦魏王國之儲副未著大功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俾成其威望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想無踰於卿者乃以魏王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軍行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

魏王疑之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者常謂魏王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者至於扇馬亦不可騎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貴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皇后教彥珪矯詔

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蜀中所得皆籍沒泥封尚溼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宏革等卽因他事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附會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笑之

李襲吉洛陽人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焉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後去之太原武皇署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能文尤諳國朝故事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諫議大夫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

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詔襲吉諭之優賜特異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朱全忠命襲吉爲書諭之辭甚辨麗全忠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太原竊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矣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名愈重自廣明亂後方鎮割據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汴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襲吉爲人恬淡視事之暇手不釋卷好獎誘後進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字子諧景福中擢進士第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祖綸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亦多知書

爵皆出其手自趙魏平定汝弼每請謁退勞必陳說天命永傚
中興朝中以宰輔期之天祐十八年卒同光二年贈龔吉禮部
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進曰莊宗之成帝業賴有熊羆之士以佐丕圖有若周德威等
皆不愧開國元勳惜乎崇韜望重而身危也若龔吉汝弼者以
書檄敏才參謀帷幄蓋亦一時之選焉

太倉錢清諭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二

上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再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二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歿重誨少事明宗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即位領樞密使俄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宏遷歐陽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司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可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與重誨爭不能得

圖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圖而後白誣圖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勉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類此明宗雖寬厚然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傳馳至其國侯三過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類此錢鏐遣使入朝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勢辱昭遇因醉以馬箠

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
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
乃下詔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不復朝貢孟知祥
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日裁抑務欲制其
姦二人益不自安旣而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
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使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
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精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
殺璋兼據兩川而精兵皆陷初明宗幸汴重誨建議因以伐吳
明宗難之後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願得安
令公一言爲信鏻卽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
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値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知誥

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有吏人李徵虔揚言於衆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兵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疑之大臣皆爲之辨既而少解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未許重誨奏請不已明宗怒曰卿去不患無人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商議馮道言諸君苟惜安令公解職爲便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令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關西聞之莫不惶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所在料量督促星夜輦運斃踣道路者不可勝計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令妻子奉事甚謹重誨言及被讒幾危賴主上得保全族因泣下重誨既去宏昭遣騎

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有異志朝廷遣人率兵至矣重誨言吾死未塞責遽勞興師以重明主之憂時遣趙光鄴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檛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之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

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勇善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武皇爲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功累官刺史以病居於太原天祐中梁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兵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師丁匠登陴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此王業根本之地一旦不守大事去矣老夫雖憊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即授以甲兵金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將吏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檀軍驚潰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梁軍退走微金全之力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不時行賞故未錄金全之功明

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在鎮二年詔赴闕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武皇討黃巢至華陰得之方九歲愛其俊
爽收養之長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
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
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有
功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擊梁將王遷斬首千餘級生擒七
十餘人還相州刺史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討平之徙澤
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嗣位以副貳之舊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
慰甚厚加檢校太傅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後卒於洛
陽年五十六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再遇爲州軍校鄴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從梁不見用復歸以爲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於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荅鄴度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明宗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於家鄴無如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之明年荊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拜

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於鎮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王鎔爲軍校自莊宗經略河朔鎔嘗遣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文禮上書請習歸鎮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本趙人受王氏恩故使嘗以一劍授臣使自效自聞變故欲引劍自裁念卒無益願請擊賊報冤莊宗壯之乃使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及誅文禮將正授節鉞習不敢受乃割相衞二州置

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不宜分割示弱但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召之習見明宗於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乎習從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徙鎮宣武習素與安重誨不協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歲餘中風卒贈太師子蒙嗣位

烏震冀州信都人少孤自勤於鄉校弱冠從軍為隊長稍遷裨

校隸符習軍從莊宗於河上與晉討張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及妻子十餘人誘之不歸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觀者咸不忍震一慟而止憤激奮身攻破鎮州以功授深趙二州刺史震爲人純質好學通左氏春秋工詩善書凡郵亭寺觀皆有留題及爲刺史以廉平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擢河北道副招討使遙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於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性明敏多技能涉獵書史善騎射有口辨同光三年使於蜀與王衍相見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有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音辭清亮衆人聽

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近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僞梁降兵猶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岐下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朝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進奇珍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岐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果可信否乃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無可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若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抓搔唐兵布天下發一鎮可以滅虜使無類但天生四夷不

在九州之内自古王者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其應對畏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惟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而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入草乎於是決議伐蜀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先鋒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爲託卽日以蜀降師還明宗以嚴爲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

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啟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輕殺乃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問曰朝廷遣公來耶抑自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

進曰董誨得擅權而反受其咎金全未錄功而得保其身是可知禍福乘除之故矣建豐被隆恩而獲考終鄰失法度而招悔吝習猶不忘故主震乃不閱其覩諸人之賢否豈不判然可見

哉若嚴之辭令優長可以不辱君命惜乎不聽其言而卒爲人
所戮也

南海潘元敉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北平史資載舟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二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九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父穀爲王鐸都統判官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母艱貧無以葬乞食而營之飢臥廬中聞者哀之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入梁爲翰林學士與修實錄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太子少保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之乃以爲太常卿還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尤甚莊宗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數疏千餘言其意漫然無足取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遇蕭牆難作乃止明宗入洛

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卽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國號曰唐今天命已絕宜改號曰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倚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卽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事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

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
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
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
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
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
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
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
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
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
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
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

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辭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奏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自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眞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眞定罰奉一月霍彥

威卒詔珙譔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珙故梁相也敍彥威在梁事不日僞爲馮道所駁珙少以文章知名亦以自負旣貴乃刻弓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珙常置坐側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曰金門集行於世珙重然諾喜稱人善然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每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子貞官縣令

鄭珏故相綮之諸孫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官監察御史入梁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入汴朱友貞聞兵至惶恐不知所爲召珏問計珏曰有一策不知能行否問何策珏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友貞

曰寶固不足惜顧此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及莊宗滅梁珏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相爲安重誨所抑孔循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愼美詞翰乃拜珏平章事珏在相位旣碌碌無所長又病聾亟求去職章四上方允乃以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越十九年爲宰相又昆弟之次第十九人時亦稱異之子遘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初慕晏嬰之爲人名晏平家世業儒父瞻應舉不第以詩書訓愚愚寡言好學爲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始事滄州節度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母憂解去游關中以書

說韓建不用去而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
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仕梁爲侍講乃薦愚於朱
友貞擢爲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坐言事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莊宗滅梁愚朝京師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
林學士魏王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險阻議者謂宜緩師待
變而進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人皆厭之乘其倉卒
擊其無備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滅蜀
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
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
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遇祀天南郊愚
爲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

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
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
供帳物賜之潞王兵犯京師閔帝出奔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
已出欲止中書問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偏處張榜招安今卽
至矣何暇俟太后旨耶乃相與出迎末帝入立罷道出鎮以劉
昫爲相昫與道姻家愚數以此誚之兩人遂相喧詬乃俱罷愚
守左僕射時天下多事愚欲依古以創理請頒唐六典示百官
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皆以其迂闊不用末帝謂
愚等無政績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僖宗時舉進士不第去爲羅紹威掌書記

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鎭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汗流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爲亂兵刦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言甚淺率彥以其易曉甚喜卽給以衣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莊宗仍以頲爲判官後令權軍府事頲爲郭崇韜所惡數言其受賂都虞侯張裕多過失頲屢以法繩之頲有姪在梁遣家奴往召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於梁莊宗族殺之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父元禮爲梁軍校戰死漢賓有膂力

朱全忠以其父死事憐之編入屬籍梁攻鄆州朱瑾募軍中驍勇黥雙雁於頰號雁子都梁亦選數百人號落雁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雁歷安州節度使莊宗滅梁罷爲左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游幸其第漢賓妻進酒食奏歌舞以娛之漢賓自此有寵明宗入立以其有寵而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相爲婚姻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未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施惠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

劉玘汴州雍邱人世爲宣武軍牙校從梁屢戰有功累遷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空我晉陽之南鄙八年不得相聞今日

見訪不其晚耶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

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於道贈侍中子師道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少爲劉仁恭騎將後奔於梁梁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晉歸梁者皆隸於部下與莊宗戰河上摧堅陷鋭歸化一軍爲最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莊宗尤優待之諸將妒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免莊宗因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至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敎道由是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

贍太傅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乾寧中宰相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兵亂之後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勅甲岳建言制辭或任其材或褒其行或申以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詔告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

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
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相誚道聞之大怒徙岳祕書
監其後李愚為相遷為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
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
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
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士共
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
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
制後漸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
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
斯類甚多岳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馬縞不知其家世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卿以知禮見稱於世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兼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爲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祀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爲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然自嬴秦已兼稱號朕

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稱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爲德明皇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緦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末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功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

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據禮爲兄之妻服大功令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名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幷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縞明宗時常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述曰自李琪已下諸人皆事爲梁爲顯官皆乃入新朝居相位

全不知恥當時風節埽地盡矣琪雖能文章煇映朝野然大節已虧毛羽安足重哉

續唐書卷四十三

南海潘元粄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四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同州人父瓚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兵亂革避地中山王處直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莊宗在魏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召爲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除拜官吏每失其序常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時初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以其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革說心知其

未可而不能有所諫言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爲人所刺遂改他官革請說子濤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子昇爲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不以朝政爲務惟事修煉長生之術常服丹砂嘔血數日幾死莊宗崩革爲山陵使及升祔歸不出私第專俟旄鎭數日無耗親故促令入朝安重誨詬之於朝曰山陵使名銜尙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意謂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溆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任圜與鄭珏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責官與選人責授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天成二年詔陵合二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尙書郎坐其父廢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天復末程舉進士爲鹽鐵
出使巡官避亂燕趙衣道士服游諸侯閒豆盧革依王處直盧
汝弼來太原二人皆名族知舊因共薦之爲河東節度判官莊
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於陣
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
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
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莊宗登極議擇相
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
與程皆名族當相乃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
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即乘肩輿騶道喧沸莊宗聞其聲詢
左右則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

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啟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事不可圜不言而退馳告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父茂宏爲西河令有子五人圖回圜團囧皆有風采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晉陽與圜游處甚洽及鎭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被梁

兵築夾城圍潞州嗣昭危甚問圜去就圜勸其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破梁夾城聞圜爲畫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奉使往來辨釋得以相安圜之力也從戰胡柳擊敗梁兵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常山之役嗣昭爲帥歿於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後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大軍危迫圜麾騎進攻多所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焉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眞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改行軍司馬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蜀平署圜黔南節度使懇辭不受魏王班

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魏王遣圜將三千騎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遇害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豆盧革韋說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而推崔協重誨亦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重誨卽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人物爲人所賣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陛下愼勿誤加採擢相此不知書人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再審然吾識易州刺史韋肅乃名家子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休於殿廊孔循不揖拂衣去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

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言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謗夫忌能巧沮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終以循言爲信未幾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位人多嗤之圜與重誨交惡自此始圜與重誨會於私第出妓善歌重誨欲之圜不許二人嫌隙益深先是使臣食券皆出戶部重誨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辨於御前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宮人問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前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終自內出圜益憤阻遽求罷職乃除太子少保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叛重誨誣圜連謀遣人矯旨賜自盡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閔帝即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師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爲兵鳳懼髠爲僧依帥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用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莊宗取鄆州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及即位拜鳳中書舍人改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父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宰相任圜爲安重誨所傾賜圜自盡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豈肯謀逆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荅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賜已數千緡聞碎乃止天成四年拜鳳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長興中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末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於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淸泰二年三月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沈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卽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鄴定州王都來朝乃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於東都爲卽位壇於鞠場於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氾水魏繁陽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

成莊宗怒命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倖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符彥超願爲僧以求

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惠聞變出奔忻州郎面有言糾其

委城之罪賜死於晉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置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

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靑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贜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數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嘗沮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惟破斧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粟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

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朝廷將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罵託疾還第未幾坐告李筠事貶嵐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玭每食肉而別置蔬食飯贊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勤學問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莊宗入洛租庸使孔謙表贊爲鹽鐵判官天成中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能干以私未幾改祕書監

兼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人動多輕脫阿意順從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嘗令賓客賦詩於坐贊以師傅恥與羣小爲伍勉强操筆終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典客贊至勿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絶交而秦王果敗或言贊止於奪官而已乃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天子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僅奪官者乎倘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即時赴貶所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而卒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唐末舉進士及第爲人明敏通吏事外若疏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初辟爲判官每出征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及莊宗登極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

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天成初召還見於内殿勞問久之授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二志以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卽奏季良遂改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軍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繩之以法知祥意不樂及瓚爲司馬知祥勉待以禮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業農全義少役於縣爲縣令所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爽死事其子仲芳仲芳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後二人有隙全義

襲取河陽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遣兵助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兵擊敗罕之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由是德梁出己盡心竭力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民賴其利朱全忠刼昭宗東遷繕理府庫皆全義助之全忠兵敗蓚縣道病還洛遇暑避全義家旬日追淫其妻女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全忠全義戒之以謂恩不可忘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全忠者全忠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辨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劚土捃拾財賦助創業今衰朽已無能而疑之何也全忠笑曰我無惡意媪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及莊宗滅梁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

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命皇子等皆兄事之全義因
去梁時所名復其故名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固先是
天祐十五年朱友貞自汴趨洛將祀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
物猶在全義因請祀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全義
太師尙書令明年二月郊禋禮畢改封全義爲齊王數幸其第
命皇后拜全義爲父初莊宗欲掘朱全忠墓剖棺戮尸全義謂
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
示天下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洛陽監軍常得李德裕平
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
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常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
笞殺監軍者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百姓苦之同光四年趙在

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間諜端居私第以全義言乃遣明宗討之及聞變以憂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忠肅

述曰革程胄本舊族名著新朝論其生平革較程爲勝乃見族權臣無所逃命是可憫已圖有濟世之才夙能直言極諫憲及希甫守正不阿贊瓚亦明通有識可以謂之良臣至若全義乃無恥之徒而實錄敘以爲名臣舊史稱以爲良玉何哉

南海潘元敉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四

DS
749.5
.C4
h5

續唐書卷四十五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幽州人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簶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攻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勇敢善騎射好學喜爲詩與人唱和自稱薊門劒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用事思同頗不平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之曰料伊直擬冲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所爲詩皆類此性慷慨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立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

國軍節度使徙鎭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劒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鎭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驛鄰帥言姦臣乘先帝疾病謀害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弦技謁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是時諸鎭皆懷向背所得潞王書檄雖已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所使郝詡等送京師閔帝嘉其忠授鳳

翔行營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城中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夷者衆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入西門先降思同未之知猶督戰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奔潼關潞王引兵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以獻潞王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潞王媿其言乃殺之

姚洪本梁之小校嘗事董璋後歸莊宗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廁中及璋

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備禦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為健兒我遇汝甚厚奈何相負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埽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鎮帥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令軍士十人刲其肉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為廳直軍使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尚書長興中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不敢南牧邊人賴之石敬瑭反詔

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丹入敬瑭大敗壽爲所圍末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甚遠而圍兵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氊帳用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營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之者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將楊光遠勸敬達降敬瑭敬達不可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曷殺我而降光遠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

康思立晉陽人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

宗嗣位從攻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天成中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反於鳳翔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家屬未及而潞王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潞王前鋒至城下呼曰西兵七萬已奉新帝爾五百人其能拒耶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皆解甲思立亦出迎末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末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駕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思立因憤激以疾卒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秦王謀以兵入宮朱宏昭馮贇等皆謂不可義誠獨持兩端及秦王既誅明宗晏駕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兵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於潞以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謀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

至潞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新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斬於興敎門外夷其族

朱宏昭太原人祖玫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於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還左侍衞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內院使鳳翔節度使朝廷命石敬瑭師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甚恭延至府署使其妻妾侍飲重誨酒酣具言所以讒間之端宏昭卽奏重誨怨

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燒營遁
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不納及重誨得罪宏
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大臣皆欲引避樞密使范
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
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
未幾延壽出鎭汴州召宏昭於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延光出鎭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密與康義誠孟
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卽位宏昭以爲由己得立故於庶事
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
潞王遂以釁隙致禍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計

事宏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歸毋令及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於井以死安從進圍之亦殺贇於家并殺其妻子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於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侯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黨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矯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黨項知

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諭使者曰吾討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泰王金裝胡鞣等求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賜之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潞王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軍士所擒以獻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於獄已而殺之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樂善知書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閫政甚有時譽故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帝舊臣在於左右乃出爲

磁州刺史閔帝蒙塵於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死

李仁矩不知其家世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董璋置酒以召之仁矩在傳舍與娼妓酣飲日中不赴爲璋所詬自是深銜之仁矩素見信於安重誨自璋有異志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旄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復遣一騎入戍斜谷吾必反矣與汝從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使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

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光業亟言不可重誨不聽咸乂未至而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有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梁將戴思遠帥滄州璋爲小校莊宗下魏博思遠棄州遁璋據城歸降以爲貝州刺史璋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得明宗卽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歷藩鎮又得蜀貨旣富而驕嘗服赭袍縱酒令蜀

妓爲王衍宮中之戲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毛璋子廷贇持書往西川慮有陰事明宗遣人追還廷贇幷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多据璋陰事欲言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既出責賂不與乃詣臺自言幷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令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羅織故稍宥璋及款狀上聞有告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乃移軍巡獄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而無行賂事璋坐長流儒州賜死於路

述曰思同洪敬達皆死節之臣足爲後唐生色若思立義誠一

則憤疾而死一則依違見殺二康之賢否自見也宏昭彥稠均以死報國死獲其所猶未及令詢之忼慨激烈此一死也洵堪與日月爭光哉仁矩雖被擒不失爲義士毛璋積惡以滅其身死猶晚矣

續唐書卷四十五

南海潘元㪅初校

太倉錢溎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六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魏州人爲魏州孔目莊宗既下魏博以謙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上下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諳錢穀事莊宗拒梁於河上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鈌乏所以成大功者謙力居多而民亦不勝其苦矣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快快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東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東都而以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

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假職以讓崇韜亦辭避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當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敏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遂不召憲以興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爲事朝廷方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

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
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謂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
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
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
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人戶更置括田竿尺盡
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
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事梁以租庸吏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
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從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
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
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

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僞梁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之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嘗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閒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末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石敬唐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

之敬瑭深以爲恨晉陽兵起末帝議親征然又采浮論不能果
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
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延朗被殺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鎮河中時爲鄆城馬步軍都虞侯及
鎮鳳翔署爲孔目官末帝將圖起義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
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爲孔目
官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
由是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
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暠爲樞密使暠本信鬼神巫祝之
說至是但高枕閒眠啟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牧
郡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

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禁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貫於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尋爲追兵捕而殺之

張承業字繼元同州人本姓康幼閹內常侍張泰養爲子光啟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淮北賊平改酒坊使昭宗將幸太原先遣承業道意因除爲河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其後崔允誅宦官凡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武皇僞戮罪人以應詔匿承業於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武皇病篤屬承業曰以吾兒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爲晉王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

唐官終身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之而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成莊宗大業者承業之功居多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王在晉陽者承業一切繩之以法權貴皆斂手莊宗自魏歲時歸省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語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邪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爲王基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主顧命誓雪國家之雠今日爲國家惜庫物而死不愧先主

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罵寶曰黨朱溫逆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効忠而反諂諛邪奮拳踣之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忤於七哥且得罪太后願七哥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翌日太后與莊宗俱至承業第慰勞之是時盧質嗜酒傲忽嘗呼諸王爲豚犬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閒請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賢納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可平矣天祐十八年莊宗已受諸道勸進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

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爲唐晉之讎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主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仍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衞上將軍謚曰貞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玫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官者仁恭紿奏殺之匿於

大安山之北谿以免梁攻滄州仁恭遣居翰從武皇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武皇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宦官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中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馳詔殺之詔書已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詔云誅王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卽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晏駕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乞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風焉

論曰謙與二延朗俱聚斂之臣而俱不得其死積釁皆究可補

於生則承業以宦官而不忘唐室終身以刺使監軍自居韙之對莊宗之言堂堂正正克篤忠貞卒以死繼之雖古之藎臣何以加此居翰於詔書改一字存性命以千人仁者舉筆其利溥哉舊史及新修史記敘承業官爵多略今從其神道碑加詳焉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七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三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長年及元宗之世九見優禮內宴輒用家人禮捧觴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吳時官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代兄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封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知諤美姿容好奇玩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

異之一日游蒜山除地爲場聯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愕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年三十五平時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果如其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復詔不視朝七日斂以袞冕及尚方秘器謚曰懷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閤中集十子皆貴顯徐游知誨子初名景游後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遇元宗有恩故元宗待游及游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宮省典宮室營繕事游雖家世崇貴然頗尚文學居恆與文士輩時相過從元宗創清暉殿於北苑命游與張洎爲學士入直其中後主嗣位喜爲文章游以能文見寵時文安郡公遇宴飲則流連酣詠更相唱和雖言記

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聲及故唐遺曲游聞從旁稱美有狎客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游具以所聞對或游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據古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政廢弛不悟也游性多巧思欹器之制久不傳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後以疾卒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嫺於擯相辭令時方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過人恩顧日洽義祖歿於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僕射謂烈祖也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著紙書曰不必奔赴旣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著帖示之知詢語塞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牙時因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

治爲宮馬步都虞候蔡宏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令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東鶩勞費方始怨嗟曰聞非便也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密議齊邱漸忌之一日烈祖臨鏡見白髭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其旨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邱齊邱心忌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邱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刺史玠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宜大計復召宗還舊職既而烈祖受禪宗職進至内

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邱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飲道舊他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濆謹自守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卒不能害久之罷爲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游烈祖幕府宗及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鎭文貞仕宦偃蹇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鎭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飲量局令公素知也聞者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搢襆頭腳以表殊禮復出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馮延魯代爲留守廣陵陷自髡而逃仍被執於周僅

免死時人皆以宗有厚德故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曰君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繼室生二女皆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鍠死事吳爲江南馬步軍使以擒安仁義功爲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鎭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烈祖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沈厚始終如一自洪州入覲百官班謁於都門人對曰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第四子建勳字致堯少好學

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以女妻建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士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使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視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刻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兒亦嘗求

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閒也召見慰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邱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亭榭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有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可至放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疾革遺

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斲之禍
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時公卿塋域鮮不發者
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
建勳曰李相清淡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郡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
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右爲糧料使江西
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輔政以玠治郡貪猥罷之而義祖悅其
善事人引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乘閒言居
中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
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
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

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常以賤價市丹沙下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馬仁裕字德寛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爲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卽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大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謂興國公主禪代後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寛簡廉平甚得

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年六十三謚曰匡初烈祖左右親信者惟周宗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貲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寠不悔也子文義以蔭授千牛備身建州之役將吏爭入府庫取金帛文義獨收民籍歸幕還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人謂文義之廉能化其妻如此

述曰義祖六子當昇元開國惟知證知諤在耳知諤有子頗尚文學其世祿受封與李氏諸王等齊亦宜矣周李徐馬一惟玠差鄙然皆中興佐命定國元勳而自安恬退克享天年視彼知進而不知退抑且攬權納賄殃及其身豈不相去霄壤哉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清諧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六

續唐書卷四十八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爲洪州鍾傳副使卒於官遂家洪州齊邱好學工文尤喜縱横短長之説烈祖爲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贍往謁暇日陪燕游託鳳皇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參祕畫因説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寛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屛障中置火爐以鐵箸畫灰爲字隨滅去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邱資性躁褊或議不合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

義祖惡之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殂始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爲相齊邱自以資望尙淺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往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鎭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益樹朋黨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代謝之勢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爲退抑以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會都押牙周宗揣微旨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已也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因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邱由是見疏忌復爲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

而已俄而齊建國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卽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宰相盤得不關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

丞相同平章事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閤議政契丹遣使來齊邱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官錢數百萬特判貸其死烈祖怒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邱慚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烈祖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邱酒酣乃言曰陛下中興實臣之力柰何忘之烈祖作色曰太保始以游客于朕今爲三公足矣齊邱曰臣爲游客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明日烈祖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洪州改所居愛親坊爲錦衣坊大治第宅窮極奢麗民不堪命初[illegible]與烈祖曰[illegible]嘗

行古人所貴賤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卽位召
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而齊丘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
結内主齊丘共爲造飛語傾宗時人謂之五鬼宗泣訴元宗而
覺岑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爲鎭海軍節度使齊丘怏怏復請歸
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
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山
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丘先帝舊
勳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
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衞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
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宏
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衆謂必坐誅齊丘

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邱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邱爲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齊邱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春水生轉餉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師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邱之黨躁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邱專柄可無患乘間言天位宜禪太弟而以國

事一委宋公元宗意謀出齊邱大衙之會鍾謨使周還厲陳齊邱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敕鎖其第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年七十三謚醜繆無子久之元宗燕居齊邱爲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齊邱爲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自謂古今獨絕書札不甚工亦自矜炫性好術數凡挾象緯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同官多佈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爲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誖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譚峭所作齊邱竊而有之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事母以孝聞初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而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以書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料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常與烈祖飲酒而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掐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追殺之及於塗
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
復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衞遷至天威軍
都虞侯左衞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九被害彥能請築隄
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
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鎭委任文吏頗有
治稱好作詩閒與李建勳相贈荅建勳因燕見言及之元宗笑
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所居
雖傳舍一日必葺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肅然保
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衎字元賓後主時用蔭爲祕書郞集賢校
理直清暉殿閱中外章奏

游簡言字敏仲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禮部侍郎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雅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常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元宗怒唐挾私忿誣譖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錢唐仁澤不屈吳越王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乃命簡言簡言獨不辭請其子遜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留都監國命簡言爲輔

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
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
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咈雖
直亦不得申議者譏其太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謚曰宣靖

王會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爲親兵王常臨戰升高冢望
敵會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
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弢中復捧壺立
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
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
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祖諱乃易今名昇

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居詠仕吳爲門下侍郎昇元元年烈祖以居詠爲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未幾表請烈祖復姓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涪靜寡言爲人長厚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罷爲鎭海軍節度使未幾卒賜號順天翊運功臣特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淸河郡開國公謚曰懿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末仕陝州司馬從父愼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存宗祀愼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illegible]

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己才感慨自奮時
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
號爲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不負權勢吏畏之如神明不
敢爲奸元宗輔政常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具有條理至
於簿領無不明析周詳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徧治
績卓然人望歸焉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翰時年才五十餘
而衆論猶以柄用晚屬疾亟寢復不能治事烈祖重其品以爲
國器方一意任之雖聞其有疾不許其去遣使勞問再三賜良
藥旁午於道惜延翰竟不起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述曰齊邱本學申韓之術以天資刻薄之人乃又專權樹黨挾
智要君宜其旋起旋廢終至餓死或言周師欲取江南故齊邱

以反間使其言失實前人已駁之矣若彥能之高見卓識篤言之儒雅安詳會之勇敢有為居詠之小心謹慎延翰之內直外方皆無忝厥職全始全終洵一時之賢良哉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清諳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四十八

續唐書卷四十九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字光福合肥人父琯事吳爲百勝軍節度使崇文以門第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爲人厚重儒雅博綜經史出爲歙吉二州刺史盧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爲怯素號難治崇文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移鎭永安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爲大將然罪在陳覺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鎭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鎭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十年問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蕭散時人

重之臨武昌日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立上疏歷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屬勳舊盡言買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立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後主亦賜書褒之加中書令未拜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見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紿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至彥儔伏劒盡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又斬之乃委罪於六人自領州事大兵來

許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妻子於郵舍奉父母南奔烈祖輔吳爲都押牙歷和州刺史始遣閒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以報最入拜天威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謹恪烈祖嘉之常升堂拜其父及受禪擢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待之盡禮如在朝時人士稱之居數年卒於鎮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宏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

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宏義乘之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師未及治也建封内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侯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忌憚戶部員外郎范仲敏疾魏岑李德明鍾謨用事訹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握兵柄敢干國政謀進退朝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岑見沖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岑竟死建封本武人不識文義族子有著動植疏者其載鴿事誤寫鴿爲人日烏建封據爲故事每入日開筵必首進之聞者無不竊笑

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蔭爲郎將還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湮圯不治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侯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元宗自以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獨克宏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會淮南交兵吳越伺閒侵常州克宏乃請效死行陳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尤可

用奈何所給若此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使奏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克宏母自表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茍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卒遣行克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馳使趣其歸克宏案劒曰吾計日破敵爾何爲者必錢氏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獲甚衆自保大來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之謚曰威烈

何敬洙廣陵人[illegible]

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
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顧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
奮曰死生有命何爲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翌旦簡視事退
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卽命擒之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
敬洙匿之堂奥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
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
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
不復治毀硯事有董紹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
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
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侯建州之役爲
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

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咎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厲常微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有訴事者輒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還武昌軍節度使周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州入江南境逵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逵狼狽而去入重其史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立以病足乞罷富愛古蘄上

將軍封芮國公致仕給全俸列門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
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諡威烈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父仁規世典濠州仁規苛虐
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
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升濠州爲定遠軍因
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
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不解其意
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
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病卒年四十贈太尉諡曰威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莊宗滅
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宴勞之謂昭文曰皇

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名信曰漢有韓信
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曰幸而中此願爲
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第四子彥貞以父任
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服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
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强濟見稱遷濠州
節度使移壽州始黷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概出貲助之而收
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
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其膏腴以
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朝廷用事者多
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其爲一面長
城在位久疑當受代輒妄告邊事以固其位久之入爲神武統

軍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子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闒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怯追之惟恐不速戰士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掠正陽東彥貞置陳橫布拒馬聯貫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揵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焉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此始彥貞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交泰元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不錄其孤

邊鎬昇州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明敏稱保大初循州張

遇賢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李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保大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才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騎驍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敗破之遂取劍州降王延政鎬又取鐔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荒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言

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詔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料輒刻削之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囷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牙兵與鬬亟令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爲將旦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逵周行逢來攻長沙時部下多稱言忠順鎬不爲備及言兵已拔

益陽遂夜遁竟喪楚地遂削官流饒州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周主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請盟乃歸鎬元宗置而不用後卒於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吳奉國節度使以疑忌誘誅之匡業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侯昇元中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郊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略匡業對曰運數之興天地將助大事將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

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

加中書令卒子崇俊貌陋而善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述曰崇文氣度雍容彥儔宅心仁厚建封粗鄙而輕舉克宏豪俠而功高敬洙強毅而果敢崇俊恣肆而寡謀彥貞貪陋而致敗鎬輕躁而喪地諸臣之忠佞自見也匡業言雖獲戾心亦無他與世之阿諛逢迎者異矣

續唐書卷四十九

南海潘元敉初校

太倉錢凊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補寶雞令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制詔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尙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繁碎失大體宜修復

舊典爲後代法烈祖納其言元宗在藩邸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而以不附宋齊邱故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已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以自重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已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得少差召爲

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才逾月齊邱黨與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邱輩姦邪不可用元宗曲爲辨解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荅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笑曰汝輩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自爲小朝耶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往往喑嗚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正人許之雖仇讎不敢訾也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

陵父可求爲吳相續年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恪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時宋齊邱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數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惟嚴續中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於續續善遇之而不盡用其言卒爲黨人所排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江文蔚揚言於朝曰嚴續國之勳戚位在大臣今以不附憸邪横遭斥逐餘可知矣於是羣黨迫公論召還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已又出爲奉化軍節度使數年仍入知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割地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吏補太子居守後主立改司空同平章

事續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譏之是時以軍興百官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因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續以少貴倦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砥厲儒業子若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絕晚歲尤屈身下士壽春劉奐性方言直續薦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

易從之游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景遂不以爲忤待之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徒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

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過曹劉今若上下并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退朝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强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慴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卽位遷左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奏集上之注太元未成卒年六十一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游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諍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敎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節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葢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

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恩
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以誤餌丹丸病
卒
蕭儼廬陵人甫十歲以童子擢第及長授祕書省正字烈祖初
歷大理寺除刑部郎中以平允稱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
刑時豪民甲曝衣篋庭中俄失去衾服直數十千疑鄰民乙竊
之白邑令誣服爲盜詰其贓則云鬻市中蓋不勝楚掠也巳將
行刑呼寃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覆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
領因齋沐禱於神翌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
腹得所失衾服固牛所噉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儼聲大著烈
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

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為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方以豪侈相尚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景遂[illegible]復以

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已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百尺樓召近臣入視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爲舒州判官孫晟爲節度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晟慚卽撤去俄召還爲大

理卿後主嗣位數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奕及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五

述曰夢錫才學優長續性度嚴正言論侃侃不附私黨中主業已深知而屢加貶黜使不得大展勳猷何耶二張與儼皆直言骨鯁之臣足爲朝廷生色矣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溍詒覆校
北平史懋緘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

續唐書卷五十一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字君章博學工屬文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譔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遂爲一代紀綱元宗嗣位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命爲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稱爲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

彈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言終疑復常夢錫官密翟肅嚴寺從愛張

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於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造爲前御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甲戈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已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籓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己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

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在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怨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喧動京邑奸謀

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
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
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
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覆者皆
斬昨赦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
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
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為强國奈何賞罰大
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為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
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
方袪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强之
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蜮延巳不忠

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已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為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者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非沮貢舉遂復罷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李貽業廣陵人故唐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弃……爲起居郎卒於官因家廣陵貽業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制貽業奮然曰此必姦人詐爲者大行皇帝嘗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何忽有此言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皇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獎慰有加焉保大中進兵部尚書卒謚曰簡初戴爲人簡率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頹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嘗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壺尊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傾之矣其疏豁類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薄游湖湘時邊鎬下湖南遂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游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遇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至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吕延翥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謚無愧骨鯁臣云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祕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諛已而匡舜特率眞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常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邱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舍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鎭洪州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等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

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腸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
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後主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張泌事元宗爲句容縣尉後主嗣位國事日非泌憤之上書數
千言略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
神孫歷歲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興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
德則休明降年不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臣惟國家今日之
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
罰以勸善懲惡四曰愼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
忠良六曰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
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
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爲容

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掊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思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仰膏雨願陛下勉强行之臣死罪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荅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於亡

述曰文蔚抗疏四凶直言不諱足以大快人心宜乎傳寫彈文一時紙貴也貽業力沮監國匡舜極諫親征俱切中要害無愧名臣泌之指陳十事筆罄千言幾於痛哭流涕即漢賈生之治安策何以異是其如後主之不用何哉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一

北平史悠誠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二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八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仕明宗至安州節度使石敬瑭起晉陽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少常事契丹娶契丹女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陳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居無何

卒馮延已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已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已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之謂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爲異事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明宗爲厮養以戰積功至龍武節度使罷歸入晉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素戇直不耐煩劇中門使胡漢榮貪戾用事失軍民心石敬瑭徵漢榮還京師金全將護不遣敬瑭疑金全有異志乃以馬全節代之召金全還將有處

分金全懼遣從事張緯奉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迎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之泌州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等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乃還晉將安審暉追及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陳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叛漢來乞師魏岑査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出師沭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邪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耳於是乃止嘗耀兵淮上與諸將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淝皆羸弱諸將

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莫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明宗爲陳州刺史入晉爲密州刺史契丹入中原暉與棣州刺史王建俱南奔元宗遣使具舟楫迎之將至念本亂卒懼不爲人所容欲赴泰淮河求死舟人急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

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入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主親帥師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周主曰吾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暉自卒伍起兵佐明宗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者乃南北勇怯不敵耳周主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以吏事稱入爲神衛統軍都指揮使時諸老將多死亡繼勳年

尙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拜大將軍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宋師薄城繼勳保惜富貴無效死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内結傳詔使一切閉塞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偏四郊始大駭失色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狀遂以屬吏方出宮門軍士雲集臠割之頃刻而盡

孟堅始事閩王延政爲建州裨將驍勇多智略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降焉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襲擊所向有功及馬延魯攻福州堅亦在軍中吳越

援兵自海道至沮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使得平地必致死力豈復可勝延魯曰吾自擊之無煩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宏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時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隨伐閩援兵不至亦戰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死事多不錄哀哉

陳誨字亘訓建安人始生數月即能馳走父異之因名之阿鐵及長矯捷有勇力時人呼爲陳鐵事閩王延政爲將保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傳其城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於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

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數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建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與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於江中誨素善水投入江鑿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於江面吳越兵驚潰乃大敗之擒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閒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僞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寡信未可遽進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料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

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於金陵釋
鄭彥華用爲將福州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獨有功號
名將遂遷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鎭常破福
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振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
義周師入淮誨遣子德誠率鎭兵赴難誨在鎭十餘年多薦舉
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疾求罷朝論難
其代乃以其弟讓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慰勞
是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
族益盛子弟悉至顯官當世無不榮之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
有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詣泉建募驍勇承祐奏言陳
誨子德誠有才略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

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擢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謙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爲虎事閩爲裨將軍中謂之林虎兒與陳鐵齊名閩亡未有所遇會周師攻淮南元宗遣使至建州募勇士潘承祐薦之拔爲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寨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鼓譟乘之遂敗仁肇獨乘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歸

及割地元宗以爲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仁肇密
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荆
湖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爲有可乘之勢
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淮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
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兵起日請以臣舉兵外叛爲名事成國
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以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而不從時皇
甫繼勳朱令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
宋回擿使言仁肇密通於宋已爲築大第并縣其畫像以待其
至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間也使人持酖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
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酖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
爲陳喬所器重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

駕矣傷悼者累日

逃曰文進金全及暉以北人歸南宣猷奏績而文進折節下士金全料敵全師暉舍生取義皆以忠藎報國可謂完人矣堅誨仁肇皆聞之故將先後來歸効功軍旅或以疆埸効命或以忠義善終或以反閒致死而全歸則一也暉子不肖誠爲可惜豈若誨子披堅陷隊克振家聲哉

南海潘元敉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二

續唐書卷五十三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九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士烈祖代吳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淸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靡閒以蔭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甚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宗憂甚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旣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

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皆斥喬與齊邱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伐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解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爲之主也及兵圍金陵宋遣進奏使江國公從鎰授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乃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尋語後主勢雖

節故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欵命喬與淸原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欵歸府投承霤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縛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咸以爲喬鬼不泯云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閒及嗣位遷虞部員外

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稱旨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喜老莊家言常作文一篇以擬莊周後主十二年更官名爲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旣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朝廷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祓姦邪曲容諂僞使國家愔愔如日將莫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已而作尚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

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旣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諸臣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幷使收佑佑聞命自殺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

廖居素將樂人歷仕烈祖元宗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賑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於僕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

以比伍員屈原盱江李覯爲之傳

孫晟高密人初名鳳又名忌篤學善文辭尤工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進士類修邊幅尚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蹈繩墨遂棄去渡河客趙魏間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爲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復爲朱守殷判官守殷伏誅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安岸捫敝衣齧蝨追者乃舍之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喑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慭聞其所禱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遇次不能道寒暄坐定辨論風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令輒合旨遂預[illegible]

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達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二卒求殺晟不得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己並相每鄙延己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爲司空使周奉表請得内附晟見延己曰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耳已而周人以樓車載晟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戎服拜城上晟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詰之晟曰晟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晟會暑

兩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每召見必飲以醋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多斥瀆反間之言由是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南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請自盡晟神色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而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報遂自盡從者二百人皆誅死於東廂國事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人父金事吳爲濠州團練使長子仁

規娶吳主女貴於其國仁贍其季子也性輕財重義略通儒術好兵書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侯拜武昌軍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湘戍兵潰歸楚地復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害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是時率兵拒周帥李穀者爲神武統軍劉彥貞穀戰敗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麾兵而進仁贍以爲敵狃

我也獨按兵城守而勸彥貞勿速戰彥貞不聽果敗死仁贍乃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斬獲無算周主至壽州則圍之數匝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塡壍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牆壁皆動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覘周主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周主命移胡牀進前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此耳周主使人來言曰知公忠義但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皆不從會暑雨周主乃還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固守周兵戍守渦口定遠亦皆襲破之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列寨紫金山下仁贍出師殺周兵數百[illegible]攻城

洞屋甚眾周將李重進兵力頗屈仁贍屢請乘機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其少子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由是士卒皆感泣誓以死守保大十五年周主復親征耀兵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爲仁贍書以降周主命舁仁贍至帳前撫勞嘉歎拜爲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贍不受命而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卒時晝晦雨沙如霧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徇者數十人元宗聞而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忠肅加封衞王

述曰喬以拒命投繯佑以抗疏自盡居素以憂危沈井晟以使

臣守節盡死不撓仁瞻堅守危城効忠殞命皆合聖賢所謂成仁取義雖死而凜凜然有生氣也仁瞻既爲忠臣其妻亦爲烈女足以愧當時人臣之稽首馬前甘事二姓者矣

太倉錢溍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上平史致誠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四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二十

張彥卿不知其鄉里或以其名爲彥能保大末爲楚州防禦使周師南侵其鋒甚銳旬日閒連破海泰二州及靜海軍元宗下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周主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聲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陷彥卿猶列陳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鬭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眾周主怒盡

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嘉彥卿忠詔贈侍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贇亦固守聞楚州陷乃降

張雄或云姓李淮南人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兵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爲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雄乃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猝遇宋師遂與宋將田欽祚戰失利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國人哀之

朔則不知其家世保大末爲軍校後主立進爲者軍使未幾富

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
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欵則獨憤形於色亟出
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眞
僞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汙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
善乃率同列宋明德等大譟入攻彥賓彥賓懼逃匿檐霤中執
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贍爲
壽州裨將累年盡得其城守方略於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
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
山樓櫓高險不可破屢遣使招降則誓死不從圍城及三年翰
軍死傷者無算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一日則怒饔
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暴骨滿地

柰何以一食殺士卒耶乃舍之是夜賽人縋城走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賽人引宋師攻之城遂陷衆猶巷鬬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猶多死則偃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卽舁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并殺宋德明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旣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法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井坎皆滿因奏霽擅殺罪宋徙霽知饒州民間貲貨鉅萬翰悉取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置廬山鐵羅漢象於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祖以則盡忠所事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盡赦拒命之人勿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數

日比至已無噍類矣嘗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形者言於翰
曰城形爲上水黿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脇
云
中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閒常爲盜被獲州郡
縶械入獄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君等皆吾州鄉
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爲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
帥成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遂往與官軍戰殺傷無
數衆皆勇之乃歸附金陵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
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後主時遷吉州刺史吉州安福人劉茂忠
者爲袁州刺史茂忠本名徹或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
得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

擒盜自湔洗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為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為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州里慶之呼為小劉僕射積功為吉州兵馬都押牙歷袁州刺史金陵既破令堅與茂忠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鬭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逾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文籍所畱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茂忠微時常有所持鍋將欲鬭戰必搞而鳴即至殺戮乃與潭帥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𢹂治百餘輩因救其傳時遇陰霾即加痛

楚至入宋後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周宏祚舒州宿松人父本仕吳爲德勝軍節度使宏祚其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周宗輩率諸臣勸進本時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宏祚爲門戶計代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師大舉南侵陷舒州是時泰蘄光諸州文武相繼奔降宏祚獨慷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比之嵇紹死晉焉

李延鄒鄱陽人元宗時官濠州錄事參軍會周師大舉南侵攻城甚急團練使郭廷謂謀送欵令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孝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良久召見其子命以官

鍾蒨字德林隨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敦行綽有時譽起家藩府從事與徐鉉徐鍇兄弟游累登臺郎遷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愼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蒨工詩有賦山別知己與新鴻諸篇盛稱於世

咼彥不知其家世或云女媧氏之後去女爲姓也後主時官池州刺已而入爲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欵迎降彥獨與馬承信承俊率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

廖澄順昌人少負異才僞梁開元二年舉進士迍邅不順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寺評事宋曹彬圍金陵急校書郎林時勤

澄同降澄歎曰吾久仕唐君臣之義何可廢也乃豫以身後事
勸蒼頭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而死
朱令贇廬州舒城人大將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領鷹目趫捷
善射軍中號爲朱深眼積功遷至鎭南軍節度使宋師圍金陵
後主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
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餉奈何乃檄南部留守劉克
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
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權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
陽湖編木爲大筏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
梁會江水涸舟楫艱阻而宋師密樹長木於州渚開若帆檣狀
令贇疑有伏不即進比至虎蹲州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

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贇創巨舟實葭葦沃之以膏名曰火油機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投火死糧米戈甲皆焚無孑遺煙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

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襞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從金陵元清趫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汴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以變直折閱爲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爲定制又常造宜科率民甚便之歲總諸科物十餘萬數

轉運入金陵國用頗以少濟南都失守以故官起入汴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姓因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及頸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趙仁澤仕元宗爲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閒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見吳越國主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今王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其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辯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珠貝茶藥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

常不遣處常怒其無信誓死報國事數面詬契丹主契丹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其地

述曰彥卿以孤城拒敵舍命不渝可與劉仁瞻爭烈乃昭業等爲其副守并力同死尤難能也雄之父子喪元則之全家殉難令堅之誓死守節皆可謂忠臣獨怪夫劉茂忠與令堅相約同死而不保其終耳宏祚延鄒蒨彥令贇皆能以一死報國元清亦不懷二心事君仁澤不慴服於強藩處常不辱命於絕域皆所謂奮不顧身可感也已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方面，则是较纯粹的民族音乐只能在广大农村的民间
音乐中得以保存。这巨大的西洋音乐的浪潮，近世纪
来几乎席卷了全世界各地。与此同时，人民的审美范
围扩大了，对民族音乐的提高说，它是好事，对民族
音乐的保存和纯度说，则多少有些影响。

另一个情况是本世纪来，从民间世俗歌曲及舞曲
发展起来的通俗流行歌曲（有的还是庸俗低级趣味
的），更以排山倒海之势，弥漫到世界每个大、中城市，

补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南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校書郎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不次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

宗卽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譔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㞐盡無所回隱宋齊邱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其在今時乎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置軍法齊邱爲之請止削官爵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又數言齊邱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齊邱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爲虞部郎中史館修譔除中書舍人周據中原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

己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朔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竟撤兵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爲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于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至數十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鬨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爲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徧直宮中多所裨益後主手敎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

有是否潘佑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諡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爲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鍇生四歲而孤母方教其兄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宴駕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義挾嫌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爲巡撫使重許其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然元

宗愛其才復否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
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内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
部選事與兄鉉俱近侍號二徐初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
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
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甚不若稍遲之鍇頗怏怏
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鍇作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之言
故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
人乎鍇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裒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
榮鍇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
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
此既久處集賢書卷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

審諦每指其家語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常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宋季穆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鍇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鬱鬱成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文著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韻譜十卷歷代年譜二卷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

高越字沖遠幽州人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辟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奔吳越又從之遂爲其

掌書記文進次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為蘄州司士參軍就遷軍士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銓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為稱職眷待與二徐等不徙官者累年後主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以疾卒年六十二諡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葬費世嘆其清兒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

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譔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戌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譔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譔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譔元宗實錄二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卒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兵乘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守

之賓難聞者愕然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蒯鼇宣城人善屬文江南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卒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得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尙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至後主末仕歸宋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郭昭慶廬陵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坐宋齊邱黨免官卒昭慶博學善著作常擬九經著唐春秋三十卷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爲左右所沮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書

言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授揚子尉辭不受歸里邑令修謁通問昭慶不與之見令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時後主嗣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抵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略擢著作郎時方奉事於宋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朝廷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昭慶與徐鉉鍇兄弟不相能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詬而擲之會客將李師義本與昭慶爲鄰而與鍇故姻婭也師義召昭慶飲置鴆於酒毒之明日昭慶晨起造朝暴卒昭慶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惟唐春秋爲鉉鍇所匿不得見

伍喬廬江人性嗜學[illegible]嘗渡江書廬山國學

苦節自勵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嘆一夕見八學
自牖隙入署讀易二字忽不見喬大歎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
微越數年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
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應舉進士及
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
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座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而賞之揖貞
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爲傑作乃徙貞
觀處席北洎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覆考牓出喬果第一洎
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焉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爲
永式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魯崇範廬陵人家故貧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九經子史廣貯

一室甲乙丹黃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典籍殘缺下詔旁求於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進之以私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爲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儉惟以月俸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頒之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官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觸思成韻語一時名流屈服元宗聞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爲彭澤令慕陶處士爲人已而笑曰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吾盍久爲人役即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起爲連州刺史與長吕詠遣爲詩友未幾

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即匡圖弟楚亡遷金陵累
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盧
絳蒯鼇諸葛濤歆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
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論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
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入宋補衡山主簿秩滿致仕守嶽廟令
食本官俸數年卒

述曰熙載文章爾雅氣度春容雖略於小節終無愧爲名臣鍇
博雅宏通精深小學與兄鉉競爽而晚節克全賢於其兄遠矣
越與兄子遠聯鑣克勤史職惜乎焚草無存鼇精理爲文自安
恬退昭慶講求經濟出言有章乃鉉等匿其著作是誠何心喬

嗜學而振奇崇範汲古而守廉凝工詩而知足弼持正以興敎之數人者皆可謂士林之模範哉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五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六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二十二

姚景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瞑有二赤蛇蟠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居數年烈祖重其爲人使典親兵歷制置使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爲江淮重鎮供億甚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罷去常俸不給澣衣敝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於牘尾曰諱贓吏於是屬僚拱手皆勵廉隅貪墨者稍知斂迹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於鎮江淮人莫不

惜之

陳起蘄州人性剛鯁尤惡邪說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案戶籍取佑爲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沃以豕血佑迄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穉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并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至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十餘都城建塔創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爲僧所供養逾萬人悉取於縣官不計耗竭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爲佛奴屈膝爲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散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而其言卒不用

周彬永川人杜門讀書不事生產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致豐羨而獨玩故紙以自困盍有益邪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往依之禪代後

制度草創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優渥俄告歸以其所得金玉繒幣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竟孰愈彬素爲鄉里所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俚孔子爲東家某況庸人乎置不問久之歷大理司直出宰本縣累遷尚書郎卒於官

胡元龜世爲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障閒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賂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爲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徐某家爲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譙自用欲以詞試窘

元龜元龜裂箋據案爲回文體嘲之郞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薦於宋齊邱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侯張巒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第登堂拜母盤桓信宿其爲巒所重如此俄授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出鎮撫州而元龜朔望起居有慢色又常廷辱王府公矦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娶訟者婦免官徙廣陵久之會赦求敍理不報遂撰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惡之賜鴆卒時年才四十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爲池州刺史仁傑適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薦於朝仁傑乃易儒服至金陵會朝貴宴飲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一座大

驚後主問其名召見徧問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主簿仁傑素性清儉力矯浮華門無私謁已而出吉州括量屯田視肥磽以爲高下人多允服仁傑雖一行作吏而吟哦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常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盌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人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陳保極永春人登天成三年進士仕南唐爲大理評事充武義軍節度掌書記尚書左司員外郎其誥詞含華葆光吐蛇握鳳與弟元亮同官於朝俱以才學名後主稱爲二英

張惟彬西昌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科有能文之

選除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惟彬憂時感疾而卒

鍾離瑾合肥人保大中為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瑾女將出嫁適置一媵婢偶使執箕帚治地至堂皇之窪處忽泫然淚下瑾見之詰其故婢曰幼時妾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妾戲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瑾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前父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賣為婢瑾遽呼牙儈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瑾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貲裝先求壻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辦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荅書曰昔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粱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爲人慷慨尙義常羈旅宣歙閒聞旁舍生呻吟聲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今我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經紀其喪事畢負其骨千里幷黃金置死者家死者有父母自內出驚問狀感規之義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問者以規誠長者云規子遜事後主爲監察御史

述曰古之稱循吏者莫貴乎廉若景之儉以養廉可以化民成俗矣起懲治妖言熾抵排佛法彬疏陳得失元竈才傲王侯仁傑居官淸白保極惟彬弟兄濟美瑾之嫁婢先女規之仗義還金皆古道照人千秋勝事故連類而及之云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六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七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二十三

史虛白字畏名北海人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不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教我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

言而不能用擢爲校書郎署州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譔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盜元宗割江北地行成虛白爲劄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鳥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常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別賜御醞數尊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

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談一卷言江南事頗詳又文集一卷宋仁宗時追號沖靖先生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浪迹衡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精美烈祖輔吴表授祕書郎與元宗遊俄乞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無拜厚賜粟帛以其子元爲祕書省

正字彬先歲營別業於鍾山有古柏爲雷擊成四片彬曰此天所以賜吾也亟命工治爲櫬其子不敢違又簽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葢上有篆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舉棺就之廣袤中度彬有過金陵送客都門二詩盛稱於世次子庭瑞有道術人呼爲沈道者嗜酒御粒寒暑一單褐跣行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後不知所終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學詩於陳貺精思不倦或至浹日不盥長於五字律詩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薦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

者久之因棄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圖洞猶在城中洞作詩署於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變後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懟語未幾卒有遺集行世同時夏寶松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好學不能自給每爲諸生曲講得錢即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微哂而已自後游螺川諸邑遇酒輒飮不醉不止常宿於酒家醉甚誤坐爐炭翼日尻痛疑爲所笞撻訊之乃知其故又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毋撓余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

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一夕卒同時高元寂者駢
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號爲
酒禿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元寂卽日盡付酒
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
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顏詡平原人魯郡公眞卿之後唐末徙居永川詡少孤兄弟數
人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詞翰修飾禮度多循先業晚年一門八
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
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
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
榭開軒四敞則碧嶂叢巒翠巖環列瀟爽之趣迥絕塵囂水部

員外郎孟賓于常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閒來久欲訪因循一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鼇史館孫伯純各爲詩文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書韋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亦未見其喜慍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至金陵將見烈祖自度與宋齊邱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常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陶博物通天文保大末有星孛于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僞爲賣鮓至門陶出啗鮓喜

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灣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問之不懌旣至南都殿前得殘獸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耳元宗歎曰眞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遂絕意仕進偕其妻采藥西山日餌之二子小字祖欒或問其優劣荅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已而變姓名去不知所終宋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丫髻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飲啗旣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陳況閩人性夷淡孤貧力學隱於廬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乏絕不以動心有季父時餽其資給苦思於詩得

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況入見幞巾條帶布素鹿裘進止閑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綢繡衣三十事卿其領之況獻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曹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陳曙蜀人常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寓居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於是人多設虛坐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有乘其出往闚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改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元宗復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終不肯

起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未幾淮上興兵人以為預知也後徙居鄂渚邑人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徧體發汗焉

陳袞江州德安人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有彭李者世為其傭父久喪明常聞袞子弟言舜至孝舐瞽瞍目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其感人有如此昇元初州以聞元宗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述曰昔范蔚宗作後漢書有逸民傳處白諸人其殆古逸民之

流歟彼蓋有慨於國之將亡而絕人逃世其意何嘗忘天下哉

陳袞爲京之後馬陸二書及徐鉉集皆作陳褒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京繼從子褒爲後褒仕鹽官令生灌灌生伯宣伯黨伯宣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然則褒固京子京爲元和中人褒令鹽官當在穆宗敬宗時非南唐也宋史孝義傳陳競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生京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灌生伯宣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僖宗時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崇子袞江州司戶云云然則是袞非褒矣崇既爲京之後不應取遠祖之名以名其子或因褒袞二字形近而致誤歟

太倉錢清諮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七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八

海昌陳鱣撰

諸臣傳第二十四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閭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信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爲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密副使閩王

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至葢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漳泉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剉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賁去遂薄其城建州雖下然諸將無紀軍毀

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僞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遣劍州刺史陳誨副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誨以爲未可遽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竟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爲舉酒置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初元宗詔齊王

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言事舉朝駭愕而文徽以附宋齊邱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

馮延己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頵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常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訩訩延己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授祕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己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己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常誚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晟憤然荅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詼諧歌酒百不及君諂妄奸詐

累刼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爲狗馬聲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已慙不能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已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已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鎭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使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已素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謂已之才略經營天下

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立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已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嚇衆而惑人主至議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遠略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毬未嘗少止此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已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已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禍縣震動令一旦三分棄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賽功矣待不下又不欲絛軍興取

資內帑乃遣使於長沙調兵賦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巳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交泰三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諡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論者謂有元和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耶時喪敗不支苟安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延巳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延巳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

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
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躐進嘗内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
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徧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學
士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歡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
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將自爲功
請銜命宣慰召李宏義入朝旣見宏義不敢發還至劒州矯詔
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爲
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郛會吳越
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溢濘不可行方布竹
簀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宏義不降特
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勦之城立降矣禪

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
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軍延魯
敗走堅戰死諸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
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
及覺旣有命矣會宋齊邱以常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
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遇赦復少府監元宗擇
廷臣爲巡撫使分案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
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
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竄鬢自髡衣僧服而
逃被執周主釋之給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專對詳明留大
梁累年放還爲戶部尚書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宋祖親平

之元宗遣延魯如宋宋祖將乘兵鋒南渡延魯多方遊說宋祖感悟遣延魯歸遂寢南渡之議後主嗣位延魯願自伐奉使之功常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如宋宋祖授以旄節留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行禮宋祖憐之遣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子五人僎侃儀价伉延魯內躁競而喜言高退事常早朝集漏院歎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鉉笑荅曰上於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章耳延魯默然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識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故事之暇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

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丘薦命覺爲之佐謂
曰吾早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
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覺有兄居鄉里時
海陵升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
規貪殘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
章自訴烈祖即命覺馳往鞫之仁規惶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
弄威權始此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心懼稱疾家居累
月迨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納遷光政院
副使太僕少卿覺與李徵古皆齊邱客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
召覺及徵古諷齊王景達言於元宗齊邱乃得復起益以心腹
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

州齊邱獨薦覺爲宣諭使俾召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宏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功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大敗衆潰而歸死傷無算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疏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己復助之於是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乃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元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主不許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强請必割淮南地元宗不悅覺與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擿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益肆言北

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方與徵古齊邱爲耐久計會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中書舍人陳喬固諫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至鎮見周戰艦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周許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

覺身自爲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等罪不可容覺嘗傳周人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周主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其可殺乎謨歸具奏元宗大怒齊邱既貶覺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削徵古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謟諛學揣摩尤爲宋齊邱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自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唱和爲拓境事常侍燕

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情懦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幷誅岑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元宗從之卽以爲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與岑異而誤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元宗寘沖敏建封於死岑益無忌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爲奧援岑所得滋多肆言彥貞御兵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欺類此一日見沖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述曰宋齊邱之黨文徽等爲最惡當時所謂五鬼者也擅權納賄排斥正人以至兵連禍結國隨以亡夫以祖宗創業之難而竟喪於五鬼之手可哀也哉

續唐書卷五十八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九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二十五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保大中與李德明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而天姿皆浮躁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軍帥王建封旣以詆謨德明等見殺謨益縱肆旁若無人元宗稱其有詞辨以謨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周師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及德明奉表至軍前幷進服物請息兵周主不許復請割濠壽等六州以求成又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江北郡縣周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賣國元宗怒斬德明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周不得歸孫晟之

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周主召謨至汴授衛尉卿遣授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旣矜肆以爲周主聽其言江左可藉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邱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又請雪德明寃贈官賜謚復以謨知尙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總參庶政謨薦其客閻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人多切齒俄而周主殂謨自揆無所恃怱怱若失元宗遇之寖薄左都虞侯張巒者謨素所善也每至謨所屛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常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給事中唐鎬與謨有隙廉得謨與巒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南北挾周人以脅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警

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太子薨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善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且或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意已素決以此忤旨遂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八郎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交泰三年正月遣使即所在賜死謨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而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

李平本姓楊名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客於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閒行乞師於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

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爲尙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衞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至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衞尉卿初潘佑好老莊平爲道士時習神仙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仙人神鬼佑因與交好平又言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而已與佑亦名在仙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旣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民戶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

悔罷之而佑力詆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羣
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
獄縊死獄中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廬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袞慕晉魏絳
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
觝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
乃更儒服亡命江湖閒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
絳好縱橫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
賢豪吾子其可久詘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
博盡費其橐中金比至家母及兄弟咸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
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擢貨挺

責於山中持入短長索賕謝入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鼇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檐桷爲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更躍倉檐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喬甞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常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讎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北師且見討奈何繹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矣其來臣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

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爲淩波都虞侯
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
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於潤州城下北
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
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
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
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
皆下絳獨不降募驍勇敢死千餘人由宣州長驅而南循海聚
兵謀南據閩中以圖興復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閉城堅拒殺
之而行宋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
至汴州授龔州團練使遇慎儀兄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

是殺我季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宋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命斬於西市絳既出呼延贇當視行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氊褥乎贇使馳奏遂賜而斬之臨刑大呼曰陛下獨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常降而復叛歸弑其主劉繼恩者故深惡之以為比初絳未遇時遘熱病彌日且死夜夢白衣女子被真珠衣持蔗漿一器勸之飲且歌詞以侑又謂之曰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盡飲寤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闋惟不惻固子坡之說至是適有婦人耿玉真者以淫亂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云

韓。真義士後在為給事中後三十年宋祖欲討南漢宋史屬後

主諭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譔書遣愼儀持書使南漢漢得
書大怒囚愼儀逾年不遣後主以聞宋祖遂決意興師討之南
漢平乃得歸江南之敗也愼儀爲歙州刺史會昭武軍留後盧
絳聞國破謀起義提兵自宣州入福州道經歙愼儀閉城拒守
絳大怒曰愼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愼儀朝服
而出爲雄所殺

劉承勳不知其家世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
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撫有江淮饒山澤之利歲
入不貲比他國爲最富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
如山太子常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署奏後曰杉木
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官簿煩委不克盡句校

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日繁愈得以爲姦利又善於逢迎每以寶貨遺賂權要畜妓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盈數百緡教以藝又費數百緡而服飾珠犀金翠之屬稱是筵宴歌舞窮極奢豪故雖江南朱門甲第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最號富侈未能過也宋平荊湖詔沿江具舟漕其米入汴京承勳欲自結於宋爲異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艘相銜宋祖覺其意而惡之金陵失守承勳歸宋首自陳漕米事宋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弗敘用久客無資袒裸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述曰鍾謨以輕躁而作奸李平執左道以亂政殺之固宜盧絳欲起義而卒降鎭眞義知起義而拒守厥罪惟均若劉承勳者

怙侈背君靦顏受辱狗彘不食其肉矣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五十九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

海昌陳鱣譔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彥琦本姓楊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朱全忠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繼徽本姓楊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之曰繼徽表爲靜難軍節度使後朱全忠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繼徽迎降全忠使復姓楊命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繼徽妻有美色全忠用兵往來河中常姦之繼徽妻頗愧恥閒遣人誚繼

徽曰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繼徽涕泣憤怨其後全忠兵解岐圍繼徽妻得歸繼徽乃復背全忠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繼徽攻雍華關西大震全忠以兵西至河中遣其子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全忠兵乃旋繼徽屯美原全忠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繼徽大敗自此不復東天祐八年爲其子彥魯所弒繼徽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胡敬璋爲李茂貞將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爲茂貞所據以敬璋爲節度使命高萬興爲敬璋騎將萬興河西人與其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軍中每立戰功時李繼徽爲邠州節度使朱全忠既弒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

天祐五年冬敬璋卒繼徽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繼徽爲梁人所攻天祐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葬于梁

袁襲廬江人事吳爲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楊行密行軍司馬徵兵入援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遂帥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行密入據楊州而孫儒之亂復熾行密閉壁城不無內怯襲曰吾以新集之衆收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臣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鉞此

因强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騈之舊將此必不爲吾用者因勸行密以軍令召霸霸即率所部兵來行密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儒襲曰霸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判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復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幷其衆行密因伏甲誅霸得其兵數千襲又言廣陵饑儆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行密但遣延陵宗蔡儔將兵分屯而身留揚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揚州克其外郛行密倉皇走將奔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强食足勢未可圖趙鍠新得宣州

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渡江會之取鍠必矣行密大悅乃引諸將攻鍠會孫瑞張雄先爲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統兵二萬屯曷山襲曰公領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行密用其言塘等大敗遂禽鍠入宣州已而朱全忠因與鍠有舊遣使來求鍠行密謀于襲襲曰不如斬首遣之以杜後患鍠由是被殺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勖舒城人行密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足行密欲以茶鹽易民布帛勖諫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

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以其言爲然悉從之田頵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王勛之謂也

李神福洺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戍淮海因投行密爲親校從至廬州會羣盜攻舒州張甚神福請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陣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至溧水行密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退示弱儒軍以爲實怯不設備神福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降康暀走安景思神福功爲多景福初儒兵復盛引攻宣州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以爲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老其

師可坐禽也未幾蔡儔作亂神福討之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浙將顧全武其計臨安也難猝拔虜錢鏐截其歸路乃遣入衞錢氏先壠以媚之復多張旗鼓爲虛寨以疑之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繫杜洪兵次鄂州望城中積荻纍纍顧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漫應之時洪方求救于梁神福遣部將秦皋至灄口舉炬于樹杪洪以爲梁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略多類此久之荆南成汭及馬殷雷彥威之兵疊至救洪神福乘舟覘之知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明日逆擊于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水死衆軍皆引去洪雖未滅而諸鎭氣奪兵聲大振會田頵叛於宣州行密召神福討之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

及暮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顏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顏襲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曰公見機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顏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蔑焉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絕顏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順流擊其下時壇建樓船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炬輒攻壇建軍滅火自匿神福軍乘風揚火焚其艦大敗之顏聞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遣使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別遣臺濛擊顏顏敗死即命神福爲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

張訓廣陵人祖昇官清流令遂家焉訓勇悍有膽略時人謂之大口張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遷黃頭都虞侯舒州盜吳迴等知名揚州之役潛入城撲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註軍漣水備北師時梁將龐師古屯淸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梁軍遂亂遷淮海都遊奕使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訓以其心叵測與戲下王綰等將兵直入其壘漢賓張樂大晏飲酣訓忽拔劒叱曰吾衆已布欲歸即歸無詒後悔漢賓解甲聽命轉尚書左僕射拔山都指揮使天復初昭宗遣李儼封行密爲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爲密州刺史會茂章爲梁兵所追

解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頃之梁將王壇來攻遥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而還行密薨訓謝病再徙黄州刺史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

陶雅合肥人與行密同邑故用為將討定舒州盜吳迥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為許勍所襲奔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制置使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景福初田頵攻歙州久不下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命雅刺歙州歙人納之雅盡禮故見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潯陽公天祐末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雅懼與劉威皆詣廣陵面復溫溫待之尊寵還歙州[illegible]

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子孫遂家焉本少孤貧有勇力常獨格虎殺之初爲趙鍠將行密破鍠獲本即隸帳下爲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言笑自若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六年行密已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寇洪州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行密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强起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果强徒以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副貳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行行密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第

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徵晉晏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宜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行密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居數年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啟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作樂晏飲飛矢雨集略不爲動吳越疑有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類此莊宗入洛行密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徙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

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昬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即欲出見之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祚拒閉中門令外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芑屬事吳主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大常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宜講求優典禮官引前朝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命即用其

禮謚恭烈葬給鹵簿子鄴祚

嚴可求同州人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爲行密幕僚遇事多所籌畫行密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紿行密假爲目疾以紿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行密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乃得嗣立及張顥共溫弑渥約中分其地以臣梁渥歿而顥欲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爲溫地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

今日則恐太遠顥變色曰何謂遠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內寢中麾同列往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旣出敎宣之乃行密母史太夫人敎也大略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將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

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溫陽瞋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于外耶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之遂掠其資財以去頃之溫令鍾泰章斬顥於牙堂溫得除顥而專國政可求之力也事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鎮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出走可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臣命也以十餘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具陳如

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隆演即吳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尚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溫允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焉俄進左僕射卒子續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辨初事田頵為宣州長史行密殺頵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勵精為理事無留滯天祐

中徐溫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時稱嚴駱初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授鹽鐵判官隆演即位遷中書侍郎後數年卒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爲文不逐浮末有王霸才天復初爲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齊王鎮金陵台符自草閒正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爲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齊王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詒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蚾磯下沈殺之台符常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十宮受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蘉米太和末

使民入米請鹽鈔其法也昇元中限民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
均輸以爲定制又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中爲祕書郎
自言迂儒無益平生讀書欲小試理民求爲縣令久之補天長
令時中書令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
此素志也庸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
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
夢孫受命爲吏當治事於此鬼神有祠廟邱壟何不各歸其所
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
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
潔衣冠視膳壽母食既徹爲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

祖曰此科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述曰岐地小而世短然亦有輔佐之臣攷諸載籍僅得三人焉吳本强大所以運籌帷幄決勝疆場者若蘡之筭無遺策屢奏膚功惟其猛以濟寬倘所謂亂國用重典邪勗之務農給用民說無疆仁聲之入人深矣神福臨敵必勝公爾忘私訓之用兵有法雅之撫民以寬皆有功於社稷本位顯功高禮賢下士晚乃抱徐廣流涕之心殊可悲已可求知祥嚴駱齊名同心協力勳業爛然台符之直言極諫膽氣甚豪惜乎不克全其身也夢孫持正黜邪克敦內行風度端嚴庶幾東漢郭泰一流人乎

太倉錢溶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一

海昌陳鱣譔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應城人少從黃巢巢敗受降從朱全忠攻蔡州全忠墜馬從周扶掖復騎自與敵步鬬被傷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遂得與全忠俱去全忠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於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壽佐朱珍收兵淄青遇袞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全忠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全忠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

走河陽全忠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全忠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全忠攻朱瑾於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全忠遣侯言救魏言築壘於洹水全忠怒其不出戰遣從周代之從周擊敗晉兵晉王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全忠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爲淮兵所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全忠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韜五日而下三

州全忠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從周會全忠兵救魏從周以五百騎出戰破其八柵仁恭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甚衆全忠以之爲宣義行軍司馬遣其攻劉守文於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於其父仁恭仁恭救之暉語諸將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鴉隄仁恭大敗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於青山遂從全忠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全忠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

龔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全忠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以功授檢校太傅從周染疾全忠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拜右衛上將軍居於偃師亳邑鄉之別墅友貞時拜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守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第乃之梁有汴州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遂往依焉久之發無由薦引翔計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朱全忠素不知書翔所作皆淺近語全忠愛之謂發曰聞公有鄉人可與俱來翔見全忠全忠問曰子學春秋所記何事翔曰

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全忠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全忠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爲謀畫多中昭宗自岐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授翔太府卿初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全忠入内殿將有所託全忠辭以疾昭宗曰可使敬翔來全忠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全忠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爲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全忠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全忠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可信不軌之事翔謀居多全忠簒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從全忠用兵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

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友珪弑全忠以翔素爲謀臣懼其圖己不欲與內職乃以李振代爲崇政使授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稱疾未嘗省事友貞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友貞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不來友貞遽呼翔曰居常忽卿今急矣卿其教我翔曰臣受國恩將三紀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敢有所隱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大勢已迫欲爲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遂相向慟哭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俱入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國門乎乃縊而死[illegible]

李琪等修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

霍存洺州曲周人少從黃巢巢敗歸梁存素驍勇善騎射從攻王夏寨擊殷鐵林並以善戰稱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立戰功蔡賊張晊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連破四寨從討盧瑭張晊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梁軍圍濮有賊升眺樓大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敗時溥以是累遷官梁得曹州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諸將或勸全忠縱瑾入鄆全忠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

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後全忠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他日語又如此贈存太保子彥威

符道昭蔡州人爲秦宗權將宗權敗乃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全忠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李周彝以鄜州降全忠用以爲左司馬遂授道昭右司馬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強未敢發求梁爲助全忠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全忠悉破之後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唐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全忠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全忠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意鎔乃聽命又移師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還全忠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昭宗召見問梁軍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兵全宗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授宋州刺史全宗篡位遷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軍都虞侯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於李茂貞見殺全忠哀之贈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祖瑄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全忠鎮汴以彥卿爲通贊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全忠遣彥卿之魏密謀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主意動皆如旨全忠每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其見愛如此賜以所乘名馬一丈烏全忠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乘烏馬馳突陣前全忠目之曰眞神將也初全忠謀遷都洛陽昭宗不許後昭宗奔鳳翔全忠以兵圍之昭宗既出全忠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旁皇不忍去謂其左右爲里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

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全忠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全忠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全忠篡位授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衞大將軍充街仗使一日過天津橋老民梁現不避道前騶捽現投橋死爲御史所彈全忠不得已責授左衞中郎將復授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友貞卽位徙鎭威勝卒年五十七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祖秀父慶宗俱不仕彥章少爲軍卒隸全忠帳下自開封府尹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友貞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針地走數十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他人莫能舉也軍

中號王鐵槍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首攻彥章於館舍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潛遣使者招之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後數年其家被害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友貞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彥章雖爲招討使而謀不見用莊宗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見友貞泣曰先主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棄忽臣言臣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

矣非彥章不可友貞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友貞問
克捷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
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邨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
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飲酒方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
千沿河以取德勝舟兵舉鎖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斷南城遂
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
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
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
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栰下楊劉與彥
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
楊劉攻之不克時段凝已有異志與巖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

削而嫉巖等所爲每曰俟我立功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玩忽致敗巖等從中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爲招討使彦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其不恭勒還第唐攻兗州友貞使彦章守捉東路時精兵皆屬凝惟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不可用力以屬彦章而以漢傑監之彦章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彦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將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此邑素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所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彦章謝曰臣與皇帝血戰十

餘年今兵敗力窮非死不足報主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雖生
何面目見天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論之彥章病創不能起仰
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
十一彥章常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忠義出天性也
張源德太原人少事武皇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降於梁
罕之遣源德見朱全忠全忠以爲金吾衛將軍歷蔡州刺史後
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友貞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
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於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
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莊宗當是時源德爲鄩守貝州莊宗入
魏諸將欲先擊貝州莊宗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
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

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大兵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大兵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米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是時莊宗兵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地之地皆歸附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莊宗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被圍已久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於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大兵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遂圍而盡殺之

劉鄩密州安丘人少事青州王敬武爲小校敬武卒子師範爲

爲後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使鄩攻破之表鄩登州刺史以爲
行軍司馬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
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使人負油鬻城中窺其虛實得知羅城下
水竇可入鄩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而待
之甚厚及師範兵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鄩歸梁
鄩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
全忠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
乎以爲元從都押衙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全忠
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全忠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
鄩節度使友貞嗣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
相魏爲兩鎮友貞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魏縣魏兵果亂劫賀

德倫降太原莊宗入魏鄴以精兵設伏於河中俟至而圍之數匝殺獲甚衆復潛師由黃澤襲太原處爲其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往來城上晉兵見之以故不追鄴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淸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鄴乃屯於莘縣久之友貞以書責鄴宜思良畫鄴報以未可擊宜待之友貞屢遣使督戰鄴召諸將謀曰主上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擣未可輕動諸將以爲何如諸將皆欲戰鄴乃悉召坐軍門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鄴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鄴自莘引軍襲魏州與莊宗戰於故元城鄴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鄴授義成軍節度使河朔失守降爲亳州團練使故張萬盜於兗州

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友謙叛陷同州以鄩爲河東招討使行次陝州鄩爲書招友謙友謙未報留以待之伊皓段凝素惡鄩乃譖鄩與友謙親家故逗留已而鄩兵敗乃罷鄩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歸梁全忠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忠遣存節赴之破其軍罕之遁從全忠攻魏大破魏軍還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渒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遷亳宿二州刺史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夜率兵直趨彭門吳兵震恐而退諸

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全忠篡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澤州被圍存節入城助守遇其穴地道以攻存節亦穴地應之戰於隧中乃解圍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除鄜州留後劉知俊以同州叛奔鳳翔乃遷匡國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附太原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存節禱而擇地鑿八十餘井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友貞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破之加太尉存節病消渴屬河北用兵未嘗言病及病革召歸翼日而卒臨終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述曰從周以剛毅之才事猜雄之主能於馬上立功名而卒於

牖下保首領可謂難矣翔本部夫而佐霸業不軌之事實獲其
謀及至國亡乃殞命以明節彼將惡死而美終以晚蓋者耶存
之善射道昭捍之力戰皆勇冠三軍而彥卿迫請遷都抑何悖
逆至此彥章擐甲執兵見危致命源德羅雀掘鼠效死孤城皆
死得其所哉他如郝之剖悉機宜存節之不忘忠孝亦一時之
良也

太倉錢清詒初校
番禺陶邵學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一

續唐書卷六十二

海昌陳鱣撰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暹羅國築高樓遣使齎金寶奏請譔記時以爲榮補京兆府參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下密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賓賓捧刺邊謁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臨發之日涓候別灞橋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除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及蜀馱引以見志王建分藩西川表涓節

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囁嚅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賚金帛加等時諸將多勸建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幷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籓籬不若與和親爲便建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朱全忠篡唐將吏皆詣建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爲惡建卒自立爲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是後建屢興兵涓上疏畧云今日土德云衰朱梁逞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欲以一方

至御史大夫李愚著有南宛集前集三卷貝樂集一卷二

王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時中書舍人莊疏曠不拘小節幼工詩文應舉時黃巢犯闕作秦婦吟人稱爲秦婦吟秀才乾寧中登進士第爲判官晉秩左補闕王建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莅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建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遇弑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士與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建頗內懷興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荅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

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自去
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
及聞上至穀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
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今使來
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建
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使未幾全忠篡唐改元莊
與諸將佐詣建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
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建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
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禮樂刑政皆由莊所定頃之全
忠復通好於建推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

詩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又浣花集
五卷乃莊弟靄所編又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元集

周庠故龍州司倉也建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鎭山南西道屢召建建懼不往謀於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鎭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建從其言乃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建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尙强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建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無何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建見罷兵制書

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建請昭度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建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衍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病卒子仁矩爲駙馬都尉

周德權許州人有女兄配建從建至西川以戰功遷眉州刺史乾寧中建與顧彥暉奪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罷於矢石百姓困於征輸東川羣盜多據州縣爲外應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

則以之改眉州刺史冢節度使任御權上疏曰冢讖文李祐西王
逢吉昌土德代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
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興亦西方
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
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及建
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張道古一名睨字子美臨淄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節乾
符時居王鐸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
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謫施州司戶參
軍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復懼爲建所憾乃變
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名薦爲節度判官道古又

上建詩敍五危二亂事爲同僚所疾遣茂州安置及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後卒於灌州鄭雲叟在華聞其死作詩弔之道古深於彖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陳翔博州人建鎭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爲新井令朱全忠旣篡唐建欲自立爲皇帝翔反覆以順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以富雄於鄉光啟中建自閬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illegible]

曰不廢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建欣然納之官

其子宏忠州刺史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初事莊宗爲魏州司錄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爲晉王過督之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矣莊宗大加欽重累遷鹽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成元年賫官誥拜孟知祥爲侍中卽以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是時知祥鎭西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爲西川節度副使事無大小悉以參決久之明宗詔徙季良果州團練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知祥矣季良通敏善謀董璋時

遣人求昏自結知祥心恨之未許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使長與時進奏官言明宗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幷兵守劒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憂矣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閬已破燒營北歸軍前馳驛報知祥知祥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奈何季良扣指曰不過緜州必遁問其故曰我逸彼勞縣軍千里糧盡能無走乎知祥大笑出書示之由是甚服其智無何知祥疑璋有異圖遣季良探之季良歸言璋作兩川之患實甚已而璋果與知祥交惡興兵破白楊林聲勢極盛知祥有憂色季良言璋不守巢穴徑來野戰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又璋素負威名故西川

良領武泰軍留後頃之知祥以墨制署爲節度使是時明宗殂
下制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知祥即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知祥病篤召季良與李仁罕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
知祥薨祕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強
侯握兵專俟時變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昶
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進太保與毋昭裔張業分判三司
兼戶部事卒謚文肅子元振

趙廷隱開封人初事梁爲裨將王彥章被擒廷隱與張漢傑李
知節等俱爲莊宗所執已而隨知祥入西川廷隱拳勇有智畧
諸將士無及者積功至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充左廂馬步軍
都指揮使未幾與大兵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

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爲虜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矟相交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彥琦棄利州走遷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爲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董璋入寇命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之璋造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知祥以示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爲閒欲令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爲部將所殺廷隱取其首

以墨制擢節度使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知祥疾革同李
等受遺詔輔政昶即位加兼侍中爲六軍副使晉太傅國有大
事就第問之既而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後官
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以疾卒諡忠武
子崇韜

趙崇溥不知其鄉里世系廣政中爲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景
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鎮以絕西川援兵未幾城
陷節度使王環既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盡爲周兵所虜崇
溥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彥儔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蜀歷軍校爲昭
武軍監押昶嗣位遷邛州刺史改爲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

陷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遁漢人燒砦毀閣避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領趙州刺史遷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武定節度使周將王景向訓攻鳳州昶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彥儔遁歸昶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已而出授寍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爲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

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
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
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我今日止有
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
毋昭裔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唐客
省使李嚴來監知祥軍昭裔請止嚴不聽知祥卒誅嚴然
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即位擢為御史中丞昶嗣位之次年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踰年分判鹽鐵久之
以次進僕射時漢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昶
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疏曰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
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

可爲鑒戒昶不用其言竟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官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官立黌舍且請昶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命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著有爾雅音畧三卷

述曰涓莊皆命世之才而躬遭喪亂其在蜀也一則議以蜀王稱制一則請以帝位抗梁所見不同而涓爲深遠矣庠與德權著勤勞之績道古翔元明有高蹈之風洵西蜀之良哉季良廷隱運籌決勝厥功甚鉅崇溥彥儔死守不屈忠義昭然若昭裔

許哉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二

海昌陳鱣撰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裔字煥業京兆奉天人僑居洛陽父隱唐尚書左僕射光裔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胤皆第進士乾寧中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光裔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梁會朱全忠赦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裔以舊職充官誥使隱遂留之不遣辟置幕府已奏爲節度副使及隱子龔僭位改元進兵部尚書改門下侍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裔言於龔曰自馬后之喪未嘗通使于楚親鄰

嘗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有使臣才可以將命襲從其言楚亦隨遣使報聘光裔爲相二十餘年府庫完實政事淸明輯睦四隣邊境無恐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胤相唐及子損相繼爲相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歆羨初光裔自以中朝甲族恥事霸國常怏怏思歸襲乃習爲光裔手書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出於不意故尤爲之盡心焉

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回爲遂溢太守回生勉由蜀逾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生洞潛幼好經史開爽有政畧天復間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illegible]

楚人所懼由是顯名龔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富厚

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選爲刺史俾宣政敎則民受其福從之

時鎭南將黎求殺其帥自立無何求暴死牙將李彥圖代知留

後事洞潛力請興師取韶州刺史廖爽遂戰敗奔楚已而馬殷

又來爭嶺南西道龔復用洞潛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

地以功表洞潛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使韋戩來和楚

漢之難洞潛力勸龔聯姻楚國以靖邊隅龔僭位擢兵部侍郎

同平章事洞潛以梁使趙光裔故宰相光逢之弟遜使位居己

上龔嘉其意從焉洞潛遂乘閒陳吉凶禮法請立學校開貢舉

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序龔作水獄以毒罪人洞潛極諫不

聽又命子宏度募宿衛兵千人中多市井無賴子弟洞潛諫曰

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過矣況昵羣小乎龑曰小兒輩敎以戎事乃過煩公慮一日衞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洞潛見之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爲乃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陳拙字用拙連州人以字行少習禮樂工詩歌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朱全忠所爲假使節南歸加隱清海節度同平章事隱辟用之未幾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隱多其義而不能用遂掌書記攝觀察判官比隱病革用拙譔表請龑權知留後龑旣立益信任之奉使吳越錢鏐與語嘉其專對賫以金帛甚厚用拙遜謝歸以獻龑龑自立爲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詩集八卷傳世尤精[illegible]

又以古譜缺徵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光化三年舉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爲馬氏所禮已而爲唐容管巡官遭亂不得還隱招禮之辟爲幕屬及龔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定保出使荆南及即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之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後定保官寍遠軍節度使又代趙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卒定保善文辭龔嘗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爲絕倫所著唐摭言十五卷所載進士應舉登科事甚詳定保妻吳氏侍郎融女也定保既無北歸意吳遂緇服終身誓不改適

周傑精於厤算開成中登進士爲宏文館校書郎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常以大衍厤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天復中傑攜家來南隱習其名招至幕府待之上賓數問天道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筴名中朝恥以星術事人時或稱疾不起隱亦未之罪也及龔卽位强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占國祚享年幾何傑以周易筮之遇比之復斷曰卦有二土上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有加逮鋹降適得五十五年葢傑舉成數以避害謬稱十爲百也後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靜福山年與何拔劉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徧自謂所學未廣乃擔囊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也嘗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名曰三要已而登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嶺南與中土隔絕遂家居不復入汴龔既嗣位頗加親任損獻十策乞居幕府自效中多指切權貴衆皆疾之踰年授永州團練判官累進尚書左僕射龔取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龔建南薰殿雕沈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龔意會宰相鈌羣臣多推損龔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無何嬰足疾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詩酒自娛竟疾卒損嘗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己定近體詩諸格為湖海騷人

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饒文會南海人時改南海為咸寧常康二縣遂為咸寧人幼穎異工詩性耿直龔初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尚書右丞晟嗣位性暴酷文會切諫之晟大怒謫禎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所居里有饒狀元井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贍文辭為人侃直不畏強禦以進士及第累遷中書舍人凡誥敕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後使楚求昏馬希廣未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是時楚地兵起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巳而承命輔導鋹及鋹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嘗言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鋹不能從後為內侍許彥眞

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畧累官湖南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遣彥章迎馬殷於邵州殷猶豫未行彥章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誰屬時不可失願公勿疑殷乃意決竟詣長沙及事定彥章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殷從之刻期而湖南平授彥章澧州刺史署靜江行軍司馬遷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會劉巖寇容州彥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庫奔長沙又攻吳鄂州無功踰年辰溆蠻作亂彥章指授方畧悉剗平之天成中殷建國文武進秩拜彥章左丞相

徐仲雅字東野長沙人有雋才工詩文爲昭順觀察判官殷子

希範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恆等十八人爲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爲榮時楚侈汰成風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過度引典故以規之希範善之而不能用及希範弟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跡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誕日諸道各遣使致貨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强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太保滿天司空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
[illegible]

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作觀羣僧剝椶櫚詠以寄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廖匡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爲將延昌表爲韶州刺史殷時爲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衆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拒爲殷遂禮接之表爽爲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希範時選爲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等同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於官有高致集二卷弟匡齊以功署決勝指揮使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

未足以報況一子乎無以爲念希範以母爲賢厚恤其家匡圖子偃一名仁勇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氏漢書事殷父子自秘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會殷子希萼爲弟希崇所執希崇遣彭師暠囚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暠歎曰嗣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衞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遣將邊鎬帥水兵趣長沙希萼遂入朝于金陵偃暠俱隨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

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溪會郎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潰入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寍州刺史謚曰俻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保大時豐城令劉虛已常移書史館明偃大節云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爲湖南縣令事殷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爲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改易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搜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昭禹詩既甚稱于時且好折節下賢一日見后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希範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后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好學博覽文史經目不忘常讀范氏後漢書摘其瑕舋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不是過也素不善草隸律詩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仿久之迴出流輩遨遊湘漢閒累獻詩希範以其貌寢不加禮用是頗窮悴値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秦國夫人之喪天策學士各譔輓詩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希範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寢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人邪品爲輓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名其鄉曰儒林他日會宴長春堂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臯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焉賚以玉蟾滴諸學士疾其能尋中讒[illegible]

萬計文德上書切諫幾觸希範怒賴昭固力救獲免無何卒文
德性剛介不苟合晚年尤喜著述譔大唐新纂十三卷事多可
采云
朱遵度青州人家多藏書周覽畧徧時稱爲朱萬卷避耶律德
光之召挈妻子攜書雜商賈奔楚希範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卻
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于遵度國人號爲書廚後
徙金陵高尙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
若干卷
述曰光裔安境輯隣洞濬設科立學當時號稱賢相拙與定保
皆心不忘唐傑耻以星術事人損能以極諫忤意文會亦以諫
謫允章更以讒誅彥章智畧過人仲雅才大遇蹇昭禹文德均

工唫咏遵度獨好藏書諸人際遇雖有幸不幸要皆一時之雋
也若廖匡圖一家忠義尤所難能豈謂偏霸無人哉

南海潘元敉初校
太倉錢脩詒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四

海昌陳鱣撰

諸國臣傳第三十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少英敏善屬文而貌寢陋乾符初舉進士凡十上不第遂更名隱能詩與族人虬鄴齊名時謂之三羅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潏營墅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尋爲宰相鄭畋李蔚所知會天旱詔大京兆作法祈雨隱上疏切諫詞涉規諷竟不用巳而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復多不合時招討使宋威征賊不時進隱詣軍門上書大略責其優游不剪寇威甚病其言久之歸杭州謁錢鏐懼其不納以所爲夏口詩標卷首鏐覽詩大笑加

殊遇詒以書曰仲宣遠託襄荆州都緣亂世夫子樂爲魯司寇
祇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鏐初授鎭海軍節度使合沈崧草
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
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邪乃請
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
羅隱辭也又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
之全文京師稱爲極精絜旣篡唐欲以虛爵縻彊藩進鏐吳越
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請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
稱戈北向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
爲終古羞乎鏐始以隱不遇于唐有觖望心及聞其言雖不能
用而心竊義之[illegible]

題磻谿垂釣圖隱借詩寓意遂錄其名初鏐城西府命賓僚遊

覽顧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備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

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累官

錢唐縣令授鎭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除著作

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發運使天寶三年卒年七

十七著有讒書五卷淮海寓言七卷靈壁子兩同書十篇吳越

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

顧全武餘姚人從鏐爲親校與杜稜阮結等常侍左右久之授

武勇都知兵馬使董昌作亂昌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

興全武將兵往救破烏墩光福二寨有功還守西陵以遏淮南

安仁義之師已而敗昌將湯售於石城復攻餘杭擒昌將徐章

又降袁郴閩越州昌嬰城自守遂去帝號會蘇州陷成及爲淮南所虜鏐從全武趣西陵使備淮南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何埀克棄之請先取越後復姑蘇爲便而是時昌有兒子眞者驍勇善戰全武攻之踰年不能下眞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殺眞昌兵乃敗全武執昌殺之是役也先登陷陣設伏捕虜圍城降敵全武之功居多於是復由海道至嘉興破淮南十八營虜其將魏約項之拔松江破無錫連取常熟華亭逐海寇王騰又攻蘇州走臺濛敗周本所向無敵遂克蘇州陷崑山降其將秦裴裴之守崑山也全武帥萬人圍之裴屢出戰使弱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卻至是勢迫降鏐命設千人饌爲飼裴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宜弱如此何敢久拒對曰裴義

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非心降也全武大歡鏐嘉之人皆稱其長厚天復元年有傳鏐爲盜所殺吳遣李仁福帥師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待而神福與全武相持久縱杭俘使出入臥內佯爲諸將曰杭兵尚强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不意其詐也薄暮神福故合羸兵先行而使都將呂師造伏兵于青山下神福親殿其後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伏發爲其所擒鏐聞之泣曰喪我良將踰年吳以秦裴故遣全武來易由是全武得歸而武勇都之變作初徐綰叛鏐使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無慮所慮者吳耳綰急必召吳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見閔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不濟擇諸公子可與俱行者鏐曰吾常欲傳璙婚楊氏乃使偕往廣陵綰果召田頵于

宣州全武等至廣陵吳以女妻傳璙趣徵額額怏怏而還是時徵全武力爲聯姻杭越幾殆未幾陳詢判睦州吳遣陶雅助兵全武時爲指揮使復與王球共禦雅失利居數年卒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父仲明乾符間盜賊充斥兩浙時遭寇掠杭州練諸縣鄉兵討之稜時爲東安都將更號武安營與董昌徐及凌文舉等稱杭州八都推昌爲長而以鏐副之鏐功業日盛僖宗以爲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傾心事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鏐命稜等討之取常州即奏除稜常州制置使稜屬其兵于諸子皆以武藝稱焉龍紀元年宣州將田頵李友來攻穿地道甲兵從土中夜入稜寢室執稜以歸頵已而縱歸大順二年鏐以淮南數

邊境令稜築東安城自固稜相險易度資用趨十月而訖事昭

宗以鏐領鎮海軍節度使卽以稜充副使乾寍二年鏐奉命討

董昌乞師淮南淮南將田頵安仁義率衆攻東安稜憑城自守

會乏水穿井不得泉稜默禱于神泉卽湧出是時矢石交迸稜

隨機拒之殺敵無算敵兵百端攻之不下由是紫谿保城建寍

靖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因目其井曰杜公井明年董

昌伏誅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鎮東節度使進稜兩浙諸

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來攻婺州鏐遣稜將兵

救之仁義移兵攻睦州竟不克稜累官潤州刺史卒子建思建

孚建徽悉以功名顯

建徽字延光稜之季子强勇不與諸兄類累從稜征伐所至輒

立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中從討董昌被箭中左肩猶力戰無少退稜遷常州制置使建徽代為武安都將會稜為淮南擄及歸見建徽軍中嚴整無改其制稱甚之稜將歿散家財與衆子惟授劍于建徽曰此吾歷諸任所秉者獨汝能傳之耳徐綰許再思之亂建徽力拒賊為氣奪鏐由衣錦城歸建徽及馬綽等分屯諸門或有勸鏐渡江保越者建徽案劍叱之曰事苟不濟同死于此豈可東渡售命于賊乎乃止天復三年睦州刺史陳詢叛詢與建徽兒女姻也鏐頗疑其有他志命馬綽伺其意建徽曰詢負恩自詒一敗既為姻婭自當見疑然累書敦諭皇天后土實二臨之已而詢親吏來奔得建徽抵詢書皆責以大義[illegible]

左丞相每朝會必目送之曰今日吞幷一方杜丞相力也建徽

歷事四主累官國子祭酒涇源昭化諸軍節度使丞相兼中書

令封鄖國公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師謚威烈

成及字宏濟錢唐人祖克評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

性篤厚爲鄉里所重乾符中代聞人宇隷八都之一從鏐討平

劉漢宏有功俄鏐拜團練使隨以及爲副使同事征戰密謀多

出于及鏐以女妻及子仁璹情好無閒北關鎭將劉孟安有貳

心卽席奮劍犯鏐及舉繩牀蔽之得免偏將盛造旋執孟安誅

死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靜江鎭將光啟中奉命征辥朗時

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浙帥且遺美女于諸將及取而

斬之餘恐不納隨克常州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充本州防

禦使龍紀二年代阮結爲潤州制置使累遷檢校司空乾寧三年改蘇州刺史時淮南兵圍蘇州常熟鎮使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邯以城應揚行密邯手刃其母妻子而盟城陷及倉卒被擄行密聞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大加欣賞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乎願以一身易百口之命引佩刀欲自殺行密執其手止之館于府舍明年淮南將士魏約等爲浙所獲行密許留及無益遣及歸以易約爲辭鏐許之除及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加太傅武勇都之變鏐自衣錦軍回不得入及假建鏐旗鼓高牙大蓋擁節先驅與徐綰等戰而鏐得微服進城部署軍卒大亂略平及力居多先是鏐置中軍以宿衛過勢而怨言及極請罷設不聽

已而亂驟作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輒
爲之霽顏焉累官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尉贈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鮑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唐太子少保防之裔也少羈貧爲人沈
默純厚有膽畧餘姚有井面廣丈餘每忿臥其上無懼色初隸
劉漢宏部爲牙將曹娥埭之役來歸鏐使領一軍號向明都君
福常側兜牟臂弓注束矢馬上輪雙劒如飛出入陣中望之若
流電人皆呼曰鮑鬪積功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璋叛
淮南人入其境脅君福爲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遇害密通帛
書令姑受命以援旦夕死終堅拒不從伺守者李元嗣醉遂馳
歸壽授衢州刺史吳將周本守信州屢侵信安境君福時時牽

敗騎追之本乃遁去鏐子傳球攻信州從斬吳將李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功爲諸軍之冠君福在衢州凡十二年後遷湖州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卒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君福有賜田在錢塘今所謂鮑家田是也子修讓治軍嚴整有法累官上直指揮使遷衢州刺史後爲戍將護李孺贇于福州孺贇叛修讓隨殺之傳首杭州從吳程攻常州以應周師遷知福州彰武軍事復改上直諸軍都鈐轄同參丞相府事卒

曹圭歙州人父信知嘉興監事由歙徙杭爲臨平鎮將入都建

將淮南兵圍嘉興圭與旅人師魯環城固守淮人望氣者曰此
雖孤城中有貴人未可圖也時戎馬充斥圭日與師魯登城樓
張樂豪飲矢石交下處之晏如未幾圍解圭以功超遷蘇州制
置使淮南兵復攻蘇州會正月望夜圭及師魯等盛陳燒燈之
席凡賊俘頌繫者悉縱觀之以示從容已而圍亦解久之以浙
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卒于蘇州師魯形短而多智謬常稱曰
今晏嬰也人因號爲曹晏嬰居鎮而卒圭之子仲達本名宏達
後避錢氏諱更名仲達生於臨平稍長有膂力爲鎮東軍押牙
圭在蘇州日常乞婿于睦州陳詢至是遣仲達親迎卜之曰陳
非耦也當聘他族致榮顯及過錢唐鏐奇其貌遂以妹儷焉授
臺處二州刺史元瓘立命仲達權知政事及建國拜丞相宏佐

卽位復攝行軍府事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瓘雅重之每呼丞相而不名卒年六十二謚安成

高彥海鹽人初與同縣沈夏受鏐意密謀誅都將徐及以其首歸每從鏐戰有功擢海昌鎮將會湖州刺史李繼徽棄郡奔淮南彥隨鏐親巡其地由是雅屬意彥題詩嬰蘭堂壁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及去語彥曰吾以此州授汝矣宜善撫之奏遷湖州制置使旋升本州刺史遙領費州加檢校司空渤海公彥性淳厚居湖十一年政尚寬簡民甚便之天祐三年冬與道場山僧如訥訣別而卒如訥口能容拳手過膝彥敬禮之彥子渭澧渭初從彥于湖州鏐巡衣錦城會有徐許之亂焚掠郛郭[illegible]

遇害後淮南檻送徐綰歸鏐命剖心祭渭
屠瓌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擊之後祖某避地澉浦之青山遂爲海鹽人母顧夢抱璧有光而生故名瓌智姿貌偉傑夙有勇力更善屬文累舉不第鏐初起鄉兵逐黃巢瓌智仗劍相從數以籌畫進得參幕府董昌僭號瓌智首勸討之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等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勝頓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遙領常州刺史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叛瓌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徐綰許再思作亂刺史高彥遣其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急難何以吉辰爲瓌智排案起曰違主不忠畏縮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勢

甚張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暮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郎上馬刃之矢盡援絕同爲伏兵所害瓌智時年五十有二鏐閔其忠命以衣冠招魂歸葬贈武康節度使檢校尙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子龍驤激水鎭遏使昱節度使晟湖州判官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州既建八都已又析爲十三都公約其一也素以智勇爲縣豪會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署西街鎭遏使未幾從董昌禦黃巢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領改峽石爲訓兵所擢鋒出銳日有聲稱鏐破越州公約驍勇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劉浩平錄功擢散騎常侍已而徐約陷蘇州[illegible]

功以本都歸鏐益嘉其忠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遊奕使淮人侵擾公約扞禦疆域屢挫敵鋒遷工部尚書乾寧四年卒於峽石私第公約澹於嗜欲所得軍實率分賚麾下爲將數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一時稱賢將焉子重裕

許俊鹽官人年十八從鏐以驍勇稱屢積戰功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

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爲蘇州軍事判官因家焉光業生于姑蘇十歲能文及長以所業謁鏐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鏐欲通誠于梁而難其人且中隔淮南繞道爲苦于是以光業爲才使自建汀逾虔郴越潭岳荆

南入貢朱友貞大喜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特賜光業進士及第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内供奉未幾淮南來求好鏐以光業報聘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尋兼兩浙觀察使及建國拜丞相凡敎令儀注多所考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見者以爲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爲苦口師浙人多傳其癖卒年六十七謚貞敬所譔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子璨官元帥府判官著有鹿門家鈔世以文顯

述曰隱久困苦名場幸逢霸主其勸興師誅無道梁詞嚴義正肝膽照人與司空圖出處雖不同而不忘唐室則一也全武號

文允武環智死忠死勇公約克儉克勤俊光業全名全節而移

等有子承恩世濟其美嗚呼盛哉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清諭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四

續唐書卷六十五

海昌陳鱣譔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常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爲功臣每疾宦人橫暴欲去之偓畫策稱旨昭宗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彥弼倨甚因譖偓漏禁省語昭宗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韓學士邪昭宗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忠忌之搆釁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弒昭

宣帝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南依王審知居南安自號玉山樵人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爲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已而全忠篡位復召亦堅辭不往同光元年卒於南安龍興寺所著有金鑾密記五卷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卷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金縷紅巾百餘條而已葢爲學士時所得也子寅亮終於閩

陳嶠字延封莆田人父齊生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田北巖精舍未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啟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軍審知兄弟入閩辟爲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已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

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

嶠爲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母盡禮父死廬墓三年鄉人稱之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黜落者甚衆而滔被畱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審知辟以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旋使錢唐與羅隱相得甚歡當時强藩多僭位稱帝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典則詩清淯丰潤有貞元長慶風所譔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金石誌銘及國中大著作多爲滔屬草

徐夤字昭夢莆田人乾寧中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燭已就

有破山加點擬戍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釋褐授秘書省正字常游大梁以賦謁朱全忠誤觸其諱全忠變色夤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畧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倉夫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得賦大喜遺縑五百匹葢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武皇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審知辟爲掌書記莊宗滅梁閩使賀登極莊宗遽問使曰徐夤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夤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歸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夤爾今但不用可矣卽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夤拂衣去曰大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釣磯處慨然長往竟卒於長壽別墅有探龍集五卷釣磯集八卷又賦五卷夤賦

貽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其賦家家以金書屏其重

如此

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體貌甚偉且詼諧工詩名動公卿乾寧三年舉進士擢宏詞科授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冊封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處名號曰文秀亭光賢閣晝錦堂黃滔爲詩榮之已仕梁爲諫議大夫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以詩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承贊既依審知相待殊厚遂以爲相勸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卒有詩一卷子鑑載希愈

鄭良士原名昌士字君夢仙遊人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二年

獻詩五百篇授國子四門學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天祐十二年應審知辟命轉左散騎常侍沈厚寡言審知稱其長者有白巖集十卷中壘集若干卷子八人元弼元恭元素元龜元禮元振元瑜元忠俱能文篤學時號鄭家八虎元弼事王昶爲禮部員外郎清泰三年元弼貢方物於晉所遺執政書辭旨不遜畧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石敬塘大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敬瑭奇之賚帛

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型百
僚不宜加箠楚義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强諫元弼曰陛
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義喜釋贊不笞居無何元弼遷
禮部尚書判三司朱文進弒君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
將奔建州爲文進所殺

章仔鈞浦城人父修福州軍事判官仔鈞深沈有大度年踰四
十晦迹不仕乾寧時審知代司空鎭閩奏表修貢仔鈞以審知
尙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獻策時仔鈞登
嶺上卜天其夕地湧神濮既至審知果大喜館爲上賓執仔鈞
手曰何相見之晚耶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
討使選步騎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

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卒練氏名雋生而肉髮深沈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雋言釋二校是時雋使諸子諭二校曰宜亟去無受戮于市且以金跳脫遺其行二校望拜且泣仰天誓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雋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閒一為行軍招討使一為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貽雋授以白旗

帥戾其旗曰公今見殺猶活我家耳豈足爲義哉閩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爲人竟不復屠城僞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皆躋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燧仕南唐至檢校司空建州刺史尤爲早達時以爲活人之報

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父璋蚤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署知書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復興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死有餘媿衆以爲然頃

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家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指令吾屬討偽刺史黃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於是募勇敢士得副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城而入擒紹頗斬之泉州有繼勳者審知從孫也即持印詣之請主軍府從效等三人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為指揮使是時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會吳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為吳越所有從效乘機竊其地乃以兵卻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元宗即以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漳泉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之分自此始也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

[illegible]

忘本也民甚愛之延政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唐淮甸失守從效因吳越奉表於周周以割地故不納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子紹基貢唐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於宋宋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而從效發疽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兄子紹基紹鎡爲嗣

梁震邛州依政人初名霭會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震以所業詩詣象象曰君才思明誨定成大器若不更名將慮小阻緣名兩下從謁以雨謁入未得輒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變化必矣因改名震未幾登進士第流寓京師天祐四年

歸蜀道過金陵高季興喜其才識留之不遣欲奏爲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爲強藩屬吏卽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興心重之俾與司空薰王保義同爲賓客而震獨不受辟署稱前進士季興亦呼爲先輩莊宗滅梁薰等咸從臾季興朝京師震堅沮以爲不可曰唐有并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覲乎且曾爲梁將安知不以讎敵相遇行當爲虜耳季興不從而東身入朝卒斬關始得出歸謂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及唐師滅蜀季興方食落箸歎曰老夫過也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未必不爲我福已而莊宗果罹鄴都之

方諸侯各以吞噬爲志若不幸得戰勝則中朝徵兵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取我土地邪莫若致書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劾庶幾可保會季興寢疾不起子從誨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一日從誨語震曰吾念念生平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是吾願也震知其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我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監利從誨爲之築室於土洲上震披鶴氅道遙若仙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從誨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歡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壽卒所著文集一卷行世

孫光憲字孟文富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讀書好學仕唐爲陵州判官有聲天成初避地江陵季興奄有荆土招致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季興方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乃止及從誨立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從誨居恆羨馬氏豪靡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使一時亡無日矣又何足慕從誨悟曰公言是也悔謝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繼沖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親

賦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志洎宋受命未易當也因勸其去斥
族封府庫悉獻三州地宋嘉其功授光憲黃州刺史在郡卒光
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荊南不得志常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侯
幕府不足展其才每謂知交曰盜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
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
葆光子著有北夢瑣言二十卷又撰續通歷紀事壺書荊臺集
橘齋集玩筆傭集鞏湖編玩若干卷

李景威長陽人仕保融爲水手都指揮使繼沖代保勗節鎮景
威時爲帳下親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命
慕容延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沖遣景威將兵
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荊南聲言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尚

權詐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臣觀之直欲乘釁伐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旅以禦之臣雖不才願盡力以赴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絕吭而死

述曰閩中建國賢士多歸偓以唐之文學侍從爲逆臣媢疾舉族南依而恬退自高不染濁穢垂死猶不忘舊君蓋陶潛之流亞也嶠滔寅承贊艮士仔鈞皆閩產或以媚雅垂名或以獻策知遇大有造於閩邦至練氏智釋二校功保全城尤爲女中豪傑矣從勃削平患難再造邦家其功業抑何烈哉南平起家寒微頗能尊崇賢士震之謀畧光憲之文章景威之忠義誰謂偏

南海潘元𢿳初校

太倉錢清諳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五

續唐書卷六十六

海昌陳鱣撰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長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喪桑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持鐵硯示之曰硯穿則改從他仕因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爲河陽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德光已許諾俄而趙德鈞以重賂啖契丹求助敬瑭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陳利害甚辯其

約乃定敬瑭篡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爲相州節度使徙鎮泰盜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敬瑭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敬瑭召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己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敬瑭詣鄴都敬瑭在鄴維翰往見徙鎮晉昌重貴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敗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重貴曰制契丹以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湖南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數月

遂廢翰林學士案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旣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譖之重貴欲驟出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旣而以爲相維翰益見疏重貴過飲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其母后請爲重睿置師傅重貴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重貴重貴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契丹陷都城遣張彥澤遣母后書云可使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

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郎坐以俟命時重貴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累請與契丹和慮其窮究則顯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彥澤圖之彥澤復利維翰家財乃稱重貴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侍中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年四十九郎以帛加頸告契丹以維翰自縊契丹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契丹至闕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歸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父建善射常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

亡去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僅以身免明宗時延廣從
朱守殷爲汴州軍校守殷以汴州反石敬瑭爲六軍副使誅其
從反者延廣當誅敬瑭奇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爲客將敬瑭
篡位以爲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
度使歷鎭義成保義復召爲侍衞馬步軍都虞侯徙鎭河陽三
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重貴嗣位延廣有力頗伐其功
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不肯但致書稱孫契丹怒遣
使讓晉延廣令使者喬瑩告契丹曰先帝北朝所立今上中國
自冊可以爲孫無臣之理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
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由是契丹怒日尋干戈契丹陷甘
陵延廣從重貴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閒先鋒石公霸遇

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案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幸而獲免契丹常使人宣言曰景延廣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猶堅壁不敢出自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羣臣皆不得與故契丹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重貴還京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由是鬱鬱不得志但縱長夜飲大治第宅置奴樂惟意所爲重貴後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契丹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契丹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

能引決契丹奄至乃與從事階丕輕騎見契丹於封邱并丕見
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見鎖丕乃得釋契丹責
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乃服因以
十事責之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伏地不能仰視
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
引手扼吭而死年五十六

劉昫字曜遠涿州歸義人風儀秀美文學優長與兄暄弟皞皆
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閒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
子都所囚暄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莊宗卽位拜昫太
常博士尋擢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拜
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

是日大祠不坐乃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時以爲榮末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末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廪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帝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益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沮怨晉時張從賓反於洛陽殺敬瑭子重乂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未幾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監修唐書二百二十卷契丹入寇昫以目疾罷爲太保卒年六十

崔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刑部郎中梲少好學頗涉經史

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梲事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
泣告於門外請勸進藥父終不服藥而卒服除明宗以爲監察
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入晉以戶
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貢舉常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
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
詰命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梲既受
命往見維翰維翰語本簡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疑以
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
遷太常卿敬瑭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東朝位禮及樂章
自唐季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
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敬瑭會朝崇元

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禮畢大悅賚帨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工頁避役者又無良工教習發聲悲離如虞殯之音舞者皆不應節聞之悲憤其年敬瑭卒帨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其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未幾契丹滅晉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部鼓吹都人觀者爲之流涕焉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梁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趙隨等八州刺史入晉爲祁州刺史契丹入寇過祁州斌以兵擊

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兵翦門斌兵多
死城中無備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
罵之曰侍中父子無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
邦斌能為國死不效汝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剄而卒家屬皆
為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初事唐為盜衞指揮使入晉為奉國
都虞侯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能下清請先登
諸軍繼其後遂破之從杜重威戰陽城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
司徒重威軍橋南契丹軍其北以相拒時契丹率精騎擊欒城
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
開路公率諸軍繼之必濟矣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一

擊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心猶豫不肯走彥筠亦退走
清曰我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
珣節度判官敬瑭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
爲其所擄城中推巒主州事巒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敬
瑭僭位以雲州入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凡七月敬瑭義巒所
爲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乃召巒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
夫復州防禦使重貴嗣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軍皆警以謂貝
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
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狠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閒居

以事入朝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日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遇天寒裂帷幄衣之士卒皆感珂因求見願自效巒推心信之契丹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被圍三日四面急攻巒從城上投薪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令溫家屬為契丹所擄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管屨期不變倚廬制闋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劉鄩辟為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兗從事開成時石刻九經一百六十卷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

委棄於野及鄩守長安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至尚書舊省淸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號曰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召之高臥不從曰庶孼代宗不可仕也及敬瑭入洛以所著自然經五卷獻之且告以老卽日璽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衣服未幾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世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明宗廟諱以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見天下亂攜妻子俱隱其妻不從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其還家輒投之以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雲叟

徒步千里視之聞者益高其行其後聞華山有五粒松脂入地千歲化藥卻病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雲叟種田隱之賣藥道殷釣魚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雲叟驗其信然不之求也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敬瑭聞其名徵爲諫議大夫亦固謝號爲消搖先生卒年七十四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風儀美秀性復溫和爲康延孝從事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留瑩監修金天神祠明宗卽位以敬瑭爲陝西兩使留後瑩謁之卽奏署管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敬瑭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勸敬瑭毋反敬瑭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敬瑭僭位拜瑩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累遷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時重貴童昏馮玉李彥韜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爲相契丹滅晉瑩從重貴北徙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後瑩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

述曰維翰盡心輔國雖曰元勳而蓄意和戎乃屬下策延廣任掌大權有功社稷而心輕大敵卒致亂亡皆不得其死也固宜昫有史才克全令譽梲長掌故得受殊恩皆晉之良也斌與清巒忠貞貫日玉羽雲叟高尙可風若瑩者屈身絕域隕命殊方獨惜其死之不早耳

南海潘元敉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六

續唐書卷六十七

海昌陳鱣撰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魏州人少以勇力從軍事莊宗明宗爲裨校以載功拜刺史入晉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鎭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彦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鎭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鎭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國之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

引渡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授武勝軍節度使劉知遠入立移鎮武盛加同平章事卒於鎮贈中書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略知書通吏事爲興唐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於太原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歷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出累年后敬瑭僭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敬瑭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出視民田見耕器[illegible]

農具爲範爲民更鑄徙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契丹破晉蕭
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已而翰召李從益守京師聞知遠起義
於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拒之而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氏與羣臣
謀迎知遠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
議未決審交進曰我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
可爲也乃止不設備遣人西迎知遠知遠至罷審交不用承祐
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卒年七十四贈太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知遠鎮河東逢吉父悅爲從事常代悅作
奏記悅乃言於知遠卽召見喜其精神爽秀乃以爲節度判官
知遠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書閤中兩使
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納之懷中伺其色平以進之多以爲

可故甚愛之然逢吉貪詐無行喜殺戮知遠嘗以生日遣逢吉
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
曰獄靜矣知遠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
制度草創凡大事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任其意見
故漢政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與蘇禹珪同在
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然知
遠方倚信二人莫敢有告者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知遠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
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
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
因山陵發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時

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
誅或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愎以為是不得已
但去族誅而已時有鄆州捕賊使張令柔盡殺平陰縣民十七
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鄙而不食乃
命家廚進羞備極甘珍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
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
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言於朝廷杖殺之逢
吉常從知遠征鄴數使酒辱郭威於軍中威恨之其後承祐立
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威與楊邠樞密母后怒濤離間大臣
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
後逢吉加拜司空柴榮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

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於是卒從宏肇議宏肇怨逢吉異己適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人問其故逢吉曰苟舍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時承祐少年小人在側宏肇等威制人主承祐與李業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卒殺宏肇卽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榮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閤謂天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榮至北郊官軍敗於劉子陂逢吉宿七里郊與同舍酣飲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承祐走趙村自殺於民舍榮旣入都梟其首卽崧被刑處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爲人趫勇走及奔馬梁調民七

出一兵宏肇在籍中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知遠典禁兵用爲軍校後知遠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及知遠建號以破王暉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契丹北歸晉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知遠遣宏肇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知遠從後至遂入京師宏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常少忤意立撾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知遠起義之初宏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遠疾革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付託承祐時河中李守貞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流言朋興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

於市凡民抵罪吏有白者宏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又爲
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
爲婢自是仕宦家畜僕隸者皆尚姑息而厮養往往脅制其主
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
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
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
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常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郭
威平李守貞推功羣臣拜宏肇中書令自關西罷兵承祐漸近
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游無度而外戚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
稍裁抑之有外戚求補軍職輒斬之承祐始聽樂賜教坊使等
玉帶錦袍往謝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徧賜爾

曹何功當此悉取所賜還官威出鎮魏州議帶樞密以行逢吉邠以爲不可宏肇恨之一日會飲竇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威曰昨廷論何異同今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爵曰此國家事何必介意遂俱飲釂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椎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椎子軍賦何從集乎毛椎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以爲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宏肇起索劍欲追之邠泣曰若殺宰相置君何地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承祐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時李業等用事不喜執政

承祐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承祐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乃與業等密謀禁中會宏肇與邠章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自内出擒宏肇邠章斬之幷族其三家

楊邠魏州冠氏人少以吏給事司府孔謙領度支補爲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料糧院使事知遠爲右都押衙及知遠建號拜樞密使承祐卽位宰臣李濤上疏請出邠與郭威樞密使邠等泣訴母后遂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

可行而止常與王章論事承祐前承祐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承祐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承祐大怒而左右乘閒構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卻然往往獻於承祐居家謝絶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功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

王章魏州南樂人同光初爲州孔目官淸泰末事張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託副招討李周匿章褚中以橐駞負之洛陽藏周第事定乃出爲河陽糧料使知遠典禁兵補爲都孔目官從至太原知遠建號拜三司使檢校太尉承祐卽位加太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國用空乏而關西三叛作郭威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鼠雀耗乃增每石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以七十七爲陌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廪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意不滿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姦民不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見殺

李驤眞定人爲河東幕僚慷慨善談兵知遠以母弟旻爲太原尹翟瓖少尹以佐之無何承祐遇害侍中郭威遣馮道等迎湘

陰公贇於徐州時人皆知威非實意旻心獨喜以爲吾兒爲帝夫何患驤陰說旻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并必不爲劉氏立後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鎭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閒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俱死卽并戮其妻已而威果自立爲皇帝弒湘陰公於宋州旻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爲驤立祠太原

趙華滎陽人承祐時爲河東觀察判官旻卽位擢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已又加僕射旻子鈞立李筠奉表稱臣乞師於鈞鈞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上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空國

興師臣寶憂之不聽已而監軍盧贊宰相衛融率先後不還鈞謂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融贊二人殊以爲恨耳由是益重儒者

李光美河南人旻自立於太原署光美客省使光美常爲直省素諳前後典故至是庶事草創朝廷制度儀注一出於光美之手綱舉目張頗得大體時人比於晉王彪之唐裴冕云

述曰自中原多故黎首受殃求其嘉惠閭閻者無幾矣惟周之善政審交之惠民或庶幾焉逢吉虺蜴爲心宏肇豺狼成性邠章刻薄爲能以此輔政欲保其國家其能久乎驤華光美尚知禮義廉恥爲漢之後勁可也

續唐書卷六十七

南海潘元㪺初校

太倉錢溍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八

海昌陳鱣撰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其人恃勇使酒常乘醉拔劍將殺仁誨左右皆奔走仁誨端立無懼容紹光擲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度必富貴非吾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里事母以孝聞劉知遠鎮河東郭威居帳下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有疑事相質所對不阿威益奇之及威爲樞密使卽召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從討李守貞多所參決威建號以仁誨爲大內都檢點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柴榮卽位拜樞密使榮攻河東仁誨留守

東都未幾疾卒榮親臨其喪仁誨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忠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後邠恃權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而東歸未幾邠與王章史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榮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榮徙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及榮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榮覽之愈重其器識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時榮銳意征伐已撓羣議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急於用兵朴言用兵之策以江淮

可先取榮引與計議事無不合榮征淮南以朴爲東京副畱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及再征淮南以朴畱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多所規爲朴有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厤算無不通曉奉詔校定大厤削去流俗不經之說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厤又詔其攷正雅樂以謂十二律管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朴奉命行視汴口築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榮親臨其喪大慟贈侍中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高第擢校書郎直

東都未幾疾卒榮親臨其喪仁誨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忠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後邠恃權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而東歸未幾邠與王章史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榮鎭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榮徙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及榮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榮覽之愈重其器識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時榮銳意征伐已撓羣議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急於用兵朴言用兵之策以江淮

可先取榮引與計議事無不合榮征淮南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及再征淮南以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多所規爲朴有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厤算無不通曉奉詔校定大厤刪去流俗不經之說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厤又詔其攷正雅樂以謂十二律管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朴奉命行視汴口築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榮親臨其喪大慟贈侍中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高第擢校書郎直

史館遷監察御史爲文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原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榮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進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榮憐之賜告還第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宰相以進賢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餘病卒年三十六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皆以雄武稱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兄弟分掌燕兵其後盡爲武皇所誅仁恭以思繼兄子行珪爲牙將行周時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

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後守光叛武州被圍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縋行周馳入見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行珪乃降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為裨將從明宗襲鄆州遇雨乘其不意夜馳入城遂克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鎭武軍節度使歷鎭彰武昭義入晉為西京留守徙鎭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鎭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許王從益入汴而留知遠起太原從益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知遠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鎭天平封臨淸王入周封齊王卒年六十八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諡武懿子懷德

史彥超雲州人性驍獷有膽氣威起魏時彥超爲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威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於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敵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威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榮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前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於陣榮痛惜良久贈太師優恤其家焉

韓通幷州太原人弱冠以勇力應募補騎軍隊長劉知遠起太原置通帳下尋從至東京累遷軍校知遠典衛兵以通爲牙隊副指揮從討杜重威加檢校國子祭酒知遠開國加檢校左僕

射承祐卽位遷奉國指揮使時郭威爲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
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鎭都虞侯威鎭大
名奏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及入汴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
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及威開國以通爲虎捷右廂都校遷左
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威征兗州以通爲在京
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人浚汴
口又部築河陰城捌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幷州
劉旻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敗於高平以通爲
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鎭曹州檢校太
保柴榮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亘數百里隄塌非
峻不能阸契丹乃寀命通與王彥超浚治之未就契丹至通出

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為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束鹿及鼓城并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莫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皆旬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侯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榮征淮南命通爲京城都巡檢榮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將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榮詣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後追敍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攻

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榮詣壽春爲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爲歸德軍節度使詔通案行河北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榮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即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侯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爲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爲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宗訓即位移鎮鄆州宋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不

顯父矩性嗜酒略小節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故凝得與士
之游凝自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滑帥賀瓌辟爲從事瓌與
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走凝獨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
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
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遂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
生義士後必富貴爾其謹事焉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凝殿中
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
浮薄喜爲喧譁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
爲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
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擢翰林學士承旨旋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敬瑭將如鄴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

見凝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反奈何敬瑭曰卿意如何凝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請爲宣敕十餘通密付開封尹有急則命將擊之敬瑭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開封尹如所敕遣將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出於不意遂敗走重貴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入周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摹印行世人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亦可取焉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始就學遂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於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平蜀復以仁裕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末帝舉兵

鳳翔思同戰敗末帝置仁裕於軍中自起事至入立馳驛諸鎭
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入晉罷職爲
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
遷戶部尚書太子少保入周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曉
音律晉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
純肅而無和聲必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升龍門外
聲聞於內人以爲神喜作詩少常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
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籀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詩萬首爲西
江集百卷

賈緯鎭州獲鹿人少舉進士不第州辟參軍天成中范延光鎭
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以後

無實錄因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賞之入晉爲太常博士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譔與修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譔漢時與修晉漢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謂不可數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晉初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厤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於朝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未幾卒於青州有草堂集三十卷並所譔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行於世

揚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父陟仕唐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朱全忠篡位陟當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宜辭免之時全忠往往陰探羣議及禍甚衆陟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後爲張全義留守巡官僞相趙光允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譔天成初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戶工二部侍郎以舊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扈從末帝於覃懷以心疾謁譴末帝優容之詔遣歸洛後歷仕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致仕卒於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凝式工詩善筆札洛川寺觀多題紀時號楊

風子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爲巡官以其文學薦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能自刻苦爲儉約夾河之役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束芻與僕廝同器飲食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道不能卻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職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亂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奉詔赴闕豈可自留遂趨至京師明宗即位拜道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成長興之閒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有獻玉杯其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以示道道曰此有形之寶耳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言嘉納之時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所刊石經雕版流布天下明宗崩相閔帝復相末帝出領同州旋拜司空又事晉爲首相敬瑭封道魯國公重貴卽位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同州節度使移鎮南陽契丹滅晉道又事契

丹契丹責其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契丹喜以道爲太傅契丹北歸從至常山漢建號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能矯行以取稱譽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契丹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衣冠不至傷夷者賴一言之力也方周師之入立劉贇爲漢嗣遣道往迎於徐州贇未至而周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伐漢蓋道雖阻其謀而緩之而漢終爲道所賣也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敘一篇以爲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及劉旻攻周上黨周將擊之道切諫不聽果

敗旻於高平鄗道不從行以爲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

謚文懿追封瀛王

述曰仁誨重厚謙恭朴明敏通達載淹雅風流行周智能雄武其得擁旄僭爵奕世顯榮也固宜彥超以捍寇而歿陣通以抗節而捐身忠貞貫日而舊新二史俱不爲通立傳豈非缺事凝仁裕及緯能文而行不遠惟凝式幹蠱佯狂有足取焉若道者阿附畢庸廉恥喪盡又何論其他乎

續唐書卷六十八

南海潘元敉初校

太倉錢溍詒覆校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續唐書卷六十九

海昌陳鱣撰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古匈奴之種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載前史詳矣乾寧中其部長遙輦次立時劉仁恭鎮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降則燒其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諸部以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耶律阿保機代之是時仁恭子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閒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置酒酣約爲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旣歸而背約遣使聘梁又

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使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衞京師武皇聞之大恨會疾革臨終以一箭屬莊宗必滅契丹然終梁之世未嘗封冊天祐十三年契丹攻蔚州莊宗赴援於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於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奔於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德威被圍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救之遂解其圍十八年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時定州王處直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引契丹爲援契丹入攻圍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郁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

光明照日諸部愕然退卻莊宗分二廣以乘之諸部散走沙河冰薄其馬多陷乃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契丹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布秸在地雖去不亂歎曰彼法令嚴葢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還然自此有窺伺意患女眞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閒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契丹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契丹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問之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契丹仰天大哭曰晉

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兵五萬往助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天子旣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得其可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祇如大王初領國事豈强取之邪契丹卽慰之曰理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所以敗也我自聞此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亦安能持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絶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鎭之閒共爲盟約與

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契丹攻渤海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立其長子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其妻立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阿保機葬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幷求碑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彥德報聘定州王都反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益騎七千晏球又敗之於唐河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要路生擒惕隱等首領五千餘人獻闕下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由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爲

闕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稍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搯列曰列曰列知恩前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名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失其名將而述律尤念突欲數遣使聘中國求歸諸入唐輒斬其使不報此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

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絕有狹路僅通車旁地可耕唐時置東西狹石等戍以扼契丹自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歲苦寇鈔自破赫邈等又置三河縣於鹽溝之東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剌泊出寇雲朔之閒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閒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之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

速宜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進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案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達降晉敬瑭自太原入洛德光乃北執延壽以歸行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踰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契丹當明宗時已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敬瑭

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德光約敬瑭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敬瑭奉之甚謹南唐烈祖興昇元二年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不可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旣至而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玆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旣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閒道先回

用附咨報鎔等已遣伴送使同回止俟便風卽令引道而鎔亦以蠟封帛書云臣鎔自去年六月離豐州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使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同行大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水潦壞道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兀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奏 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 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 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欲酬自旦至

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骰號子歸
聞奏骰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
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
是契丹信爲霸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
淸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獲久乃
知周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
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
能得江南畨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
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
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習見唐之威靈故
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

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為助也
逝曰契丹之强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
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續唐書卷六十九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北平史懋咸再覆校

海昌陳鱣譔

外國傳第三十六

奚本匈奴別種當唐之季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八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薈二曰啜米三曰粤質四曰奴皆五曰黑訖支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趫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

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穄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飮去諸卒子埽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埽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后敬瑭割幽州雁門以北入於契丹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埽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

吐渾本號吐谷渾居青海上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從討龎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武皇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

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盛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自唐季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靼旋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間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駞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宿州刺史辥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

黨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德宗時黨項諸部相

卒內附居慶州者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爲平夏部落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甯鄜延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黨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不論馬之駑壯皆售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每至京師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旣醉連袂歌呼道其風土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秏百萬計大臣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黨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間有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使者道其部落輒邀刦之明宗遣康福藥彥稠等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

所刧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黨項之患稍息突厥名號見於唐著矣唐季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自天祐以來常入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昇元五年遣使者辥同海等入貢於晉凡四至其後不復來

吐蕃名號見於唐著矣天祐間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沙涼瓜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沙瓜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爲節

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衰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黨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淸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吐蕃卒立世次史皆失紀獨瓜沙二州常來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節度使瓜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以附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

回鶻見於唐著矣唐常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天復閒

有居甘州西州者常見中國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册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

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乂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朝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朝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高麗大族也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有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

緋綠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遷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
禮如古制清泰三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驛於羅鐵勒東
夷諸國皆附之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
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
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卽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
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卽禪瑤圖舜念厤數在躬遂傳玉璽
遠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
旦粗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
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
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
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保大初元宗遣使徐㢘往

聘高麗後主時以章僚充如京使奉使高麗具得其國山川事迹譔海外使程廣記三卷新羅弁韓之遺種其國地君世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高祖時封金眞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朝朴英溥世次史皆失紀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蓋肅愼氏之地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三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蓋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史皆失紀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常

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藹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藹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嶲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阿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

六姓都鬼主淮安郡王勿定標莎爲定遠將軍夊年遣左金吾衞將軍馬昭遠爲八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牱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所有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沙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常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述曰諸國中以高麗爲聲明文物之邦觀其所上書牋詞致遜順藻采繽紛雖中華才士手筆何以加此

南海潘元枚初校

太倉錢清詒覆校

續唐書卷七十

北平史悠咸再覆校

自題續唐書後

唐祚延年六十餘舊名五代儘刪除河東自可共和比江左還應季漢如不羨子京添半臂漫教無黨注新書快哉此日翻成案多少淸流怨氣舒

嘉慶十九年秋七月己丑朔紫微外史陳鱣作

南海潘元柀初校

太倉錢淸詒覆校

北平史愁咸再覆校